

【清】曾国藩 著

曾 国 藩

家 训



曾国藩 家训



【清】曾国藩 著

王澧华 向志柱 注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家训/ (清) 曾国藩著; 王澧华, 向志柱注释.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8 (2001. 10 重印)

ISBN 7-80520-908-1

I. 曾... II. ①曾... ②王... ③... III. 家庭道德—中国—清代 IV. 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8128 号

责任编辑 管巧灵

封面设计 胡 颖

曾国藩家训

〔清〕曾国藩 著

王澧华 向志柱 注释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60,000 印数: 10,001—14,000

ISBN7-80520-908-1
G·135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青园路 168 号 邮编: 410004

前言

为人父母，谁不望子成龙？因此可以断言，家庭教育，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严格一些的，则有耳提面命的督责；温和一些的，则有和风细雨的劝导；热切一些的，则有佛口婆心的训诲；当面教育的，则有孔夫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十二字要言；书面教子的，则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二十篇弘论。此外，孟母断杼，岳母刺字，更是历代传诵的教子佳话。

但是，如何才能教子成材，却一直是个困扰天下父母的绝大难题。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无论古今，无论贵贱，懒惰、忤逆、骄矜、自私、懦弱、羞怯等等，都是孩子们作为一个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所时常表现出的缺点，这恰恰又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父母所不能容忍的。反过来，诸如勤奋、孝顺、帮助他人、勇敢大方等等导致成材的那些最可宝贵的素质，孩子们又往往较为缺乏，而这又正是天下父母所热切期望的。于是，人们在从事家庭教育的同时，开始留心“人家的佳子弟”。留心左邻右舍自然是一种参考，追溯历史往事则更是一种效法。

一个多世纪以来，曾国藩的家训几乎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关注热点。论及他这个人的是非评价，人们有可能言人人殊，但是对于他的家训，则似乎是异代同嗜：一来是因为他的子孙个个成材，其中著名者有大儿子曾纪泽，外交家；二儿子曾纪鸿，数学家；孙子广

钧，著名诗人；广铨，出使英、韩；曾孙宝荪、约农，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远近钦仰。另外，他的几位弟弟的子孙们，也大都谨守家训，在科技、教育领域各有成就；二来便是他的家训极有借鉴价值，说得在理，说得得法，说得透彻。

家训是教育子女们“应该怎么样”与“不应该怎么样”的，所以，“在理”作为家训的首要关键，已是无庸置辩的。但是，怎样把家训说得“得法”，曾国藩为世人提供了诸多成功的经验。就我的个人的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欲提出希望，先作出表率；
- 二、欲提出要求，先给予表扬；
- 三、欲予以责望，先自我批评；
- 四、既指示目标，又指明方法；
- 五、既磨砺品性，又培养才学；
- 六、既明确规定，又切实检查；
- 七、养其自尊，响鼓不用重锤；
- 八、定其方向，反复训诲叮嘱；
- 九、鼓励发问，耐心答疑；
- 十、重视保健，劳逸结合。

至于“透彻”，也有以下几点：

- 一、用浅近的语言，说朴实的道理；
- 二、认准性格短处，反复切实针砭；
- 三、参验生平得失，讲说自己确有心得且深信不疑的经验体会。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很多事情，说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平时做得到，关键时刻不一定做得到；偶尔做得到，长期却不一定做得到；看到别人做得到便自以为做得到，事到临头却不

定做得到。上述各条,曾国藩却是一一做到了的。当然,他肯定还有许多其他的经验,有待于读者去归纳总结。

这本《曾国藩家训》,以清光绪己卯年(1879)湖南传忠书局刊二卷本《曾文正公家训》为底本,以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为校补本,另据光绪己卯传忠版十卷本《曾文正公家书》检出家训八件,从岳麓书社1986年版《曾国藩全集·家书》中节录家训十三件,一并整理注释,且略加评析。

传忠本《家训》卷上有致夫人欧阳氏信二件,致族叔曾丹阁信一件。夫权社会中,丈夫本有训诲妻子之责权,而且曾国藩这两封致内书,谈的都是有关整饬内教的家政修治之事,因此这次整理,也沿传忠编校者之旧,与教子书一体视之。至于致族叔书,仅可视为家书,不宜列入家训之中。考虑到在各种版本的《曾国藩家书》中,这封信都没能收入,我们也不便径加删弃,所以置之书末,但不作注释、评析。

这次整理、注释、评析《曾国藩家训》,是我们师生讲习之间所做的一种尝试,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目 录

谕纪鸿(读书明理,勤俭自持).....	(1)
谕纪泽(读书当勤勉,做人须忠恕).....	(3)
谕纪泽(读书当求涵泳体察)	(6)
谕纪泽(尔当雪父生平三耻)	(8)
谕纪泽(读经当作笔记,学文莫如作赋).....	(11)
谕纪泽(三河惨败,情怀难堪).....	(14)
谕纪泽(岳家凋败,宜往慰解).....	(17)
谕纪泽(《文选》宜细读,时文当常作).....	(19)
谕纪泽(做人要有气量,治经要精小学).....	(21)
谕纪泽(写字作文,皆宜摹仿古人间架).....	(24)
谕纪泽(学书当知南北两派之长)	(27)
谕纪泽(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30)
谕纪泽(文人不可无手抄词藻小本)	(33)
谕纪泽(看书宜求个明白,久之必得些滋味).....	(35)
谕纪泽(学书必师法欧虞颜柳)	(38)
谕纪泽(读经须读全,作字须换笔).....	(40)
谕纪泽(老境侵寻,思将儿女婚嫁早早料理).....	(43)

谕纪泽(早起、有恒、容止厚重)	(45)
谕纪泽(治家八事,缺一不可)	(47)
谕纪泽(举止要重厚,行文要圆适)	(50)
谕纪泽(作文写字,皆要珠圆玉润)	(52)
谕纪泽纪鸿(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55)
谕纪泽纪鸿(举止要重,说话要慢)	(57)
谕纪泽(勿轻服药,饭后宜散步)	(59)
谕纪泽(文章雄奇,全在行气造句选字)	(61)
谕纪泽(扎挣发愤,扬长补短)	(63)
谕纪泽(古人解经,有内传外传)	(65)
谕纪泽纪鸿(屋后栽竹,复其旧观)	(68)
谕纪泽纪鸿(生死莫测,作此遗训:八本八法三致祥)	(70)
谕纪泽(早起种蔬,自易兴旺)	(74)
谕纪泽(指示种菜、读书之法)	(76)
谕纪泽(看读写作,阙一不可)	(80)
谕纪泽(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	(82)
谕纪泽(分类目录,贵在精当)	(84)
谕纪泽(惟勤俭可以持久)	(88)
谕纪泽(总要养得胸怀博大活泼)	(90)
谕纪泽(议接家眷来此相见)	(92)
谕纪泽(尔性宜作五言,当多读古诗)	(94)
谕纪泽(责任太重,只好刻刻谨慎)	(96)
谕纪泽(虽家事烦劳,犹远胜于寒士)	(98)
谕纪泽(进德修业,持之以恒)	(100)

谕纪泽纪鸿(读书可变化气质,立志即换骨金丹)	(102)
谕纪泽(精研《文选》,手抄与摹仿并进)	(104)
谕纪泽(宽贷袁婿,俟其改过)	(106)
谕纪鸿(衣食起居,当与寒士相同)	(108)
谕纪泽(陶写性情,一生受用不尽)	(111)
谕纪泽(从韩文倔强处揣摩行气之法)	(113)
谕纪泽(督抚和衷,皖省吏治当有起色)	(115)
谕纪泽(安危之际,忧灼异常)	(117)
谕纪泽(老年心血亏损,欲尔来营省视)	(119)
谕纪泽(欲治小学,须探讨字形、训诂与音韵)	(121)
谕纪泽纪鸿(查问举止与学业)	(124)
谕纪泽(诗文立意,须有超群离俗之想)	(126)
谕纪泽(迎葬季榛,必恭必悉)	(129)
谕纪泽(领会韩诗,当从怪奇诙谐处用心)	(131)
谕纪泽(诸女须以耐劳忍气为要)	(133)
谕纪泽(乱世得闲,莫负光阴)	(135)
谕纪泽(好文章须手抄熟读直至背诵)	(137)
谕纪泽(尔能抗心希古,殊堪嘉慰)	(141)
谕纪鸿(既作秀才,便应往过科考)	(143)
谕纪鸿(已嫁之女,不可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公婆)	(145)
谕纪鸿(沿途不可误挂帅旗,不可惊动官长)	(147)
复纪瑞(勤俭持家,专心读书)	(148)
谕纪泽(安庆付来之稿可用)	(151)
谕纪泽(审校李秀成亲供已毕,近日起程回皖)	(153)

- 谕纪鸿(考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 (155)
- 谕纪泽(查明前人战功封赏)..... (157)
- 谕纪泽(发刻金陵报捷之摺)..... (159)
- 谕纪泽(周案证人,各发路费,以示体恤)..... (161)
- 谕纪泽(明日登舟,月底到皖)..... (163)
- 谕纪泽(得旨免造报销,真中兴特恩)..... (165)
- 谕纪鸿(做人要谦敬,择交要慎重)..... (167)
- 谕纪泽纪鸿(撑持门户,宜各自端内教)..... (169)
- 谕纪泽(寓中开支及儿媳纺绩,须及时禀复)..... (171)
- 谕纪泽纪鸿(读书心得,可放言质证)..... (174)
- 谕纪泽纪鸿(邵宅衰替,须按月补助)..... (176)
- 谕纪泽(《几何原本》可先刷一百部)..... (179)
- 谕纪泽纪鸿(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 (181)
- 谕纪泽(读书读出情趣来,乃可持久)..... (184)
- 谕纪泽纪鸿(四女嘉礼尽可安和中度,不必去广州铺张)
..... (186)
- 谕纪泽(邵子晋当速归杭州理丧)..... (189)
- 谕纪泽(文渊阁抄出船山著作,速寄欧阳晓岑付刻)..... (191)
- 谕纪泽纪鸿(回乡觅屋,以避省城华靡风气)..... (193)
- 谕纪泽(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之理)..... (195)
- 谕纪泽(尔叔处境好转,尔岳舆论不错)..... (197)
- 谕纪泽(转告张匠,用刀须略明行气之法)..... (199)
- 谕纪泽纪鸿(惩忿窒欲是养生要诀)..... (201)
- 谕纪泽(兵丁送信,九日为限,早者赏迟者罚)..... (203)

谕纪泽纪鸿(暂缓省覲,现当读《聪训斋语》却病延年) …	(205)
谕纪泽纪鸿(拟请吴元甲为纪鸿之师) ……………	(207)
谕纪泽(腊月来徐,沿途已作安排) ……………	(209)
谕纪泽纪鸿(全眷仍以三月回湘为妥) ……………	(211)
谕纪泽(此地严寒,来时多带衣服) ……………	(214)
谕纪鸿(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	(216)
谕纪鸿(明年乡试,现当讲求八股试帖) ……………	(219)
谕纪鸿(不急不躁,才有长进) ……………	(221)
谕纪泽纪鸿(保养身体,勿增父母之忧) ……………	(222)
谕纪泽(纪鸿先至湖北,再定行止) ……………	(225)
谕纪泽纪鸿(泽儿宜“深”,鸿儿宜“勤”) ……………	(227)
谕纪泽纪鸿(家眷径直回籍,纪鸿留鄂用功) ……………	(229)
谕纪泽纪鸿(选《仁在堂》中佳者,读必手钞,熟必背诵) ……………	(231)
谕纪泽纪鸿(纪泽只可任县志协修,纪鸿文病在太无立意) ……………	(233)
谕纪泽纪鸿(尔等留心种菜、养鱼,儿媳讲求酒食、纺织) ……………	(236)
谕纪泽纪鸿(既知保养,却宜勤劳) ……………	(238)
谕纪泽纪鸿(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儿媳当做些酱 菜寄与我吃) ……………	(240)
谕纪泽纪鸿(泽儿送全眷回湘,鸿儿来周家口侍养) ……	(242)
谕纪泽纪鸿(人若有志,即可予以美名而奖成之) ……	(244)
谕纪泽纪鸿(菜酱二事,足验人家之兴衰) ……………	(246)

谕纪泽(读古人诗文,当先识其貌,后观其神)	(248)
谕纪泽(拟令纪泽来营,纪鸿回湘)	(251)
谕纪泽(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	(254)
谕纪泽(纪鸿已停课,听其潇洒闲适)	(256)
谕纪泽(不可轻慢近邻)	(258)
致欧阳夫人(尽心家政,敬待小叔)	(260)
谕纪泽(莫作代代作官之想,须作代代作士民之想)	(262)
谕纪泽(试究陶、杜、陆诗之高淡,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	(265)
谕纪泽(长辈纠葛,尔辈不可妄生意气)	(267)
致欧阳夫人(不愿久居此官,不愿再接家眷)	(269)
遗嘱(不佞不求,勤俭孝友)	(271)
教子日课(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279)
致丹阁十叔	(285)
〔附一〕	
谕纪泽(逢次闻讣,交代家事)	(287)
谕纪泽(续告家眷起程之安排)	(294)
谕纪泽(暂缓出京,搬房另住)	(298)
谕纪泽(目前仍须回家见父)	(299)
谕纪泽(托带银钱至京)	(301)
谕纪泽(奉母在京,一切皆宜谨慎)	(303)
谕纪泽(不可酣泰佚乐,不可浪掷光阴)	(306)
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	(309)
〔附二〕	

谕纪泽(将所开十一种书寻究一番)	(312)
谕纪泽(不去苦心孤诣作八股文)	(314)
谕纪泽(安排邵宅丧事)	(316)
谕纪泽纪鸿(治病宜戒克伐之剂,禁屡换之方)	(318)
谕纪泽(修理旧屋花费太多,以后开支须寄营核定)	(320)
谕纪泽(纪鸿文理浅陋,拟访聘良师教之)	(322)
谕纪泽(纪鸿身体复元才可回乡应试)	(324)
谕纪泽(上海铁厂仍请李相主持,马、丁二人会办)	(326)
谕纪泽(视儿女不可过于娇贵,当听其自然)	(328)
谕纪泽(既已分部,须拜见长官)	(330)
谕纪泽(清心寡欲以养其内,散步习射以劳其外)	(332)
谕纪泽(参革府县,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	(334)
谕纪泽(琐事如麻,父子均不能不用心)	(336)
谕纪泽纪鸿(养生得法,胜于吃药)	(338)

谕纪鸿(读书明理,勤俭自持)

字谕纪鸿儿: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①,可以处约^②,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③,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④。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⑤,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手谕(时在江西抚州门外)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

【注释】

①乐：丰乐。

②约：俭约。

③服官：作官。

④高曾祖考：考是死去的父亲，高曾祖考即已去世的高祖父、曾祖父。

⑤居敬：宋代理学家主张的一种注重内心省察的道德修养方法。

【评析】

大抵望子成龙之心，人皆有之，但曾国藩却不愿子孙作大官，但愿其读书明理，勤俭自持，这确是饱经世变的处世良方。此外，教子而不见训斥之语，反作自责之语，真是心胸可敬，方法高明。

谕纪泽(读书当勤勉,做人须忠恕)

字谕纪泽儿:

余此次出门^①,略载日记,即将日记封每次家信中。闻林文忠家书^②,即系如此办法。

尔在省仅至丁、左两家,余不轻出,足慰远怀。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③,韩、欧、曾、王之文^④,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⑤,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至于写字,真、行、篆、隶^⑥,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⑦。

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

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⑧，作试帖诗^⑨，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立则见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⑩；“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⑪；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尔心境明白，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谨。科场在即^⑫，亦宜保养身体。余在外平安，不多及。

再，此次日记已封入澄侯叔函中^⑬，寄至家矣。

余自十二至湖口，十九夜五更开船晋江西省^⑭，二十一申刻即至章门^⑮。余不多及，又示。

涤生手谕（舟次樵舍下，去江西省城八十里）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注释】

①此次出门：指曾国藩于咸丰八年奉旨再度出山掌兵。

②林文忠：指林则徐，“文忠”是在他去世后朝廷给他的谥号。

③李、杜、韩、苏：指李白、杜甫、韩愈、苏轼。

- ④韩、欧、曾、王：指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
- ⑤亡(wú)：无，没有。
- ⑥真：指真书，即正楷。
- ⑦几(jī)：接近，差不多。
- ⑧四书文：科举考试之文。因为题目大多摘自《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故又称四书文。
- ⑨试帖诗：科举考试之诗。唐代科举，要试帖经，考生只能见到经书的一行字，其中还要用纸帖去三个字，而令考生读出被帖的字。后来这种方法用于科举考试诗中，截取古人诗中成句为题，令考生以此题意并所限韵脚作五言六韵或八韵之诗，格式限制极严。
- ⑩这句话见于《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人们要时刻坚持忠信笃敬，站着时便仿佛看到这四个字在自己面前，坐在车中也好像这个字刻在车箱的横木上。舆：车。衡：车前横木。
- ⑪这句话是说，人们如想自己在社会上立足，便应先让别人立足，如想自己达到目的，便应该先让别人达到目的。
- ⑫科场：科举考场。
- ⑬澄侯叔：即曾国潢，字澄侯，曾国藩的大弟弟。
- ⑭晋：进，上进。
- ⑮章门：此处曾国藩用来代指南昌。

【评析】

为父教子，不外读书、做人二端。此信言读书当勤勉，看、读、写、作，缺一不可，做人则忠恕为本，出语朴实、亲切，听者自然容易入耳，且教者参以生平得失，格外语重心长。

谕纪泽(读书当求涵泳体察)

字谕纪泽：

八月一日刘曾撰来营，接尔第二号信，并薛晓帆信，得悉家中四宅平安，至以为慰。

……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①，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②，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淳兴^③。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④，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⑤，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⑥，有“浴罢”诗，亦人性乐

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邹叔明新刊地图甚好^⑦，余寄书左季翁^⑧，托购致十副，尔收得后，可好藏之。薛晓帆银百两，宜璧还。余有复信，可并交季翁也。此嘱。

父涤生字

(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

【注释】

①朱子：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学者尊称“朱子”。

②揆：揆度，揣度。

③洵(bó)：旺盛的样子。

④程子：宋代理学大师程颐，学者尊称“程子”。

⑤左太冲：西晋文学家左思，字太冲。

⑥苏子瞻：宋代文学家苏轼，字子瞻。

⑦邹叔明：即邹汉章，湖南新化秀才，精于历史地理之学，壮年从军，任湘军水师将领，为太平军所杀。

⑧左季翁：即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举人，此时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幕僚，后出领兵，封侯拜相。

【评析】

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确为读书人心得之言，曾国藩不仅授此妙诀，而且不厌其烦，反复解说，若对幼儿启蒙，惟恐其不能明白，慈父婆心，可感可敬。

谕纪泽(尔当雪父生平三耻)

字谕纪泽儿：

十九日曾六来营，接尔初七日第五号家信并诗一首，具悉次日入闱^①，考具皆齐矣，此时计已出闱还家？余于初八日至河口，本拟由铅山入闽，进捣崇安，已拜疏矣。光泽之贼，窜扰江西，连陷泸溪、金溪、安仁三县，即在安仁屯踞。十四日派张凯章往剿^②，十五日余亦回驻弋阳，待安仁破灭后，余乃由泸溪云际关入闽也。

尔七古诗，气清而词亦稳，余阅之忻慰。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余所选钞五古九家^③，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锵，耐人百读不厌。余所未钞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陈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鲍明远、高达夫、王摩诘、陆放翁之七古，声调亦清越异常。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煅诗未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

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

尔好写字，是一好气习。近日墨色不甚光润，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后作字，须讲究墨色。古来书家，无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固由临池之勤^④、染翰之多所致^⑤，亦缘于墨之新旧浓淡，用墨之轻重疾徐，皆有精意运乎其间，故能使光气常新也。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⑥，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⑦，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⑧，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⑨，当思雪此三耻。推步^⑩、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⑪，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书于弋阳军中）

（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

【注释】

- ①入闱：考生进考场应试。闱：科举考场。
- ②张凯章：即张运兰，湖南湘乡人。咸丰初年投王鑫老湘营，积功授福建按察使，同治三年被太平军余部俘杀。
- ③余所选钞：即曾国藩所编《十八家诗钞》。
- ④临池：池指墨池，临池即学习书法。
- ⑤染翰：翰即毛笔，染翰即握笔写字。
- ⑥涯涘(sì)：边际。
- ⑦五纬：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 ⑧阁：搁置，耽搁。
- ⑨克家：能够操持家事。克家之子是指能继承前辈事业的子弟。
- ⑩推步：推算历法。古人以为，日月在天上运行，就像人在地上走路，可以推算而知。
- ⑪下场：即进考场。

【评析】

曾国藩教子，真如春雨润物。且看此信，语气亲切和婉，指点细致周到，言及生平三耻，直若朋友面谈，毫无严父架子，且以克家之子雪此三耻之语来激将、鼓舞，受教者能不卓然振奋、一往无前吗？

谕纪泽(读经当作笔记,学文莫如作赋)

字谕纪泽:

十月十一日接尔安禀,内附隶字一册。二十四日接澄叔信,内附尔临《玄教碑》一册。王五及各长夫来^①,具述家中琐事甚详。

尔信内言读《诗经注疏》之法,比之前一信已有长进。凡汉人传注、唐人之疏^②,其恶处在确守故训,失之穿凿;其好处在确守故训,不参私见。释“谓”为“勤”,尚不数见;释“言”为“我”,处处皆然。盖亦十口相传之诂,而不复顾文气之不安。如《伐木》为文王与友人入山,《鸳鸯》为明王交于万物,与尔所疑《螽斯》章解,同一穿凿。朱子《集传》,一扫旧障,专在涵泳神味,虚而与之委蛇。然如《郑风》诸什,注疏以为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为皆淫奔者,亦未必是。尔治经之时,无论看注疏,看宋传,总宜虚心求之。其惬意者,则以朱笔识出;其怀疑者,则以另册写一小条,或多为辩论,或仅著数字,将来疑者渐晰,又记于此条之下,久久渐成卷帙,则自然日进。高邮王怀祖先生父子^③,经学为本朝之冠,皆自札记得来。吾虽不及怀祖先生,而望尔为伯申氏甚切也^④。

尔问时艺可否暂置^⑤，抑或它有所学？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适今者，莫如作赋。汉魏六朝之赋，名篇巨制，具载于《文选》，余尝以《西征》、《芜城》及《恨》、《别》等赋示尔矣。其小品赋，则有《古赋识小录》，律赋则有本朝之吴穀人、顾耕石、陈秋舫诸家。尔若学赋，可于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赋或数千字，小赋或仅数十字，或对，或不对，均无不可。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意趣^⑥，不知尔性与之相近否？

尔所临隶书《孔宙碑》，笔太拘束，不甚松活，想系执笔太近毫之故，以后须执于管顶。余以执笔太低，终身吃亏，故教尔趁早改之。《玄教碑》墨气甚好，可喜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⑦，右肩太耸。吴子序年伯欲带归示其子弟^⑧。尔字姿于草书尤相宜，以后专习真、草二种，篆、隶置之可也。四体并习，恐将来不能一工。

余癖疾近日大愈，目光平平如故。营中各勇夫病者，十分已好六七，惟尚未复元，不能拔营进剿，良深焦灼。闻甲五目疾十愈八九^⑨，忻慰之至。尔为下辈之长，须常常存个乐育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况兄弟乎？临三、昆八^⑩，系亲表兄弟，尔须与之互相劝勉。尔有所知者，常常与之讲论，则彼此并进矣，此谕。

（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注释】

①长夫：旧时军队长期雇佣的民夫。

- ②传、注、疏，都是古人注释经典文献的方法。其中“传”是阐明经义，“注”是注释字义，“疏”是给注解作注解。
- ③王怀祖：王念孙，字怀祖，江苏高邮进士，清代著名文字学家。
- ④伯申氏：王引之，字伯申，王念孙之子，官至工部尚书，也是著名的文字学家。
- ⑤时艺：艺即文，明清称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为时文，又作时艺。
- ⑥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而起股至束股又须成对排比，加起来便是八股。这八股是文章的核心，因此这种文体便被称为八股文。考生须代圣贤立言，形式较死板，思想较僵化。
- ⑦郭二姻叔：即郭昆焘、郭嵩焘。曾国藩、郭嵩焘为儿女亲家。
- ⑧吴子序年伯：吴嘉宾，字子序，江西人，与曾国藩为乡试同年。
- ⑨甲五：即曾国潢之子曾纪梁。曾国藩定子侄辈家族排号为“科甲鼎盛”。
- ⑩临三、昆八：皆曾国藩外甥。

【评析】

前人说：不动笔墨不读书。泛泛读去，往往不知所云，而动笔点注，是其当是，疑其当疑，慢慢便可走上正路。八股呆板，初学者对之既畏且厌，曾国藩是过来人，故教子间隔作赋，调节意趣，这也算是寓教于乐吧。

谕纪泽(三河惨败,情怀难堪)

字谕纪泽:

二十五日寄一信,言读《诗经注疏》之法。二十七日县城二勇至,接尔十一日安禀,具悉一切。

尔看天文,认得恒星数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二十卷内恒星图最为明晰,曾翻阅否?国朝大儒于天文历数之学,讲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诸老,皆称绝学,然皆不讲占验,但讲推步。占验者,观星象云气以卜吉凶,《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测七政行度,以定授时,《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是也。秦味经先生之《观象授时》,简而得要。心壶既肯究心此事,可借此书与之阅看(《五礼通考》内有之,《皇清经解》内亦有之)。若尔与心壶二人能略窥二者之端绪,则是以补余之缺憾矣。

四六落脚一字粘法^①,另纸写示(因接安徽信,遂不开示)。

书至此,接赵克彰十五夜自桐城发来之信,温叔及李迪庵方伯尚无确信^②,想已殉难矣,悲悼曷极!来信寄叔祖父封内^③,中有往六安州之信,尚有一线生机。余官至

二品，诰命三代^④，封妻荫子^⑤，受恩深重，久已置死生于度外，且常恐无以对同事诸君于地下。温叔受恩尚浅，早岁不获一第，近年在军，亦不甚得志，设有不测，赍恨有穷期耶^⑥？

军情变幻不测，春夏间方冀此贼指日可平，不图七月有庐州之变^⑦，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变，兹又有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四年冬间相似，情怀难堪。但愿尔专心读书，将我所好看之书领略得几分，我所讲求之事钻研得几分，则余在军中，心常常自慰。

尔每日之事，亦可写日记，以便查核。（建昌营次）

（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注释】

- ①四六：骈体文讲究句式对仗，骈四俪六是其基本格式，因此也有人把骈文叫做四六文的。四六句韵脚变化复杂，一字粘法即其一种。
- ②温叔：即曾国藩胞弟曾国华，字温甫。李迪庵方伯：即李续宾，字迪庵。湖南湘乡人。官至浙江布政使。方伯即一省之布政使。咸丰八年十月，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率部将李续宾、曾国华所部六千余人全歼于安徽省肥西县之三河镇。
- ③叔祖父：即曾骥云，无子，以曾国华为嗣。
- ④诰命三代：明清时，遇有庆典，朝廷例行对五品以上官员的父祖与妻室授予相应品级的封典。
- ⑤封妻荫子：妻受诰封，子享禄位，这是封建社会牢笼人心的手段之一。
- ⑥赍(jī)：带着，怀着。
- ⑦庐州：即今安徽合肥。“庐州之变”系指太平军陈玉成、李世贤等部攻占庐州。

【评析】

兴致勃勃讲授天文之际，忽闻三河败讯，曾国藩不觉万念俱灰，心中最后萦念不舍的，只是希望儿辈专心读书，这大概便是他认为的求生于乱世的最好办法了。

谕纪泽(岳家凋败,宜往慰解)

字谕纪泽:

初一日接尔十二日一禀,得知四宅平安,尔将有长沙之行,想此时又归也。少庚早世^①,贺家气象日以凋耗。尔当常常寄信与尔岳母,以慰其意;每年至长沙走一二次,以解其忧。耦耕先生学问文章^②,卓绝辈流,居官亦恺惻慈祥,而家运若此,是不可解!尔挽联尚稳妥。

《诗经》字不同者,余忘之。凡经文板本不合者,阮氏《校勘记》最详(阮刻《十三经注疏》,今年六月在岳州寄回一部,每卷之末皆附校勘记,《皇清经解》中亦刻有校勘记,可取阅也)^③。凡引经不合者,段氏《撰异》最详(段茂堂有《诗经撰异》、《书经撰异》等著,俱刻于《皇清经解》中)^④,尔翻而校对之,则疑者明矣。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注释】

①少庚:曾纪泽原配贺夫人之兄。早世:早死。

②耦耕先生: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今望城)人,贺夫人之父。官至云贵总督,编有《皇朝经世文编》。

③阮氏:指清代道光时云贵总督、文献学家阮元。岳州:即今岳阳。

④段茂堂：段玉裁，字若膺，号茂堂，清代著名文字学家。

【评析】

贺长龄人品官声都很不错，同乡后辈皆视为榜样，曾国藩也不例外。道光末年，当曾国藩崛起于京城之际，正贺长龄失意于边徼之时，曾娶贺女为儿媳，更在贺氏去世之后。参照此信，更可考见曾国藩为人之厚道处。

谕纪泽(《文选》宜细读,时文当常作)

字谕纪泽:

日来接尔两禀,知尔《左传注疏》将次看完。《三礼注疏》,非将江慎修《礼书纲目》识得大段,则注疏亦殊难领会,尔可暂缓,即《公》、《穀》亦可缓看^①。尔明春将胡刻《文选》细看一遍,一则含英咀华,可医尔笔下枯涩之弊;一则吾熟读此书,可常常教尔也。

沅叔及寅皆先生望尔作四书文^②,极为勤恳。余念尔庚申、辛酉下两科场^③,文章亦不可太丑,惹人笑话。尔自明年正月里起,每月作四书文三篇,俱由家信内封寄营中。此外或作得诗赋论策,亦即寄呈。

写字之中锋者,用笔尖着纸,古人谓之“蹲锋”,如狮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锋者,用笔毫之腹着纸,不倒于左,则倒于右。当将倒未倒之际,一提笔则为蹲锋,是用偏锋者,亦有中锋时也。此谕。

涤生字

(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注释】

- ①《公》、《穀》：即《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穀梁传》。
- ②沅叔：即曾国藩胞弟曾国荃，字沅甫，以优贡生而募勇从戎，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即今江苏南京），封威毅伯，官至两江总督。寅皆先生：即邓汪琮，字寅皆，当年在乡间为曾氏子弟教授启蒙课程。
- ③庚申、辛酉下两科场：古人以天干地支相配纪年，六十年一循环。咸丰庚申（十年）、辛酉（十一年）是例行的录科与乡试之年。曾纪泽是道光三十年荫生，有资格直接参加录科与乡试。

【评析】

细读《文选》以含英咀华，这是书生立身之本，常作时文以求取功名，却又是士子进身之阶，曾国藩本人便是这么走过来的，故以此二事督导儿辈。

谕纪泽(做人要有气量,治经要精小学)

字谕纪泽:

闻尔至长沙已逾月余,而无禀来营,何也?少庚讷信百余件,闻皆尔亲笔写之,何不发刻,或倩人帮写^①?非谓尔宜自惜精力,盖以少庚年未三十,情有等差,礼有隆杀^②,则精力亦不宜过竭耳。近想已归家度岁?

今年家中因温甫叔之变,气象较之往年迥不相同^③。余因去年在家,争辨细事,与乡里鄙人无异,至今深抱悔憾,故虽在外,亦惻然寡欢。尔当体我此意,于叔祖、各叔父母前尽些爱敬之心,常存休戚一体之念^④,无怀彼此歧视之见,则老辈内外必器爱尔,后辈兄弟姊妹必以尔为榜样。日处日亲,愈久愈敬,若使宗族乡党皆曰“纪泽之量大于其父之量”^⑤,则余欣然矣。

余前有信教尔学作赋,尔复禀并未提及。又有信言“涵养”二字,尔复禀亦未之及。嗣后我信中所论之事,尔宜一一禀复。

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⑥,最好高邮王氏之学。王安国以鼎甲官至尚书^⑦,谥文肃,正色立朝,生怀祖先生念孙,经学精卓,生王引之,复以鼎甲官尚书,谥文简,三

代皆好学深思，有汉韦氏、唐颜氏之风^⑧。余自憾学问无成，有愧王文肃公远甚，而望尔辈为怀祖先生，为伯申氏，则梦寐之际，未尝须臾忘也^⑨。怀祖先生所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家中无之。伯申氏所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皇清经解》内有之，尔可试取一阅，其不知者，写信来问。本朝穷经者^⑩，皆精小学^⑪，大约不出段、王两家之范围耳。

父涤生示

(咸丰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注释】

①倩(qìng):请人代劳。

②杀(shài):降等级,减少一些。

③迥(jiǒng):差别很大。

④休戚:喜庆与悲哀。

⑤乡党:本为周代社会基层组织(五百户为党,一万二千户为乡),此处泛指乡里乡亲。

⑥顾亭林:即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音韵学家。

⑦鼎甲:鼎有三足,因此用鼎甲来盛称一甲三名,即所谓状元、榜眼、探花。王安国是雍正朝甲辰科(1724年)会试一甲二名,名列鼎甲。

⑧汉韦氏:汉代韦贤、韦玄成、韦赏三代皆为经学名家。唐颜氏:唐代颜师古,精于训诂,其祖颜之推,尤善《周礼》、《左传》之学。

⑨须臾:片刻,一会儿。

⑩穷:探究。

⑪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评析】

做人要有气量，治经要精小学，这是曾国藩追求的两种境界，所以用来训导子弟。尤其是前者，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得曾国藩自言己过，且以“纪泽之量大于其父之量”为求之不得之事，这种家训，确实值得一读。

谕纪泽(写字作文,皆宜摹仿古人间架)

字谕纪泽:

三月初二日接尔二月二十日安禀,得知一切。内有贺丹麓先生墓志,字势流美,天骨开张,览之忻慰。惟间架间有太松之处,尚当加功。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小儿写影本,肯用心者,不过数月,必与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工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①,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纸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过数月,间架与古人逼肖而不自觉,能合柳、赵为一,此吾之素愿也。不能,则随尔自择一家,但不可见异思迁耳。

不特写字宜摹仿古人间架,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间架。《诗经》造句之法,无一句无所本。《左传》之文,多现成句调。扬子云为汉代文宗^②,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十二箴》摹《虞箴》,《长杨赋》摹《难蜀父老》,《解嘲》摹《客难》,《甘泉赋》摹《大人

赋》，《剧秦美新》摹《封禅文》，《谏不许单于朝书》摹《国策·信陵君谏伐韩》，几于无篇不摹。即韩、欧、曾、苏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拟，以成体段。尔以后作文作诗赋，均宜心有摹仿，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其取径较便。

前信教尔暂不必看《经义述闻》，今尔此信言业看三本，如看得有些滋味，即一直看下去，不为或作或辍，亦是好事。惟《周礼》、《仪礼》、《大戴礼》、《公》、《穀》、《尔雅》、《国语》、《太岁考》等卷，尔向来未读过正文者，则王氏《述闻》亦暂可不观也。

尔思来营省觐^③，甚好，余亦思尔来一见。婚期既定五月二十六日^④，三四月间自不能来，或七月晋省乡试，八月底来营省觐亦可。身体虽弱，处多难之世，若能风霜磨炼，苦心劳神，亦自足坚筋骨而长识见。沅甫叔向最羸弱^⑤，近日从军，反得壮健，亦其证也。赠伍嵩生之君臣画像乃俗本，不可为典要。奏摺稿当钞一目录付归，余详诸叔信中。

（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清明）

【注释】

①柳诚悬：即柳公权，字诚悬，陕西华原人，唐代著名书法家，笔势刚健。赵子昂：即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宋元间著名书法家、美术家，书风潇洒。

②扬子云：即扬雄，西汉文学家。

③省觐(xǐng jìn)：卑者、晚辈拜见、探候尊者、长辈。

④婚期：曾纪泽原配贺氏于咸丰七年因难产去世，八年，曾国藩再出，刘蓉

将女儿许配纪泽为继室。

⑤羸(léi):虚弱。

【评析】

今人似乎耻言摹仿,动辄创新,不免有点像俗语所说的“路还走不稳,就想跑”,实则欲速而不达。“心有摹仿,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其取径较便”,这是一个平凡而又实在的道理,值得吸取、效仿。

谕纪泽(学书当知南北两派之长)

字谕纪泽儿：

二十二日接尔禀并《书谱叙》，以示李少荃、次青、许仙屏诸公^①，皆极赞美，云尔“钩联顿挫，纯用孙过庭草法^②，而间架纯用赵法，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动合自然”等语，余听之亦欣慰也。

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③，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此以上窥二王^④，下法山谷^⑤，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⑥，而参以颜鲁公^⑦、徐季海之沉着，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称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褚及魏、北齐诸贤^⑧，世所谓北派者也。尔欲学书，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四家^⑨，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尔从赵法入门，将来或趋南派，或趋北派，皆可不迷于所往。我先大夫竹亭公^⑩，少学赵书，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于字皆下苦功，沅叔天分尤高。尔若能光大先业，甚望甚望！

制艺一道^⑪，亦须认真用功。邓瀛师^⑫，名手也。尔作

文,在家有邓师批改,付营有李次青批改,此极难得,千万莫错过了。付回赵书《楚国夫人碑》,可分送三先生(汪、易、葛)、二外甥及尔诸堂兄弟。又旧宣纸手卷、新宣纸横幅,尔可学《书谱》,请徐柳臣一看,此嘱。

父涤生手谕

(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注释】

- ①李少荃:即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其父与曾国藩为会试同年,他便以此年谊进入曾国藩军幕,后因曾国藩的保荐,超升江苏巡抚,同治三年封一等肃毅伯,官至直隶总督、文华殿大学士。李次青:即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此时在曾国藩幕府,后官至贵州按察使。善诗文。许仙屏:即许振祜,字仙屏,江西奉新人,曾国藩书启幕友,后中进士,官至广东巡抚。
- ②孙过庭:字虔礼,江苏苏州人,唐代书法家,所著《书谱》对草书、楷书有深入论述。
- ③赵文敏:即赵孟頫,卒谥文敏。
- ④二王: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擅楷书、行书,书风俊逸。
- ⑤山谷:即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江西分宁(今修水)人,北宋诗人、书法家。擅行书、草书,书风崛强。
- ⑥李北海:即李邕,字泰和,江苏泰和人,曾任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擅行、楷,笔力沉雄。
- ⑦颜鲁公:即颜真卿,字清臣,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擅行、楷,书法遒劲。
- ⑧欧、褚:唐代书法家欧阳询、褚遂良。
- ⑨宋四家:即北宋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 ⑩先大夫竹亭公:曾国藩父曾麟书,字竹亭,因子国藩而贵,诰封光禄大夫。“先”是对死者的尊称。

⑪制艺：科举制度规定的应试时所作的文章。

⑫邓瀛师：即邓汪琼，字瀛阶。

【评析】

做子女的，时时担心受到父辈诃责，曾国藩父、祖的家教便很严格，曾国藩却能寓期望于表扬之中，子弟自然容易振奋、鼓舞。同时他又注意具体引导，开示方法，如论书家之南北二派之长，使初学者识得门径，不致茫无所归。

谕纪泽(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字谕纪泽：

前次于诸叔父信中，复示尔所问各书帖之目。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①。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②，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相如、子云^③。柳子厚自述其所得^④，正者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庄》《老》、曰《国语》、曰《离骚》、曰《史记》。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

本朝善读古书者，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⑤，曾为尔屡言之矣。今观怀祖先生《读书杂志》中所考订之书：曰《逸周书》、曰《战国策》、曰《史记》、曰《汉书》、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后汉书》、曰《老》《庄》、曰《吕氏春秋》、曰《韩非子》、曰《杨子》、曰《楚辞》、曰《文选》，凡十六种，又别著《广雅疏证》一种。伯申先生《经义述闻》中所考订之书，曰《易》、曰《书》、曰《诗》、曰《周官》、曰《仪礼》、曰《大戴礼》、曰《礼记》、曰《左

传》、曰《国语》、曰《公羊》、曰《穀梁》、曰《尔雅》，凡十二种。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满三十种也。

余于《四书》、《五经》之外^⑥，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⑦。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⑧，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至王氏父子所考订之书二十八种，凡家中所无者，尔可开一单来，余当一一购得寄回。

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⑨，其尤著者，不过顾、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而风会所扇^⑩，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⑪，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凡有所见所闻，随时稟知，余随时谕答，较之当面问答，更易长进也。

（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注释】

①道光中年：即曾国藩兄弟跟随其父曾麟书在乡间塾学读书之时。

- ②韩退之：即韩愈，字退之，河北昌黎人，唐代杰出文学家。曾国藩毕生师法韩愈。
- ③相如：即司马相如。子云：即扬雄。二人皆西汉文学家。
- ④柳子厚：即柳宗元，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唐代文学家。
- ⑤高邮王氏父子：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
- ⑥《四书》《五经》：《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自汉至清，一直被统治阶级奉为金科玉律。
- ⑦姚惜抱：即姚鼐，字姬传，书斋叫惜抱轩，所以人称姚惜抱，清代散文家，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文派的领袖人物。他曾选评战国至清的古文辞赋为《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对曾国藩影响极大。
- ⑧《十八家诗钞》：这是曾国藩在咸丰元年手定的诗歌选本。
- ⑨国朝：当朝人自称本朝为国朝。
- ⑩风会：风气，时尚。扇：鼓动。
- ⑪汉学：汉朝儒士治经，重视考据与训诂，与注重义理阐发的宋儒截然不同，后人称汉儒之学为汉学，称宋儒之学为宋学。

【评析】

虽说是开卷有益，但书海茫茫，生命有限，所以读书不能不加选择，这是自然的道理。更加可感的是，曾国藩还一一指明了书目，并要求纪泽随时汇报，自己则随时解答，由此可见其爱子之切。

谕纪泽(文人不可无手抄词藻小本)

字谕纪泽儿：

尔作时文^①，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钞撮体面话头^②。近世文人，如袁简斋、赵瓯北、吴穀人^③，皆有手钞词藻小本，此众人所共知者。阮文达公为学政时^④，搜出生童夹带，必自加细阅。如系亲手所钞，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系请人所钞，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閤儒，则知文人不可无手钞夹带小本矣。昌黎之记事提要，纂言钩玄，亦系分类手钞小册也。尔去年乡试之文，太无词藻，几不能敷衍成篇，此时下手工夫，以分类手钞词藻为第一义。

尔此次复信，即将所分之类开列目录，附禀寄来。分大纲、子目，如伦纪类为大纲^⑤，则君臣、父子、兄弟为子目；王道类为大纲^⑥，则井田、学校为子目。此外各门，可以类推。尔曾看过《说文》、《经义述闻》，二书中可钞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类腋》及《子史精华》、《渊鉴类函》，则可钞者尤多矣。尔试为之，此科名之要道^⑦，亦即学问之捷径也。此谕。

父涤生字

(咸丰九年五月初四日)

【注释】

- ①时文：即时艺，八股文。
- ②体面话头：指典故、词藻与名句之类的汇编。
- ③袁简斋：即袁枚，字子才，号简斋。赵瓯北：即赵翼，字云崧，号瓯北。吴穀人：即吴锡麒，字圣征，号穀人。三人皆清乾隆年间著名文人。
- ④阮文达公：即阮元，卒谥“文达”。
- ⑤伦纪：封建社会强调的伦理纲纪。
- ⑥王道：封建王朝标榜的仁治德政。
- ⑦科名：科举功名。

【评析】

初学作文者，往往感到词汇不够用，古人称为“腹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便是分类撮抄前人文献中的体面话头，作文时方可敷衍成篇。所以曾国藩称之为“科名之要道，学问之捷径”。

谕纪泽(看书宜求个明白,久之必得些滋味)

字谕纪泽儿:

接尔二十九、三十号两禀,得悉《书经注疏》看《商书》已毕。《书经注疏》颇庸陋,不如《诗经》之该博。我朝儒者,如阎百诗、姚姬传诸公^①,皆辨别《古文尚书》之伪^②,孔安国之传亦伪作也。盖秦燔书后^③,汉代伏生所传,欧阳及大小夏侯所习,皆仅二十八篇,所谓今文《尚书》者也。厥后孔安国家有《古文尚书》,多十余篇,遭巫蛊之事^④,未得立于学官,不传于世。厥后张霸有《尚书百两篇》^⑤,亦不传于世。后汉贾逵、马、郑作《古文尚书》注解^⑥,亦不传于世。至东晋梅赜始献《古文尚书》并孔安国传^⑦,自六朝唐宋以来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吴才老及朱子、梅鼎祚、归震川^⑧,皆疑其为伪。至阎百诗遂专著一书以痛辨之,名曰《疏证》。自是辨之者数十家,人人皆称伪古文、伪孔氏也,《日知录》中略著其原委,王西庄、孙渊如、江艮庭三家皆详言之(《皇清经解》中皆有,江书不足观)^⑨。此亦《六经》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

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

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

邓先生讲书,仍请讲《周易折中》。余圈过之《通鉴》^⑩,暂不必讲,恐污坏耳。尔每日起得早否?并问。此谕。

涤生手示

(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

【注释】

- ①阎百诗:即阎若璩,字百诗,山西太原人,清初经学家,潜心研究《尚书》二十多年,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正式论定《古文尚书》之伪。
- ②《古文尚书》之伪:《古文尚书》在汉武帝末年出自孔子故宅的夹壁中,用秦汉以前的古文书写。因为它是孔宅旧物,所以交给孔子后裔孔安国保存,后失传。至梁武帝时,学界忽然冒出一本标榜为孔安国真本的《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且有孔安国的序与注,其实完全是伪造的。但它却被立于学官,甚至取代了《今文尚书》。
- ③燔(bào):烧。秦燔书即秦始皇下令焚书。
- ④巫蛊(gǔ)之事:蛊本为毒虫,引申为用毒物或法术害人。汉武帝时,嫔妃互相嫉妒,各自指使巫女使法害人,招致武帝严办。当时孔安国正将《古文尚书》原本呈献朝廷,而武帝因巫蛊案发怒,真本《古文尚书》便未能列入学官。
- ⑤汉成帝时,熹平之士谎称孔子将旧古《尚书》三千余篇删为一百零二篇,其书现见于山东东莱。当地有个学者张霸讲习此书,竟受到朝廷征召,《尚书百两篇》也一度盛行。
- ⑥马:马融。郑:郑玄,马融弟子。师生皆《尚书》学者。
- ⑦梅賾(zé):据梁朝鼓噪伪《古文尚书》者说,梅賾是东晋元帝时的豫章(今南昌)内史,他辗转得到了这本“孔安国真本”,便献给了晋元帝。实则豫

章在东晋时只有太守,没有内史一职,而且担任豫章太守的是梅賾的弟弟梅陶。此外疑点还有很多。

⑧吴才老:即吴棫,字才老,南宋学者,著《书裨传》,最早对伪《古文尚书》辨伪。梅鼎祚:字禹金,明代文学家。归震川:即归有光,字熙甫,学者称震川先生,明代文学家。

⑨王西庄:即王鸣盛。孙渊如:即孙星衍。江艮庭:即江声。三人皆清代著名学者。

⑩圈:旧时阅书,每自加圈点,圈书即看书。

【评析】

读书当求取常识,否则易出笑话,故曾国藩不厌其烦地讲说伪《古文尚书》这一《六经》中的大公案。读书尤不可囫圇吞枣,死记硬背,必须看出一些名堂来,日久自然渐有会心,得其旨趣,这样便读一本得一本之益,读百家得百家之助。

谕纪泽(学书必师法欧虞颜柳)

字谕纪泽儿：

尔前寄所临《书谱》一卷，余比送徐柳臣先生处，请其批评。初七日接渠回信，兹寄尔一阅。十三日晤柳臣先生，渠盛称尔草字可以入古^①，又送尔扇一柄，兹寄回。刘世兄送《西安圣教》，兹与手卷并寄回，查收。

尔前用油纸摹字，若常常为之，间架必大进^②。欧、虞、颜、柳四大家^③，是诗家之李、杜、韩、苏^④，天地之日、星、江、河也^⑤。尔有志学书，须窥寻四人门径，至嘱，至嘱！

涤生手示

(咸丰九年七月十四日^⑥)

【注释】

①入古：入于古人之法，达于古人之境。

②间架：结构。

③欧、虞、颜、柳：指唐代四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与柳公权。

④李、杜、韩、苏：指唐代著名文学家李白、杜甫、韩愈与宋代文学家苏轼。

⑤江：特指长江。河：特指黄河。

⑥此信刻本误作咸丰十一年。检曾国藩咸丰九年七月十三日《日记》曰：“午刻拜徐柳臣前辈，语及纪泽草字，深蒙许可。”次日又曰：“写纪泽信一

件。”据此改正。

【评析】

短短一封家信，前段转达他人赞扬之语，后段开示自身感受之言，始则鼓舞信心，继而指导方法，如此教子，自然收效显著。

谕纪泽(读经须读全,作字须换笔)

字谕纪泽儿:

接尔七月十三、二十七日两禀,并赋一篇,尚有气势,兹批出发还〔尚未批,下次再发〕^①。凡作文,末数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润。此先大夫竹亭公常以教余与诸叔父者,尔谨记之,无忘祖训。

尔问各条,分列示知:

尔问《五箴》末句“敢告马走”^②。凡箴以《虞箴》为最古(《左传·襄公》),其末曰“兽臣司原,敢告仆夫”。意以兽臣有司郊原之责,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仆耳。扬子云仿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冀,敢告在阶”,扬州曰“牧臣司扬,敢告执筹”,荊州曰“牧臣司荆,敢告执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执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仆夫”。余之“敢告马走”,即此类也。“走”犹仆也(见司马迁《任安书》注、班固《宾戏》注)。朱子作《敬箴》,曰“敢告灵台”^③,则非仆御之类,于古人微有歧误矣。凡箴以官箴为本,如韩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属^④,皆失本义,余亦相沿失之。

尔问看注疏之法,“《书经》文义奥衍,注疏勉强牵

合”，二语甚有所见。《左疏》浅近，亦颇不免。国朝如王西庄（鸣盛）、孙渊如（星衍）、江艮庭（声）皆注《尚书》，顾亭林（炎武）、惠定宇（栋）、王伯申（引之）皆注《左传》，皆刻《皇清经解》中。《书经》则孙注较胜，王、江不甚足取。《左传》则顾、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书经述闻》，尔曾看过一次矣。大抵《十三经注疏》以《三礼》为最善，《诗疏》次之，此外皆有醇有驳^⑤。尔既已看动数经，即须立志全看一过，以期作事有恒，不可半途而废。

尔问作字换笔之法，凡转折之处，如 ㄟ ㄥ ㄣ ㄣ 之类，必须换笔，不待言矣。至并无转折形迹，亦须换笔者：如以一横言之，须有三换笔（𠃍——末向上挑，所谓磔也^⑥；中折而下行，所谓波也^⑦；右向上行，所谓勒也^⑧；初入手，所谓直来横受也）；以一直言之，须有两换笔（ㄣ——直横入，所谓横来直受也；上向左行，至中腹换而右行，所谓努也^⑨）；捺与横相似，特末笔磔处更显耳（𠃍——直波磔入）；撇与直相似，特末笔更撇向外耳（ㄣ——横入停掠）。凡换笔，皆以小圈识之，可以类推。凡用笔，须略带欹斜之势^⑩：如本斜向左，一换笔则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换则向左矣。举一反三，尔自悟取可也。

李春醴处，余拟之八十金，若家中未先送，可寄信来。凡家中亲友有庆吊之事，皆可寄信，由营致情也^⑪。

涤生手示（黄州）

（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

【注释】

- ①此七字刻本所无，兹据《湘乡曾氏文献》手稿补。
- ②《五箴》：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四年仿韩愈《五箴》所作之文。
- ③灵台：心。
- ④韩公：韩愈。范浚：字茂明，浙江兰溪人，南宋学者。
- ⑤醇：醇正。驳：驳杂。
- ⑥磔(zhé)：书法中称捺笔。
- ⑦波：书法中称捺笔的折波。
- ⑧勒：书法中特指稍向右上斜行的横笔。
- ⑨努：书法中称直笔。
- ⑩欹(qī)：通“敝”，倾斜。
- ⑪致情：送人情，送礼。

【评析】

写这封信的时候，曾国藩正在黄州，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密商军机要事，但他还能逐条解答纪泽来信中所问各事，足见其爱子之切，教子之勤。现在有些作父母的，总说工作太忙，没时间教育孩子，读读这封信，当会有所触动吧。

谕纪泽(老境侵寻,思将儿女婚嫁早早料理)

字谕纪泽:

二十一日得家书,知尔至长沙一次,何不寄安禀来营?

婚期改九月十六,余甚喜慰。余老境侵寻^①,颇思将儿女婚嫁早早料理。袁漱六亲家患咯血疾^②,昨专人走松江看视^③,若得复元,吾即思明春办大女儿嫁事。袁铁庵来我家时^④,尔禀问母亲,可以吾意商之。

京中书到时,有胡刻《通鉴》一部,留家中讲解,即将吾圈过一部寄来营可也。又汲古阁初印《五代史》一部^⑤,亦寄来。皮衣等件,速速寄来。吾买帖数十部,下次寄尔。此谕。

(咸丰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注释】

①老境:形容年迈。侵寻:渐进。

②袁漱六:即袁芳瑛,字漱六,湖南湘潭人,官至松江知府,曾国藩长女纪静为其儿媳。

③专人:专门派人。

④袁铁庵:即袁万瑛,号铁庵,袁芳瑛之弟。

- ⑤汲古阁：明代毛晋喜欢刻印文史要籍，因为他的斋名汲古阁，所以人们把他刻的书叫汲古阁本。

【评析】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二度出山之际，即已议定纪泽、纪纯婚姻之事。强敌在前，重任在肩，故曾国藩决定早早料理儿女婚姻，了却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心愿，然后一意效忠朝廷。

谕纪泽(早起、有恒、容止厚重)

字谕纪泽儿：

接尔十九、二十九日两禀，知喜事完毕，新妇能得尔母之欢，是即家庭之福。

我朝列圣相承^①，总是寅正即起^②，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③，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④，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⑤。尔既冠授室^⑥，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⑦，自矢靡他^⑧，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⑨。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⑩，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

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

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此外教尔之事，则详于寄寅皆先生看读写作一缄中矣。此谕。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

【注释】

- ①列圣：列位圣明的国君。
- ②寅正：古人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以十二地支为名。寅时是早晨三点至五点，寅正便是四点整。
- ③竟希公：曾国藩曾祖。星冈公：即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字星冈。
- ④甫：刚，才。
- ⑤绍：继承。
- ⑥既冠：已经成年。既：已经。冠：古时男子二十而冠，表明已属成人，可以婚娶。授室：把家事交付给儿媳，意即父母为子娶媳。
- ⑦逮：及，等到。
- ⑧矢：发誓。靡：没有。
- ⑨用：以。
- ⑩绝人：过人，出众。

【评析】

这封信写得感人至深！“先人家风”说得多么自豪，“吾身大耻”说得多么坦诚，“尔身短处”说得多么剀切！真可谓字字含情，句句动人。信末之责问与规定，又见得曾国藩教子之严。

谕纪泽(治家八事,缺一不可)

字谕纪泽:

初一日接尔十六日禀,澄叔已移寓新居,则黄金堂老宅,尔为一家之主矣。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①,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②,八者缺一不可。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

尔所论看《文选》之法,不为无见。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③。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

无不典雅精当。尔若能熟读段、王两家之书，则知眼前常见之字，凡唐宋文人误用者，惟《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即以尔禀中所论《三都赋》言之^④，如“蔚若相如^⑤，皤若君平”^⑥，以一“蔚”字该括相如之文章，以一“皤”字该括君平之道德，此虽不尽关乎训诂，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至声调之铿锵，如“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苕弘之血^⑦，鸟生杜宇之魄^⑧”，“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数军实乎桂林之苑，殄戎旅乎落星之楼”等句^⑨，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尔看《文选》，能从此二者用心，则渐有人理处矣。

作梅先生想已到家^⑩，尔宜恭敬款接。沅叔既已来营，则无人陪往益阳，闻胡宅专人至吾乡迎接，即请作梅独去可也。尔舅牧云先生身体不甚耐劳^⑪，即请其无庸来营^⑫。吾此次无信，尔先致吾意，下次再行寄信。此嘱。

（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

【注释】

- ①八事：上述持家八法，曾国藩后来用八字韵语概括为“考、宝、早、扫、书、蔬、鱼、猪”。
- ②朱运四：曾宅管家。
- ③故训：先儒讲说经典时所作的训诂、注释。
- ④《三都赋》：西晋文学家左思的成名之作，铺叙魏、蜀、吴三都之风俗物产。
- ⑤蔚：本指草木茂盛，引申为文词体美。
- ⑥皤(jiào)：洁白。君平：即严君平，名遵，以字行。西汉学者，志行高洁，为世所重。

⑦莒(cháng)弘:春秋时人,被冤杀,流血成碧。

⑧杜宇:传说中的周代蜀国之君,后归隐,子鹃为之啼鸣不已,蜀人便呼子鹃为杜鹃,又叫杜宇。

⑨飧(xiǎng):用酒食款待。

⑩作梅:即陈鼎,字作梅,江苏溧阳人,先后出入胡林翼、曾国藩与李鸿章幕府。此番专程来湘,为曾、胡二家看地。

⑪牧云:即欧阳秉铨,字牧云,曾国藩妻兄。

⑫无庸:不用,不必。

【评析】

“考、宝、早、扫、书、蔬、鱼、猪”,确实描绘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里耕读之家的美妙境界。这八件事情齐备,家庭必然兴旺。曾国藩兄弟在外拼杀,图的当然是门户的兴隆,但若子孙不善持家,那么他的辛劳岂不白白浪费了吗?

谕纪泽(举止要重厚,行文要圆适)

字谕纪泽儿:

二十七日刘得四到,接尔禀,所议论《文选》俱有所得,问小学亦有条理,甚以为慰。沅叔于二十七到宿松,初三日由宿至集贤关,将尔禀带去矣,余不能悉记,但记尔问“種”“種”二字^①。此字段茂堂辩论甚晰,“種”为艺也(犹吾乡言“栽”也,“点”也,“插”也)^②,”種”为后熟之禾。《诗》之“黍稷重穆”(《七月閼宫》)^③,《说文》作“種稂”^④。“種”,正字也;“重”,假借字也^⑤;“穆”与“稂”,异同字也^⑥。隶书以“種”“種”二字互易,今人于耕種。概用種字矣。

吾于训诂、词章二端^⑦,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是余之所厚望也。嗣后尔每月作三课^⑧,一赋、一古文、一时文,皆交长夫带至营中,每月恰有三次长夫接家信也。

吾于尔有不放心者二事:一则举止不甚重厚,二则文气不甚圆适。以后举止留心一“重”字,行文留心一“圆”字,至嘱。

涤生手示

四月题：《赤壁破曹军赋》（以“周瑜纵火烧曹兵于赤壁下”为韵）；《后汉党锢论》；《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⑨。

（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

【注释】

- ① 種(zhǒng)：种的本字。种植。
- ② 艺：种植。
- ③ 稷(lù)：先种后熟的谷类。闾(bì)：关闭，引申为清幽。
- ④ 稂(lù)：也可写作“穆”，先种后收之谷。
- ⑤ 假借字：汉语中，有些词有音无字，便借用同音字来代替，借而不还，成为假借字。如“而”的本义是胡须，假借为虚词“然而”、“而且”之“而”。
- ⑥ 异同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音义皆同，但字形不同，叫异同字，如“穆稂”即是。
- ⑦ 词章：即诗文。
- ⑧ 嗣后：今后。
- ⑨ 此段刻本删去，今据《湘乡曾氏文献》手稿补录。

【评析】

曾国藩教子，总不忘做人、读书两端。于读书则不厌其烦地解疑祛惑，于做人则指出其优劣，敦促其改正。现在许多父母注重儿女学习成绩，但往往忽视其品质培养，他们应该从曾国藩这里得到启发。

谕纪泽(作文写字,皆要珠圆玉润)

字谕纪泽儿:

十六日接尔初二日禀并赋二篇,近日大有长进,慰甚。

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①。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故吾前示尔书,专以一“重”字救尔之短,一“圆”字望尔之成也。世人论文家之语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昉)则亦圆,进之潘(岳)、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骃)、蔡(邕)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马迁、相如、子云三人^②,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昌黎^③,其志意直欲陵驾子长、卿、云三人^④,戛戛独造^⑤,力避圆熟矣,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尔于古人之文,若能从江、鲍、徐、庾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四人之圆^⑥,则无不可读之古文矣,即无不可通之经史矣,尔其勉之!余于古人之文,用功甚深,惜未能一一达之腕下^⑦,每歉然

不怡耳。

江浙贼势大乱，江西不久亦当震动，两湖亦难安枕。余寸心坦坦荡荡，毫无疑怖，尔禀告尔母，尽可放心。人谁不死？只求临终心无愧悔耳。家中暂不必添起杂屋，总以安静不动为妙。

寄回银五十两，为邓先生束脩^⑧。四叔、四婶四十生日^⑨，余先寄燕窝一匣、秋罗一匹，容日〔后〕续寄寿屏^⑩。甲五婚礼，余寄银五十两，袍褂料一付，尔即妥交。赋二篇发还^⑪。

涤生手示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注释】

- ①珠圆玉润：像珠一样圆，像玉一样润，形容文采蕴藉。
- ②马迁：即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杰出史学家，著《史记》。
- ③昌黎：即韩愈。旧时对那些卓有成就的人，往往用他的籍贯来称呼他。韩愈是河北昌黎人，所以叫他韩昌黎或昌黎。
- ④陵驾：超越。卿、云：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相如字长卿，扬雄字子云。
- ⑤戛戛(jiá)：困难的样子。戛戛独造是说文笔富于新意，不落俗套。
- ⑥马：司马迁。古人对复姓，有时只取一字，如称马迁、葛亮。
- ⑦腕下：手下，笔上，纸上。
- ⑧束脩(xiū)：脩是干肉，十块干肉为束脩，一份薄礼而已。孔子曾说：哪怕是只给我十块干肉，我也会尽心教导他。后来便把给教师的酬金称为束脩。
- ⑨四叔：即曾国潢。“四”为大排行，即以同祖父的堂兄弟年岁为序，所以曾

国藩称大弟国潢为四弟,二弟国华为六弟,三弟国荃为九弟。

⑩“后”字据文意补。

⑪此段刻本删去,兹据《湘乡曾氏文献》补录。

【评析】

“珠圆玉润”作为一种境界,一直是文人学士的追求目标,所以曾国藩在此信中称以“一圆字望尔之成”。而且曾国藩并不是泛泛悬一目标,而总是娓娓道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样便不使受教者茫无所归。

谕纪泽纪鸿(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字谕纪泽、纪鸿儿:

泽儿在安庆所发各信及在黄石矶湖口之信^①,均已收到。鸿儿所呈拟连珠体寿文^②,初七日收到。

余以初九日出营,至黟县查阅各岭,十四日归营,一切平安。鲍超、张凯章二军自二十九、初四获胜后^③,未再开仗。杨军门带水陆三千人至南陵^④,破贼四十余垒,拔出陈大富一军^⑤,此近日最可喜之事。英夷业已就抚^⑥。余九月六日请带兵北援一疏,奉旨无庸前往,余得一意办东南之事^⑦,家中尽可放心。

泽儿看书天分高,而文笔不甚劲挺,又说话太易,举止太轻,此次在祁门为日过浅,未将一“轻”字之弊除尽,以后须于说话走路时,刻刻留心。鸿儿文笔劲健,可慰可喜。此次连珠文,先生改者若干字?拟体系何人主意?再行详禀告我。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

澄叔处此次未写信,尔禀告之。闻邓世兄读书甚有长进,顷阅贺寿之单帖、寿禀,书法清润,兹付银十两为邓

世兄(汪汇)买书之资。此次未写信寄寅阶先生,前有信留明年教书,仍〔应〕收到矣。

(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

【注释】

- ①上月曾纪泽来营省父,不久因李秀成大军攻营,曾国藩便慌忙将儿子打发归去,纪泽自安庆省视叔父国荃后,经湖口回湘。
- ②连珠体:起于汉代的一种文体,句式基本骈偶,且有韵,如连贯之珠,故名。内容大多借物起兴,意在讽谕。
- ③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所统霆军为湘军主力,官至湖南提督。
- ④杨军门:即杨载福,字厚庵,后改名岳斌,湖南善化(今望城)人,湘军水师统帅,时任福建水路提督。“军门”是清人对提督的尊称。
- ⑤陈大富:字余庵,湖南武陵(今常德)人,以补用副将坚守南陵一年有余,稍后升任皖南镇总兵,次年战死于景德镇。
- ⑥英夷业已就抚: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清廷割地赔款,英法联军退出北京。清廷妄自尊大、自欺欺人,称外国为“夷”,把自己的城下之盟称为外夷“就抚”。
- ⑦东南之事:指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评析】

在曾国藩看来,读书有成,学有所长,才是终生受用的无形资产,足以自立,所以说“决不怕没饭吃”。银钱田产则最容易使人滋长骄逸之气,骄逸又足以败身,所以他一再切戒“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

谕纪泽纪鸿(举止要重,说话要慢)

字谕纪泽、纪鸿儿:

十月二十九日接尔母及澄叔信,又棉鞋、瓜子二包,得知家中各宅平安。泽儿在汉口阻风六日,此时当已抵家。“举止要重,发言要切”^①,尔终身要牢记此二语,无一刻可忽也。

余日内平安,鲍、张二军亦平安。左军二十日在贵溪获胜一次^②,二十九日在德兴小胜一次。然贼数甚众,尚属可虑。普军在建德^③,贼以大股往扑。只要左、普二军站得住,则处处皆稳矣。

泽儿字,天分甚高,但少刚劲之气,须用一番苦工夫,切莫把天分自弃了。家中大小,总以起早为第一义。澄叔处此次未写信,尔等禀之。

涤生手示

(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注释】

①切(rèn):说话迟顿、木讷的样子。

②左军:左宗棠于本年以四品候补官募勇四营,赴援江西,连战皆捷。

③普军:九江镇总兵普承尧所带之军。

【评析】

曾纪泽自从在京城生活，难免不养成一些公子气，言谈举止，可能失之于轻易，而曾国藩则是经过了十几年理学修炼的人，因此反差越大，教诲便越深，几乎每信必然谈及于此。有些人总要子弟学乖，而曾国藩则要子弟学拙，不是没有原因的。

谕纪泽(勿轻服药,饭后宜散步)

字谕纪泽儿:

曾名琮来,接尔十一月二十五日禀,知十五、十七尚有两禀未到。尔体甚弱,咳吐咸痰,吾尤以为虑,然总不宜服药。药能活人^①,亦能害人。良医则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乡在外,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见理极明,故言之极切,尔其敬听而遵行之^②。

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③。尔每餐食毕,可至唐家铺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归来大约可三千余步。三个月后,必有大效矣。

尔看完《后汉书》,须将《通鉴》看一遍,即将京中带回之《通鉴》,仿照余法,用笔点过可也^④。尔走路近略重否?说话略钝否?千万留心!此谕。

涤生手示

(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注释】

- ①活人：使人活，救人。
- ②其：此处作“应当”解，表示祈使语气。
- ③养生：保养身体。
- ④用笔点过：古人作文，无标点符号，后人读之，便在语气停顿处，用笔点断，类似于现在的标点。

【评析】

官家子弟，往往小病大医，而曾国藩起自农家，所以坚信勤劳足以养生，果真令纪泽习劳，当然也不现实，因而嘱其饭后散步。“药能活人，亦能害人”，确实是阅历有得之见。

谕纪泽(文章雄奇,全在行气造句选字)

字谕纪泽儿:

腊月二十九日接尔一禀,系十一月十四日送家信之人带回,又由沅叔处送到尔初归时二信,慰悉。尔以十四日到家,而鸿儿十八日禀中言尔总在日内可到,何也?岂鸿信十三四写就而朱金权于十八日始署封面耶^①?霞仙先生之令弟仙逝^②,余于近日当写唁信,并寄奠仪^③。尔当先去吊唁。

尔问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然选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④。至于人事之精能,昌黎则造句之工夫居多,子云则选字之工夫居多。

尔问叙事志传之文难于行气,是殊不然。如昌黎《曹成王碑》、《韩许公碑》,固属千奇万变,不可方物^⑤,即“卢夫人之铭”、“女挈之志”,寥寥短篇,亦复雄奇崛强。尔试将此四篇熟看,则知二大二小,各极其妙矣。

尔所作《雪赋》，词意颇古雅，惟气势不畅，对仗不工。两汉不尚对仗，潘、陆则对矣^⑦，江、鲍、庾、徐则工对矣，尔宜从对仗上用工夫。此嘱。

涤生手示

(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注释】

- ①朱金权：曾宅管家。自“尔以十四日”到“署封面耶”刻本删去，今据《湘乡曾氏文献》补入。
- ②霞仙：即刘蓉，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与曾国藩为道义金石之交，曾纪泽岳父，官至陕西巡抚。令弟：称他人之弟。“令”有“美好”之义。
- ③奠仪：送给丧家的礼品。
- ④天授：天生。
- ⑤方物：即仿佛，指想象、描述。
- ⑥“卢夫人之铭”：即韩愈《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君夫人墓志铭》。“女挈之志”：即韩愈《女挈圻铭》。女挈系韩愈第四女。
- ⑦潘、陆：西晋文学家潘岳、陆机。对：此处作动词用，对仗。
- ⑧江、鲍、庾、徐：南朝文学家江淹、鲍照、庾信与徐陵。工对：工于对仗。

【评析】

曾国藩早年即好韩愈之文，受其阳刚之气的熏染，中年领军，社会环境更促使他崇尚雄奇之概。信中论雄气之精处在行气、粗处在造句选字，深中肯綮，令人豁然开朗。

谕纪泽(扎挣发愤,扬长补短)

字谕纪泽儿:

正月初十日接尔腊月十九日一禀,十二日又由安庆寄到尔腊月初四日之禀,具知一切。长夫走路太慢,而托辞于为营中他信绕道长沙耽搁之故,此不足信。譬如家中遣人送信至白玉堂^①,不能按期往返,有责之者,则曰被杉木坝、周家老屋各佃户强我送担耽搁了,为家主者但当严责送信之迟,不管送担之真与否也,况并无佃户强令送担乎?营中送信至家与黄金堂送信至白玉堂,远近虽殊,其情一也^②。

尔求钞古文目录,下次即行寄归。尔写字笔力太弱,以后即常摹柳帖亦好。家中有柳书《玄秘塔》、《琅邪碑》、《西平碑》各种,尔可取《琅邪碑》日临百字、摹百字^③。临以求其神气,摹以仿其间架。每次家信内,各附数纸送阅。

《左传》注疏阅毕,即阅看《通鉴》。将京中带回之《通鉴》,仿我手校本,将目录写于面上。其去秋在营带去之手校本,便中仍当寄送祁门^④,余常思翻阅也。

尔言鸿儿为邓师所赏,余甚欣慰。鸿儿现阅《通鉴》,

尔亦可时时教之。尔看书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诗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岁时教导得法^⑤，亦当不止于此。今年已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⑥。作诗文是尔之所短，即宜从短处痛下工夫；看书写字尔之所长，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常常记忆否？

余身体平安，告尔母放心。

涤生手示

（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注释】

①白玉堂：曾国藩叔父曾骥云的居室。

②此段文字，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③临：观照字帖，模仿它的笔意，学习写字。摹：把薄纸蒙在帖上，拿笔描摹，学习它的结构。

④祁门：县名，位于安徽南部，与江西浮梁县交界，当时是曾国藩的大本营。

⑤若在十五六岁时教导：曾纪泽十六岁离京返乡，居京时有冯卓怀、庞际云等名师教导，并有严父督学，回湘后只有山间塾师辅导，父亲又征战在外，学业多少受到一些影响。

⑥师长：此处专指老师。

【评析】

此信首段教子治家，言之郑重，可以考见曾国藩治家之严。末段欲言其短，先言其长，且直言今后之立身处世，“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尤为语重心长。

谕纪泽(古人解经,有内传外传)

字谕纪泽儿:

正月十四发第二号家信,谅已收到。日内祁门尚属平安。鲍春霆自初九日在洋塘获胜后,即追贼至彭泽,官军驻牯牛岭,贼匪踞下隅坂,与之相持,尚未开仗。日内雨雪泥泞,风寒凛冽,气象殊不适人意。伪忠王李秀成一股^①,正月初五日围玉山县,初八日围广丰县,初十日围广信府^②,均经官军竭力坚守,解围以去,现窜铅山之吴坊、陈坊等处,或由金溪以窜抚、建^③,或径由东乡以扑江西省城,皆意中事。余嘱刘养素等坚守抚、建^④,而省城亦预筹防守事宜。只要李逆一股不甚扰江西腹地,黄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镇等^⑤,三四月间安庆克复,江北可分兵来助,南岸则大局必有转机矣。目下春季必尚有危险迭见,余当谨慎图之,泰然处之。余身体平安,惟齿痛时发。所选古文,已钞目录寄归。其中有未注明名氏者,尔可查出补注,大约不出《百三家全集》及《文选》、《古文辞类纂》三书之外^⑥。

尔问《左传》解《诗》、《书》、《易》与今解不合,古人解经,有内传,有外传。内传者,本义也;外传者,旁推曲衍,

以尽其余义也。孔子系《易》^⑦，小象则本义为多^⑧，大象则余义为多。孟子说《诗》，亦本子贡之因贫富而悟切磋，子夏之因素绚而悟礼后，亦证余义处为多。《韩诗外传》，尽余义也。《左传》说经，亦以余义立言者多。

袁臾生之二百金，余去年曾借松江二百金送季仙九先生，此项只算还袁宅可也。树堂先生送尔三百金，余当面言只受百金，尔写信寄营酬谢，言受一璧二云云^⑨，余在营中备二百金，并尔信函交冯可也。此字并送澄叔一阅，此次不另作书矣。

涤生手示

(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

【注释】

- ①伪忠王：即李秀成，广西藤县人，太平天国忠王，同治三年（1864）被湘军俘获，半月后被杀。伪：僭伪的，非正统的。
- ②广信府：今江西省上饶市一带。
- ③抚：抚州府（今江西省抚州市）。建：建昌府（今江西省南城一带）。
- ④刘养素：即刘于浔，字养素，江西南昌人，以在籍官员身份协办团练。
- ⑤黄逆：即黄文金，广西博白人，太平天国擎天义，后封堵王。“逆”是统治阶级对人民起义者的诬称。
- ⑥《百三家全集》：即《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明代张溥著。
- ⑦系：编订、解释。
- ⑧小象：《易经》用卦爻象征自然变化与人事吉凶。解释卦爻的文字叫象传，其中对爻的解释为小象，对卦的说明叫大象。
- ⑨受一璧二：受一退二。“璧”取“完璧归赵”之意，故以“璧还”作“退还”，此处之“璧”，即“璧还”的简称。

【评析】

子善问，父善教，信中一段，一问一答，俨然塾堂师生气象，殊不知此信写于军情万紧之时，曾国藩也自称“日在惊涛骇浪之中，几乎不知生之可贵，死之可畏”，当父亲的能做到这样，真不简单了！

谕纪泽纪鸿(屋后栽竹,复其旧观)

字谕纪泽、纪鸿儿:

得正月二十四日信,知家中平安。此间军事,自去冬十一月至今,危险异常,幸皆化险为夷^①。目下惟左军在景德镇一带十分可危^②,余俱平安。余将以十七日移驻东流、建德。

付回银八两,为我买好茶叶陆续寄来。下手竹茂盛^③,屋后山内仍须栽竹,复吾父在日之旧观。余七年在家芟伐各竹^④,以倒厅不光明也^⑤;乃芟后而黑暗如故^⑥,至今悔之,故嘱尔重栽之。

“劳”字、“谦”字,常常记得否?

涤生手示

(咸丰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注释】

- ①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夷:平安。
- ②左军:三品京堂候补左宗棠所统之军。
- ③下手:左边。
- ④芟(shān):本义为除草,后扩大为“砍伐”。
- ⑤倒厅:后厅。

⑥乃：可是。

【评析】

大局化险为夷，大营也将出危就安，所以曾国藩想起家乡竹林来了。旧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不知曾国藩是否也有这个意思。

谕纪泽纪鸿(生死莫测,作此遗训:八本八法三致祥)

字谕纪泽、纪鸿儿:

接二月二十三日信,知家中五宅平安,甚慰,甚慰!

余以初三日至休宁县,即闻景德镇失守之信。初四日写家书,托九叔处寄湘^①,即言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然犹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条生路。初五日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挫败一次。十二日再行进攻,未能诱贼出仗。是夜二更,贼匪偷营劫村,强中、湘前等营大溃。凡去二十二营,其挫败者八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无恙者十四营(老湘六,霆三,礼二,亲兵一,峰二),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贼偷湖口水营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营较多,以寻常兵事言之,此尚为小挫,不甚伤元气^②,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加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所盼望者,左军能破景德镇、乐平之贼,鲍军能从湖口迅速来援,事或略有转机,否则不堪设想矣。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③。丁、戊年在家抱病^④,常恐溘逝牖下^⑤,渝我初志^⑥,失信于世。起复再出^⑦,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窶无知^⑧,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

分^⑨，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⑩，独辟康庄^⑪。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⑫，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⑬。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

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貽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⑭，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⑮，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⑯，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⑰；三者，曰僧巫，曰地仙^⑱，曰医药，皆不信也。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注释】

- ①九叔：即曾国荃。
- ②自“凡去二十二营”至“不甚伤元气”据《湘乡曾氏文献》手稿补。
- ③见危授命：遇到危险，愿意献出生命。
- ④丁、戊年：咸丰丁巳（1857）、戊午（1858）年。当时曾国藩因为父丧在家守孝。
- ⑤溘（kè）逝牖（yǒu）下：形容一个人碌碌无为、老死在家。溘：忽然。牖：窗户。
- ⑥渝：改变。
- ⑦起复：古时官员遭遇父母之丧，须离职（叫开缺）回籍，守孝三年（实只二十七个月）。孝期未满而应召任职，便叫起复。
- ⑧窶（jù）：贫穷。
- ⑨忝（tiǎn）窃万分：谦词，形容愧不敢当。
- ⑩介然：“介”有“大”义，此处相当于“很好地”。
- ⑪康庄：四通八达的道路，此处暗示开创文学家派。
- ⑫遽先朝露：早晨的露水一见阳光便消失，形容在世之短。“遽先朝露”是说“忽然一下子便死掉了”。
- ⑬广陵之散（sǎn）：著名的琴曲名。三国时嵇康善弹此曲而不肯轻易传授他人，中年因事被杀，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后世使用广陵散来形容美好的事物忽然消失。
- ⑭行（háng）间：兵间，军中。古代兵制，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行，因以行武、行间泛指军队。
- ⑮尔曹：你们。
- ⑯亲：双亲，父母。
- ⑰考、宝：曾国藩之祖治家，讲究黎明即起、打扫庭院、诚修祭祀、善待亲邻，曾国藩便以“考”、“宝”“早”、“扫”形成韵语，以便记忆。下文“书”、“蔬”、“鱼”、“猪”也是耕读之家的自立之道。
- ⑱地仙：旧时称专为他人建房、筑坟而看风水的阴阳先生为“地仙”。

【评析】

检曾国藩日记,知其本日得徽州败挫确信,“未刻后写信与纪泽儿兄弟,略似写遗嘱之式。盖军势不振,旦夕恐蹈不测,故将格言预先训戒”。在今天看来,见危授命固然是其立身之本,广陵散之叹则未免自视过高,惟有末二段真情激荡。处乱世,当高位,负重担,实非幸事,故曾国藩一再切诫“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作父母的,谁不望子成龙?但更愿子女一生平安。但仅仅避世远祸仍不免过于消极,故曾国藩又以八本三致祥、八事三不信来教子安身立命,谓“除‘劳’字‘俭’字外,别无安身之法”。生死莫测之际,遗训便是他一生家教的集中体现了。

谕纪泽(早起、种蔬,自易兴旺)

字谕纪泽儿:

三月三十日建德途次接澄侯弟在永丰所发一信^①,并尔将去省时在家所留之禀。尔到省后所寄一禀,却于二十八日先到也。

余于二十六日自祁门拔营起行,初一日至东流县。鲍军七千余人于二十五日自景德镇起行,三十日至下隅坂。因风雨阻滞,初三日始渡江,即日进援安庆,大约初八九可到。沅弟、季弟在安庆稳守十余日^②,极为平安。朱云岩带五百人^③,二十四自祁门起行,初二日已至安庆助守营濠,家中尽可放心。

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④,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⑤,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转旋之机,只在一二月可决耳。

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⑥,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尔可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

种蔬，或二人亦可。其价若干，余由营中寄回，此嘱。

涤生手示（东流县）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注释】

- ①永丰：原为湘乡县西一市镇，今为双峰县治所在地。
- ②季弟：即曾国藩四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更名贞干，字事恒。当时他正在安庆城外协助曾国荃攻城，第二年病卒于军中。
- ③朱云岩：即朱品隆，湖南人，曾国藩护卫营营官。
- ④随州：古地名，今湖北随县。蕲州：古地名，今湖北蕲春县。
- ⑤瑞州：古地名，今江西高安县。
- ⑥类多：大多，大体上。

【评析】

出危就夷，故此信详叙行止与军势，这也是人之常情。

“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若出老农之口，朴实无华，但确是屡试不爽的生活经验。曾国藩出身农家，见闻真切，所以治家教子，都很质朴切用。

谕纪泽(指示种菜、读书之法)

字谕纪泽：

六月二十日唐介科回营，接尔初三日禀并澄叔一函，具悉一切。

今年彗星出于北斗与紫微垣之间^①，渐渐南移，不数日而退出右辅与摇光之外^②，并未贯紫微垣，亦未犯天市也^③。占验之说^④，本不足信；即有不祥，或亦不大为害。

省雇园丁来家^⑤，宜废田一二丘，用为菜园。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⑥，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芸草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浚^⑦，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浚终岁引水长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⑧。吾乡一家园土有限，断无横沟，而直沟则不可少。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⑨。我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土，尽可开垦，种百谷杂蔬之类。如种茶亦获利极大，吾乡无人试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试种之。

尔前问《说文》中逸字，今将贵州郑子尹所著二卷寄尔一阅^⑩。渠所补一百六十五文，皆许书本有之字^⑪，而后

世脱失者也。其子知同又附考三百字,则许书本无之字,而他书引《说文》有之,知同辨为不当有者也。尔将郑氏父子书细阅一遍,则知叔重原有之字^⑫,被传写逸脱者,实已不少。

纪渠侄近写篆字甚有笔力^⑬,可喜可慰,兹圈出付回。尔须教之认熟篆文,并解明偏旁本意。渠侄、湘侄要大字横匾^⑭,余即日当写就付归,寿侄亦当付一匾也^⑮。家中有李少温篆帖《三坟记》、《迁先茔记》^⑯,亦可寻出,呈澄叔一阅。澄弟作篆字,间架太散,以无帖意故也。邓石如先生所写篆字《西铭》、《弟子职》之类^⑰,永州杨太守新刻一套,尔可求郭意城姻叔拓一二分,俾家中写篆者有所摹仿。家中有褚书《西安圣教》、《同州圣教》^⑱,尔可寻出寄营,《王圣教》亦寄来一阅^⑲;如无裱者,则不必寄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京中一分,江西一分,想俱在家,可寄一部来营。

余疮痍略好,而癣大作,手不停爬,幸饮食如常。安庆军事甚好,大约可克复矣。此次未写信与澄叔,尔将此呈阅,并问澄弟近好。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注释】

- ①彗星:形状如彗(扫帚)的一种星星,古人认为它的出现是灾祸(尤其是兵灾)的预兆,称之为“妖星”。北斗:即北斗七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与摇光),形似斗勺,故名。紫微垣:在北斗以北、以北极为中

枢的星区。

- ②右辅：紫微垣内星宿。摇光：即北斗之一。
- ③天市：房心尾箕斗以北的星区。
- ④占验：即占候，占星，旧时依据天象变化来预测人事吉凶的一种迷信。
- ⑤省雇园丁来家：从省城雇请园丁到家中作工。
- ⑥课：课税，此处泛指督责勇夫种菜。
- ⑦浍(kuài)：田间小水沟。
- ⑧井田：上古土地制度。土地划分若“井”字形，故名。
- ⑨老圃(pǔ)：老菜农。
- ⑩郑子尹：即郑珍，字子尹，贵州遵义人，著名诗人、学者。穷三十年之力，著《说文逸字》二卷，是清代最早搜求《说文》逸字的专著。
- ⑪许书：学者习称许慎《说文解字》为许书。
- ⑫叔重：即许慎，字叔重。
- ⑬纪渠侄：曾国潢次子，字寿人，行科三，抚于曾国葆，官至广东惠潮嘉兵备道。
- ⑭湘侄：即曾国潢三子曾纪湘，字耀衡，行科九，未及二十而卒。
- ⑮寿侄：即曾国华庶子曾纪寿，字岳崧，行鼎三，官至江苏补用道、支应总局总办。
- ⑯李少温：即李阳冰，字少温，唐代文字学家与书法家。
- ⑰邓石如：清初著名书法家、篆刻家。
- ⑱《西安圣教》：唐代褚遂良所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楷书之碑，因立于西安大雁塔，俗称《西安圣教》、《雁塔圣教》或《褚圣教》。《同州圣教》：褚书临本之碑，立于陕西同州，故又称《同州圣教》。
- ⑲《王圣教》：唐僧怀仁集晋人王羲之行书，通称《集王书圣教序》，简称《王圣教》。

【评析】

此信真是意味无穷。传授种菜之法，巨细无遗，俨然乡间老菜

农；指点读书门径，却又有凭有据，纯然塾堂老经师。实际上，二者皆出自一位手握重兵的钦差大臣、肩负大任的封疆大吏之手。耕读传家久，真是发人深省啊！

谕纪泽(看读写作,阙一不可)

字谕纪泽:

前接来禀,知尔钞《说文》,阅《通鉴》,均尚有恒,能耐久坐,至以为慰。

去年在营,余教以看、读、写、作,四者阙一不可。尔今阅《通鉴》,算看字工夫;钞《说文》,算读字工夫。尚能临帖否?或临《书谱》,或用油纸摹欧、柳楷书,以药尔柔弱之体^①。此写字工夫,必不可少者也。尔去年曾将《文选》中零字碎锦分类纂钞^②,以为属文之材料^③,今尚照常摘钞否?已卒业否^④?或分类钞《文选》之词藻,或分类钞《说文》之训诂。尔生平作文太少,即以此代作字工夫,亦必不可少者也。

尔十余岁至二十岁虚度光阴,及今将看、读、写、作四字逐日无间,尚可有成。尔语言太快,举止太轻,近能力行“迟”、“重”二字以改救否?

此间军事平安。援贼于十九、二十、二十一日扑安庆后濠,均经击退。二十日自己刻起至五更止,猛扑十一次,亦竭力击退,以此当可化险为夷^⑤,安庆可望克复矣。

余癣疾未愈,每日夜手不停爬,幸无他病。皖南有

左、张，江西有鲍，均可放心。目下惟安庆较险，然过二十二之风波，当无虑也。

（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注释】

- ①药：治疗。
- ②零字碎锦：锦是有花纹的丝织品，后来也用以形容富于文彩的词句。
- ③属(zhǔ)文：作文。“属”有“联缀”之义。
- ④卒：完成。
- ⑤夷：平安。

【评析】

看、读、写、作，是书生的四大功课，任缺一项，都是缺陷。这是曾国藩的人生阅历，所以一再督责。

谕纪泽(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

字谕纪泽：

八月二十日胡必达、谢荣凤到，接尔母子及澄叔三信，并《汉魏百三家》、《圣教序》帖。二十二日谭在荣到，又接尔及澄叔二信，具悉一切。

蔡迎五竟死于京口江中^①，可异，可悯。兹将其口粮三两补去外，以银二十两振恤其家，朱运四先生之母仙逝，兹寄去奠仪银八两。蕙姑娘之女一贞于今冬发嫁^②，兹付去奁仪十两。家中可分别妥送。

大女儿择于十二月初三日发嫁，袁家已送期来否^③？余向定妆奁之资二百金，兹先寄百金回家，制备衣服，余百金俟下次再寄。其自家至袁家途费暨六十侄女出嫁奁仪，均俟下次再寄也。

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尔教导诸妹，敬听父训，自有可久之理。

牧云舅氏书院一席^④，余已函托寄云中丞^⑤，沅叔告假回长沙，当面再一提及，当无不成。余身体平安，二十日成服哭临^⑥，现在三日已毕，疮尚未好，每夜搔痒不止，幸

不甚为害。满叔近患疟疾^⑦，二十日全愈矣。此次未写澄叔信，尔将此呈阅。

（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注释】

- ①蔡迎五：曾国藩同乡，专为其送家信者。
- ②蕙姑娘：曾国藩二妹曾国蕙，“姑娘”即“姑妈”，此处随晚辈口气称之。
- ③送期：即纳吉，男家选定婚期，然后备礼，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
- ④舅氏：舅父。
- ⑤寄云中丞：湖南巡抚毛鸿宾，字寄云，“中丞”是清人对巡抚的尊称。
- ⑥成服：本指丧家亲属在死者入棺后穿孝服，此处指臣民为咸丰帝国丧着丧装。哭临：专指臣民为帝王之丧举行的哀悼仪式。
- ⑦满叔：指曾贞干，国藩季弟。

【评析】

总督嫁女，妆奁之银仅二百两，这在当时官场，确实十分罕见。但曾国藩坚信：“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人的欲望无穷，一旦奢侈成习，金山银山也有吃空之时。而且在曾国藩看来，身处乱世，只有戒奢才能避祸远害，否则人心不服，天意也将忌之。

谕纪泽(分类目录,贵在精当)

字谕纪泽:

接尔八月十四日禀并日课一单^①、分类目录一纸^②,日课单批明发还。

目录分类,非一言可尽。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钞之法。若从本原论之,当以《尔雅》为分类之最古者^③。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鸟兽草木,皆古圣贤人辨其品汇^④,命之以名,《书》所称大禹主名山川^⑤,《礼》所称黄帝正名百物是也^⑥。物必先有名,而后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原。舟车弓矢,俎豆钟鼓^⑦,日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⑧,必先有器而后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君臣上下,礼乐兵刑,赏罚之法,皆先王立事以经纶天下^⑨,或先有事而后有字,或先有字而后有事,故又必知万事之本,而后知文字之原。

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后有文词。《尔雅》一书,如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草木、释鸟兽虫鱼,物之属也;释器、释宫、释乐,器之属也;释亲,事之属也;释诂、释训、释言,文词之属也。《尔雅》之

分类，惟属事者最略^⑩；后世之分类，惟属事者最详。事之中又判为两端焉：曰虚事，曰实事。虚事者，如经之“三礼”、马之“八书”、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区别门类是也^⑪。实事者，就史鉴中已往之事迹，分类纂记，如《事文类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及我朝《渊鉴类函》、《子史精华》等书是也^⑫。

尔所呈之目录，亦是钞摘实事之象，而不如《子史精华》中目录之精当。余在京藏《子史精华》，温叔于二十八年带回^⑬，想尚在白玉堂，尔可取出核对，将子目略为减少。后世人事日多，史册日繁，摘类书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势所必然。尔即可照此钞去，但期与《子史精华》规模相仿，即为善本。其末附古语鄙谚，虽未必无用，而不如径摘钞《说文》训诂，庶与《尔雅》首三篇相近也。余亦思仿《尔雅》之例钞纂类书，以记“日知月无忘”之效^⑭，特患年齿已衰，军务少暇，终不能有所成。或余少引其端，尔将来继成之可耳。

余身体尚好，惟疮久不愈。沅叔已拔营赴庐江、无为州，一切平安。胡宫保仙逝^⑮，是东南大不幸事，可伤之至！紫兼毫营中无之，兹付笔二十支、印章一包查收，蓝格本下次再付。澄叔处尚未写信，将此送阅。

（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四日）

【注释】

⑩日课：每日排定的应做之事。

- ②分类目录：曾纪泽所抄《古文碎锦》的分类目录。
- ③《尔雅》：我国最早的词典。
- ④品汇：品类。
- ⑤《书》：即《尚书》。
- ⑥《礼》：即《礼记》。
- ⑦俎(zǔ)豆：古代祭祀时盛祭品的器具。
- ⑧先王：上古贤明之王。
- ⑨经纶：本义为治丝，引申为治政、治国。
- ⑩属(zhǔ)事：做事。
- ⑪“三礼”：指《仪礼》、《周礼》与《礼记》三部儒家经书。马之“八书”：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与平准书。班之“十志”：班固所著《汉书》中的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与艺文志。“书”、“志”都是历史文献中记载典章文物、学术文化的一种体裁。“三通”：即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与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通记历代典章制度，合称“三通”。
- ⑫《事文类聚》：又叫《古今事文类聚》，南宋祝穆等人编。《白孔六帖》：原叫《经史类要》，唐人白居易编。《太平御览》：原叫《太平总类》，北宋李昉等人奉宋太宗敕命而编辑进呈。我朝：本朝。《渊鉴类函》：清代张英等人奉康熙帝旨意编纂。《子史精华》：康熙帝敕命儒臣所编。以上皆为类书，分类集纂历代文献精要，以备检查。
- ⑬二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1838)。
- ⑭“日知月无忘”：孔子弟子子张说：每日知其所不知，每月不忘其已知，便是好学。
- ⑮胡宫保：即胡林翼，字貺(kuàng)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官至湖北巡抚，加太子太保。宫保即太子太保、太子少保，通常作为一种恩典与荣耀授与有功劳的大臣。

【评析】

有的人教子,只知一味督责,而几乎从不予以辅导。曾国藩却不是这样,比如功课,既提出明确要求,更注意及时检查、批改,进而详细解说。写字作文是曾国藩的强项,平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自不必说,即如摘抄典故与训诂这样的童子功夫,他也不厌其烦,娓娓讲解,甚至说“或余少引其端,尔将来继成之”。难得,真是难得!

谕纪泽(惟勤俭可以持久)

字谕纪泽儿：

昨见尔所作《说文分韵解字凡例》，喜尔今年甚有长进，因请莫君指示错处。莫君名友芝，字子偲^①，号邵亭^②，贵州辛卯举人^③，学问淹雅^④，丁未年在琉璃厂与余相见^⑤，心敬其人。七月来营，复得畅谈。其学于考据、词章二者皆有本原^⑥，义理亦践修不苟^⑦。兹将渠批订尔所作之《凡例》寄去^⑧，余亦批示数处。

又寄银百五十两，合前寄之百金，均为大女儿于归之用^⑨。以二百金办奁具^⑩，以五十金为程仪^⑪，家中切不可另筹银钱，过于奢侈。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

又寄丸药二小瓶，与尔母服食。尔在家常能早起否？诸弟妹早起否？说话迟钝、行路厚重否？宜时时省记也。

涤生手示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注释】

①偲(sī)：朋友之间，互相以善相切责。

②邵(hǔ)：古地名。

- ③辛卯举人：即辛卯科举人，辛卯年中的举人。道光辛卯为1831年。
- ④淹雅：淹深而雅正，形容学问深厚而纯正。
- ⑤丁未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琉璃厂：北京城南一条街，以经营书、画与古玩著名。
- ⑥考据：根据训诂、校勘和搜求文献而研究历史或历史语言的学问。
- ⑦义理：有时指理学中的一个哲学范畴，有时径指理学，此处则有“道德修养”的意思。践修：道德实践。
- ⑧渠：人称代词，他。
- ⑨大女儿：曾纪静。于归：出嫁。“于”是语气助词。
- ⑩奁（lián）具：本义为存放梳妆品的器具，后特指嫁女时所备的衣物。
- ⑪程仪：原义是指送给远行之人的财物，此处指娘家父母送给女儿的奁资，俗称“压箱钱”。

【评析】

年轻人做事，有时存在两种极端，或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曾国藩把儿子的习作交名家批订，大概兼有纠错与鼓励两层含意吧。而“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自是不易之论，故一再告诫。

谕纪泽(总要养得胸怀博大活泼)

字谕纪泽：

初四夜接尔二十六号禀^①。所刻《心经》^②，微有《西安圣教》笔意。总要养得胸次博大活泼^③，此后更当有长进也。

尔去年看《诗经注疏》已毕否？若未毕，自当补看，不可无恒耳。

讲《通鉴》，即以我过笔者讲之亦可^④。将来另购一部，尔照我之样，过笔一次可也。……新写“闷深肃穆”四字，拓一分付回^⑤。

(咸丰九年五月十四日^⑥)

【注释】

①此信刻本误作“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检曾国藩咸丰九年五月初四日《日记》，正作“接家信，澄侯一件，纪泽一件。泽儿附有新刻《心经》一部，字体略似褚河南《西安圣教序》”。

②《心经》：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佛教经典。

③胸次：胸襟，气度。

④过笔：古书无标点，读书者以笔随文意点读，称为“过笔”。

⑤此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⑥此据《湘乡曾氏文献》改。

【评析】

年轻人初学新事物，总需要鼓励。曾纪泽新刻《心经》，曾国藩则不仅予以夸奖，而且回赠自己的书法拓本，认作示范也可，认作切磋也可。高明！

谕纪泽(议接家眷来此相见)

字谕纪泽儿：

接沅叔信，知二女喜期^①，陈家择于正月二十八日入赘^②。澄叔欲于乡间另备一屋，余意即在黄金堂成礼，或借曾家垵头行礼，三朝后仍接回黄金堂，想尔母子与诸叔已有定议矣。兹寄回银二百两，为二女奁资^③；外五十金，为酒席之资，俟下次寄回(亦于此次寄矣)。

浙江全省皆失，贼势浩大，迥异往时气象。鲍军在青阳，亦因贼众兵单，未能得手，徽州近又被围。余任大责重，忧闷之至！疮癣并未少减，每当痛痒极苦之时，常思与尔母子相见。因贼氛环逼，不敢遽接家眷。又以罗氏女须嫁^④，纪鸿须出考，且待明春察看。如贼焰少衰^⑤，安庆无虞^⑥，则接尔母带纪鸿来此一行，尔夫妇与陈婿在家照料一切^⑦。若贼氛日甚，则仍接尔来此一行。明年正二月，再有准信。

纪鸿县府各考^⑧，均须请邓师亲送。澄叔前言纪鸿至书院读书，则断不可。

前蒙恩赐遗念衣一、冠一、搬指一、表一^⑨，兹用黄箱送回(宣宗遗念衣一、玉佩一，亦可藏此箱内)，敬谨尊藏，

此嘱。

涤生手示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注释】

- ①二女：曾纪耀。喜期：婚期。
- ②入赘：男子到女家结婚并成为女方家庭成员，即民间所说的“倒插门”。
- ③奩资：为嫁女所准备的财物。
- ④罗氏女：许配罗家之女，即第三女曾纪静，嫁罗泽南之子罗允升。
- ⑤少：稍稍。
- ⑥无虞：无恙，无事。
- ⑦陈婿：即陈远济，字松生，湖南茶陵人。其父陈源究，与曾国藩为会试同年，情谊深厚。陈远济幼年丧母，少年丧父，这才为曾家招赘。光绪四年（1878），作为参赞随曾纪泽出使法国，夫妇相继死于他邦。
- ⑧县府各考：由知县主持的县试、由知府主持的府试等童试。
- ⑨遗念：将死者遗物赠与生者作为念想。清制，皇帝死后，大臣总会分得一些遗念衣物。搬指：又叫“扳指”、“班指”，一般用象骨制作，套于右手拇指，射箭时用。后来变为装饰之物，用象牙或晶玉做成。

【评析】

军情不利，任大责重，忧闷之至，且又当疮痍痛痒极苦之时，任是什么理学名臣、什么军事统帅，也不禁“常思与尔母子相见”，这也是人伦真情的自然流露。

谕纪泽(尔性宜作五言,当多读古诗)

字谕纪泽:

正月十三、四,连接尔十二月十六、二十四两禀,又得澄叔十二月二十二一缄、尔母十六日一缄,备悉一切。尔诗一首,阅过发回。尔诗笔远胜于文笔,以后宜常常为之。余久不作诗而好读诗,每夜分辄取古人名篇高声朗诵^①,用以自娱。今年亦当间作二三首,与尔曹相和答,仿苏氏父子之例^②。

尔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骏,大约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余所选十八家诗,凡十厚册,在家中,此次可交来丁带至营中。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③,必与尔性质相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④,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⑤,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尔之质性,虽与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将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实《六经》外之巨制^⑥,文字中之尤物也^⑦。

尔于小学粗有所得,深用为慰。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⑧。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从事戎行,未能卒业,冀尔竟其绪耳^⑨。

余身体尚可支持，惟公事太多，每易积压。癣痒迄未甚愈。家中索用银钱甚多，其最要紧者，余必付回。京报在家^⑩，不知系报何喜？若节制四省^⑪，则余已两次疏辞矣，此等空空体面，岂亦有喜报耶？

（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注释】

- ①辄(zhé):总是。
- ②苏氏父子:指北宋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 ③曹:曹丕。阮:阮籍。陶:陶潜。鲍:鲍照。谢:谢灵运。
- ④李:李白。杜:杜甫。韩:韩愈。白:白居易。
- ⑤苏:苏轼。黄:黄庭坚。陆:陆游。元:元好问。
- ⑥《六经》:《诗》、《书》、《礼》、《易》、《春秋》与《乐经》。
- ⑦尤物:特异的人物,珍贵的物品。“尤”即“不寻常的”。
- ⑧问津:询问渡口在哪里。“津”即“渡口”。后来引伸为“探究”、“尝试”。
- ⑨冀:希望。竟:完成。绪:前人没有完成的功业。
- ⑩京报:清代民营日报,据邸报(政府官报)翻印,主要报导官员任免与朝廷谕旨。
- ⑪节制四省:即调度管束江、浙、皖、赣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

【评析】

曾纪泽才思清逸,能古雅而不能雄骏,所以曾国藩教之宜作五言,且当取汉魏六朝之曹、阮、陶、鲍、谢之诗读之,这便是因材施教。但曾国藩同时指出,还须研究雄骏一派,以开拓心胸,扩充气魄,如此才能穷极变态,兼取其长。否则昧于一面,难免偏执。

谕纪泽(责任太重,只好刻刻谨慎)

字谕纪泽儿:

二月十三日接正月二十三日来禀,并澄侯叔一信,知五宅平安,二女正月二十日喜事诸凡顺遂,至以为慰。

此间军事如恒。徽州解围后^①,贼退不远,亦未再来犯。左中丞进攻遂安^②,以为攻严州、保衢州之计^③。鲍春霆顿兵青阳,近未开仗。洪叔在三山夹收降卒三千人^④,编成四营。沅叔初七日至汉口,十五后当可抵皖。李希帅初九日至安庆^⑤,三月初赴六安州。多礼堂进攻庐州^⑥,贼坚守不出。上海屡次被贼扑犯,洋人助守,尚幸无恙。

余身体平安,今岁间能成寐,为近年所仅见。惟圣眷太隆^⑦,责任太重,深以为危,知交有识者,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谨慎,存一临深履薄之想而已^⑧。

今年县考在何时?鸿儿赴考,须请寅师往送。寅师父子一切盘费^⑨,皆我家供应也……

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

【注释】

- ①徽州：清代府名，即今安徽省黄山市。
- ②左中丞：即左宗棠。左宗棠当时担任浙江巡抚，清代巡抚一般都兼右都御副使（国家监察机关副长官，与前代御史中丞职务相近）的虚衔，因此人们把中丞作为对巡抚的尊称。
- ③严州：清代府名，即今浙江省淳安、遂安、桐庐一带。衢州：清代府名，即今浙江省衢县、开化、龙游一带。
- ④洪叔：即曾国葆，字季洪。
- ⑤李希帅：即李续宜，字克让，号希庵，湖南湘乡人，湘军将帅，官至安徽巡抚。清代巡抚大多兼兵部侍郎衔或提督衔，管辖本省军事，所以也可称“帅”。
- ⑥多礼堂：即多隆阿，字礼堂，蒙古正白旗人，时任荆州将军，两年后在陕西被太平天国文王蓝大顺部击毙。庐州：今合肥。
- ⑦圣眷：皇上的恩眷。“圣”是封建时代臣民对皇帝的敬称。
- ⑧临深履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形容小心谨慎。
- ⑨盘费：盘缠，路费。

【评析】

本年正月三十日，曾国藩被授为协办大学士，身居宰相之列，故信中称“圣眷太隆，责任太重”。当重任，居高位，成功了还好说，失败了则无法交差，所以曾国藩在家信中也警醒自己时刻谨慎，牢记临深履薄之念。

谕纪泽(虽家事烦劳,犹远胜于寒士)

字谕纪泽儿:

三月十三日接尔二月二十四日安禀并澄叔信,具悉五宅平安。

尔至葛家送亲后^①,又须至浏阳送陈婿夫妇,又须赶回黄宅送亲,又须接办罗氏女喜事。今年春夏,尔在家中,比余在营更忙。然古今文人学人,莫不有家常琐事之劳其身,莫不有世态冷暖之撓其心^②。尔现当家门鼎盛之时,炎凉之状不接于目,衣食之谋不萦于怀^③,虽奔走烦劳,犹远胜于寒士困苦之境也。

尔母咳嗽不止,其病当在肺家^④。兹寄去好参四钱五分、高丽参半斤^⑤,好者如试之有效,当托人到京再买也。余近久不吃丸药,每月两逢节气^⑥,服归脾汤三剂。近来渴睡甚多^⑦,不知是好是歹。

军事平安,鲍公于初七日在铜陵获一大胜仗。少荃坐火轮船于初八日赴上海,其所部六千五百人当陆续载去。希庵所派救颍州之兵,颍郡于初五日解围^⑧。

第三女于四月二十二日于归罗家^⑨,兹寄去银二百五十两,查收。余不详,即呈澄叔一阅。此嘱。

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三月十四日)

【注释】

- ①送亲：旧时女子出嫁，家中须派一略有身份之男子率亲友陪送到婆家。
葛家是曾氏远房亲戚，所以纪泽出面送亲。
- ②撻：挠乱。
- ③萦：绕。
- ④肺家：肺部。
- ⑤高丽：又叫高句(gōu)丽，即今朝鲜。
- ⑥每月两逢节气：农历将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每月两个。
- ⑦迩来：近来。
- ⑧颍郡：清代府名，即今安徽阜阳、蒙城、霍丘一带。
- ⑨第三女：曾纪琛。于归：女子出嫁。

【评析】

曾国藩长年在外出督师，纪泽便为一家之主，家常琐事系于一身，所以曾国藩首先对其烦劳予以奖励、体谅，然后又明其责任，并以寒士困苦之境相比较，由此可见曾氏教子之严。

谕纪泽(进德修业,持之以恒)

字谕纪泽儿:

连接尔十四、二十二日在省城所发禀,知二女在陈家,门庭雍睦^①,衣食有资,不胜欣慰。

尔累月奔驰酬应^②,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③。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④。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自觉耳。

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若能从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自尔精进而不觉^⑤。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尔前作诗,差有端绪^⑥,近亦常作否?李、杜、韩、苏四家之七古,惊心动魄,曾涉猎及之否^⑦?

此间军事,近日极得手。鲍军连克青阳、石埭、太平、泾县四城,沅叔连克巢县、和州、含山三城暨铜城闸、雍家镇、裕溪口、西梁山四隘^⑧,满叔连克繁昌、南陵二城暨鲁港一隘^⑨。现仍稳慎图之,不敢骄矜。

余近日疮癣大发,与去年九十月相等,公事丛集,竟日忙冗,尚多积阁之件^⑩,所幸饮食如常。每夜安眠或二更三更之久,不似往昔彻夜不寐。家中可以放心。此信并呈澄叔一阅,不另致也。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注释】

- ①门庭:家庭。雍睦:和谐,和睦。
- ②累月:连月。
- ③无已:不止。已:止。
- ④有常:有恒。
- ⑤自尔:自然。
- ⑥端绪:头绪。
- ⑦涉猎:浏览群书,泛读而已。
- ⑧和州:今安徽和县。隘(ài):要隘。
- ⑨满叔:么叔,即曾贞干。
- ⑩积阁:积压。

【评析】

曾国藩以自己练习书法为例,说明“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进而明确指出纪泽短处,要求他痛下苦工,进之以猛,持之以恒,自然德业可进、学业可精。如此教子,远胜于那些盛气凌人的训斥、不切实际的要求。

谕纪泽纪鸿(读书可变化气质,立志即换骨金丹)

字谕纪泽、纪鸿儿:

今日专人送家信,甫经成行,又接王辉四等带来四月初十之信,尔与澄叔各一件,藉悉一切。

尔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①,与尔身体向来“轻”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尔当用油纸摹颜字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玄秘塔》,以药其病,日日留心,专从“厚重”二字上用工。否则字质太薄,即体质亦因之更轻矣。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②,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③。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④,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⑤,余谓立志即丹也……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注释】

- ①墨气：墨色。腴(yú)：丰肥。
- ②相(xiàng)：看相，看脸相、骨相、手相。“者”字据文意径补。
- ③骨相：骨骼相貌。迷信说法，人的贵贱是由他的骨相决定的。
- ④道光壬寅：即道光二十二年(1832)。
- ⑤金丹换骨：古代道教门徒炼金石为药丸，称为“金丹”，相信服了金丹便可收脱胎换骨之效，可以长生不死。

【评析】

读书可以养气，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即是此理。但万事皆须有恒，有恒即须有毅力，毅力又皆从志向而出。若此信仅此而止，犹不免于说教，但曾国藩总是善于现身说法，每每从自身说开去。自己做到了的，要求儿子做到；即使偶有自己没有做到的，也是自我切责，希望儿子引以为戒。这种教育方法，自然容易服人。

谕纪泽(精研《文选》,手抄与摹仿并进)

字谕纪泽儿:

接尔四月十九日一禀,得知五宅平安。

尔《说文》将看毕,拟先看各经注疏,再从事于词章之学。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①,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

尔于小学既粗有所见,正好从词章上用功。《说文》看毕之后,可将《文选》细读一过。一面细读,一面钞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②,不手钞则不能记,不摹仿则不惯用。

自宋以后,能文章者不通小学,国朝诸儒,通小学者又不能文章。余早岁窥此门径,因人事太繁,又久历戎行^③,不克卒业,至今用为疚憾。尔之天分,长于看书,短于作文。此道太短,则于古书之用意行气,必不能看得谛当^④。目下宜从短处下工夫,专肆力于《文选》,手钞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笔稍有长进^⑤,则以后诂经读史^⑥,事事易于着手矣。

此间军事平顺。沅、季两叔皆直逼金陵城下。兹将沅信二件寄家一阅。惟沅、季两军进兵太锐,后路芜湖等处空虚,颇为可虑。余现筹兵补此瑕隙,不知果无疏失否?余身体平安,惟公事日繁,应复之信积阁甚多,余件尚能料理,家中可以放心。此信送澄叔一阅,余思家乡茶叶甚切,迅速付来为要。

(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注释】

- ①孟坚:即班固,字孟坚,汉代史学家、文学家。
- ②雅故之训:昔儒对字句的经典性的解释。
- ③戎行(háng):军中。
- ④谛当:准确。
- ⑤文笔:文词,文章。
- ⑥诂经读史:钻研经史。

【评析】

纪泽长于看书,短于作文,曾国藩针对这种情况,教导纪泽应专心研读《文选》,手抄与摹仿并进。这种重基础、补短处的学习方法,确实很有见地。

谕纪泽(宽贷袁婿,俟其改过)

字谕纪泽:

二十日接家信,系尔与澄叔五月初二所发。二十二日又接澄侯衡州一信,具悉五宅平安,三女嫁事已毕。

尔信极以袁婿为虑^①,余亦不料其遽尔学坏至此^②。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尔等在家,却不宜过露痕迹。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弃业已露出,则索性荡然无耻,拚弃不顾,甘与正人为仇,而以后不可救药矣。我家内外大小,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若久不悛改^③,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大约世家子弟^④,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所关颇大。

此间各路军事平安。多将军赴陕西,沅、季在金陵,孤军无助,不无可虑。湖州于初三日失守。鲍攻宁国,恐难遽克。安徽亢旱^⑤,顷间三日大雨,人心始安。谷即在长沙采买,以后澄叔不必挂心。此次不另寄澄叔信,尔禀告之。此嘱!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注释】

- ①袁婿：曾国藩大女纪静之夫，名秉桢，字榆生，湖南湘潭人。
- ②遽尔：忽然。
- ③俊(quàn)：悔改，改正错误。
- ④世家：世代作官之家。
- ⑤亢旱：大旱。

【评析】

民谚说：犯错误的是人，能宽恕的是神。西方人也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原谅他。曾国藩乍闻袁婿学坏，心中自然恼怒，但本着宽容之心，他还是开导儿子为袁婿存体面，希望他能够自我觉悟。如果一味冷落，致其破罐子破摔，那将会既误他人，又误自家。

谕纪鸿(衣食起居,当与寒士相同)

字谕纪鸿儿:

前闻尔县试幸列首选,为之欣慰。所寄各场文章^①,亦皆清润大方。昨接易芝生先生十三日信^②,知尔已到省。城市繁华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出外游戏征逐^③。兹余函商郭意城先生^④,在东征局兑银四百两^⑤,交尔在省,为进学之用^⑥。(如郭不在省,尔将此信至易芝生先生处借银亦可)^⑦。印卷之费,向例两学及学书共三分,尔每分宜送钱百千。邓寅师处谢礼百两。邓十世兄处送银十两,助渠买书之资。余银数十两,为尔零用及略添衣物之需。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应用之钱,不宜过啬(谢廉保二十千,赏号亦略丰)。谒圣后^⑧,拜客数家,即行归里。今年不必乡试,一则尔工夫尚早,二则恐体弱难耐劳也,此谕。

涤生手示

再,尔县考诗有错平仄者^⑨。头场(末句“移”)。二场(三句“禁”,仄声用者,“禁止”、“禁戒”也,平声用者,犹云受不住也,谚云“禁不起”)。三场(四句“节俭仁惠崇”系倒写否?十句“逸”仄声)。五场(九、十句失粘)。过院考时^⑩,务将平仄一一检点,如有记不真者,则另换一字。抬头处亦宜细心^⑪。再谕。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注释】

- ①各场文章:县试一般连考五场,每场一天,当场交卷。考试内容为四书文、试帖诗与性理论等。
- ②易芝生:即易良翰,曾家姻亲兼塾师。
- ③征逐:朋友间往来宴请。
- ④郭意城:即郭昆焘,字意城,郭嵩焘之弟,时在湖南巡抚幕中。
- ⑤东征局:即湖南东征筹饷军,专为东征安庆、金陵之湘军筹饷。
- ⑥进学:童生应试,被录取进入县学学习,叫做“进学”,俗称“中秀才”。
- ⑦将:持。
- ⑧谒圣:新取秀才依例在学宫文庙拜谒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称谒圣。
- ⑨平仄:近体诗须讲求声调,平声指阴平、阳平,仄声指上、去、入声,不可错乱。
- ⑩院考:学政(又称学院)主持的童试。
- ⑪抬头:旧时行文,遇有尊长处,须以空抬(空一格再写)、平抬(提一行再写)以示尊敬,称为抬头。

【评析】

世家子弟,往往自恃前辈权势财产,生活奢侈,日后很少能有大作为,所以曾国藩告诫纪鸿,在省城不可游戏征逐,只在寓中静

坐,而且衣食起居都要与别的穷书生一样,这样刻苦自励,将来也许能成大器。但纪鸿还是沾染了一些公子气,一旦父母去世,哥哥出使,他便困于科举,一再落第,三十四岁即病逝了。

谕纪泽(陶写性情,一生受用不尽)

字谕纪泽儿:

曾代四、王飞四先后来营,接尔二十日、二十六日两禀,具悉五宅平安。

和张邑侯诗^①,音节近古,可慰,可慰!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朓,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②,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③,但能多读古书^④,时时哦诗作字^⑤,以陶写性情^⑥,则一生受用不尽。第宜束身圭璧^⑦,法王羲之、陶渊明之襟韵萧洒则可^⑧,法嵇、阮之放荡名教则不可耳^⑨。

希庵丁艰^⑩,余即在安庆送礼,写四兄弟之名,家中似可不另送礼。或鼎三侄另送礼物,亦无不可,然只可送祭席、挽幛之类,银钱则断不必送,尔与四叔父、六婶母商之。希庵到家之后,我家须有人往吊,或四叔,或尔去,皆可,或目下先去亦可。

近年以来,尔兄弟读书,所以不甚耽搁者,全赖四叔照料大事,朱金权照料小事。兹寄回鹿茸一架、袍褂料一付,寄谢四叔。丽参三两、银十二两^⑪,寄谢金权。又袍褂料一付,补谢寅皆先生,尔一一妥送。家中贺喜之客,请

金权恭敬款接，不可简慢，至要，至要！

贤五先生请余作传，稍迟寄回。此次未写复信，尔先告之。家中有殿板《职官表》一书，余欲一看，便中寄来。钞本国史“文苑”、“儒林传”尚在否？查出禀知，此嘱。

涤生手草

（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

【注释】

- ①和：和诗，和词，仿照他人诗词的体裁、题材来作诗作词。邑侯：对县令的尊称。张邑侯：即湘乡县令张培仁，字紫莲。
- ②冲淡：冲和淡泊。“冲”有“谦虚”之义。
- ③科名：科举功名。禄位：官职。
- ④但：只要。
- ⑤哦诗：吟诗。
- ⑥陶写：娱养性情，解除郁闷。“陶”有“陶染”之义，“写”通“泻”，宣泄。
- ⑦第：但是，不过。束身：约束自己。圭璧：美玉。比喻人的美德。
- ⑧法：取法。襟韵：胸怀、气度。萧洒：潇洒。
- ⑨嵇：嵇康。阮：阮籍。二人皆魏晋名士。名教：礼教。
- ⑩丁艰：又叫“丁忧”，旧指遭逢父母之丧。
- ⑪丽参：即高丽参，朝鲜人参。

【评析】

自古文人，无意科名禄位者，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宁静潇洒，淡泊名利；二是狂傲放荡，违背名教。纪泽无意于科举，故曾国藩教之只可学王羲之、陶渊明，而不可学嵇康、阮籍。

谕纪泽(从韩文倔强处揣摩行气之法)

字谕纪泽儿：

接尔七月十一日稟并澄叔信，具悉一切。鸿儿十三日自省起程，想早到家？

此间诸事平安，沅、季二叔在金陵亦好，惟疾疫颇多，前建清醮^①，后又陈龙灯狮子诸戏，仿古大雉之礼^②，不知少愈否。

鲍公在宁国招降童海容一股^③，收用者三千人，余五万人悉行遣散，每人给钱一千。鲍公办妥此事，即由高淳东坝会剿金陵。希帅由六安回省，初三已到。久病之后，加以忧戚，气象黑瘦，咳嗽不止，殊为可虑。本日接奉谕旨^④，不准请假回籍，赏银八百，饬地方官照料。圣恩高厚，无以复加，而希帅思归极切，观其病象，亦非回籍静养，断难痊愈，渠日内拟自行具摺陈情也^⑤。

尔所作《拟庄》三首，能识名理^⑥，兼通训诂，慰甚，慰甚！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⑦，卿、云之跌宕^⑧，昌黎之倔强^⑨，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尔宜先于韩公倔

强处揣摩一番^⑩。京中带回之书，有《谢秋水集》（名文潋，国初南丰人），可交来人带营一看。澄叔处未另作书，将此呈阅。

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注释】

- ①清醮(jiǎo)：旧时和尚、道士为设道场，念经文、行法术以消灾灭祟。“建清醮”便是做道场。
- ②大雉(nuó)：古时候为驱鬼逐疫而举行的迷信仪式，众人头戴面具，手执刀棍以求消灾。
- ③童海容：太平军叛徒。本姓洪，避洪秀全讳而改，安徽无为人。曾封太平天国保王。
- ④谕旨：皇帝的命令。
- ⑤具摺：上奏摺，臣子向皇帝上书。
- ⑥名理：魏晋玄学术语，即辨析是非的学问。
- ⑦行气：此处指树立文章的要旨。
- ⑧卿、云：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字长卿）、扬雄（字子云）。跌宕：此处指文气纵横不拘，音韵顿挫铿锵。
- ⑨昌黎：指韩愈，以其地望（河北昌黎）称之。
- ⑩倔强：此处形容韩文气势卓绝。

【评析】

曾国藩最喜韩文，其诗文皆有拟韩之作。此处教纪泽从韩文倔强处揣摩文章行气之法，确为心得体会之言。由此我们可以领会这么一个道理：要想教导别人，必须确有真知灼见，一则足以服人，二则足以启发人。

谕纪泽(督抚和衷,皖省吏治当有起色)

字谕纪泽:

日内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为慰。

此间近状如常。各军士卒多病,迄未少愈。甘子大至宁国一行^①,归即一病不起^②。许吉斋座师之世兄名敬身号藻卿者^③,远来访我,亦数日物故^④。幸杨、鲍两军皆有转机,张凯章闻亦少瘥^⑤。三公无他故,则大局尚可为也。沅叔营中病者亦多。沅意欲调多公一军回援金陵。多公在秦,正当紧急之际,焉能东旋?且沅、季共带二万余人,仅保营盘,亦无请援之理。惟祝病卒渐愈,禁得此次风浪^⑥,则此后普成坦途矣。

李希庵于闰八月二十三日安庆开行,奔丧回里^⑦。唐义渠即于是日到皖^⑧。两公于余处皆以长者之礼见待,公事毫无掣肘^⑨。余亦推诚相与^⑩,毫无猜疑。皖省吏治^⑪,或可渐有起色^⑫。

余近日癖疾复发,不似去秋之甚。眼蒙则逐日增剧,夜间几不复能看字。老态相催,固其理也……

(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四日)

【注释】

- ①甘子大:即甘晋,曾国藩的幕僚。
- ②一病不起:不治身亡。
- ③许吉斋:即许乃安,字榕皋,号吉斋,曾担任道光十四年(1834)湖南乡试监考官,曾国藩即在这次乡试考中举人。座师:乡试、会试中考中举人、进士者,称考官为座师。
- ④物故:婉转之词,指人死了。
- ⑤少瘥(chài):病情好转,病快好了。少:稍微。瘥:痊愈。
- ⑥禁(jīn):耐受,能够承受。
- ⑦奔丧(sāng):在外子女赶回家为父母守孝。
- ⑧唐义渠:即唐训方,字义渠,湖南常宁人。原为湖军水师将领,此时受李续宜之保荐,代理安徽巡抚。
- ⑨掣(chè)肘:干扰、妨碍他人做事。
- ⑩推诚相与:诚心相待。
- ⑪吏治:政绩,官风。
- ⑫起色:情况好转。

【评析】

此信将前线军情与后方吏治同时略为叙述,为的是让家中子弟放心,从中也可考见当日军政措置以及曾国藩的人际关系。

谕纪泽(安危之际,忧灼异常)

字谕纪泽儿:

接尔闰月禀,知澄叔尚在衡州未归^①,家中五宅平安,至以为慰。

此间连日恶风惊浪,伪忠王在金陵苦攻十六昼夜,经沅叔多方坚守,得以保全,伪侍王初三四亦至^②。现在金陵之贼数近二十万,业经守二十日,或可化险为夷。兹将沅叔初九、十与我二信寄归,外又有大夫第信^③,一慰家人之心。

鲍春霆移扎距守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④,虽病弁太多^⑤,十分可危,然凯军在城主守,春霆在外主战,或足御之。惟宁国县城于初六日失守,恐贼猛扑徽州、旌德、祁门等城,又恐其由间道径窜江西^⑥,殊可深虑。

余近日忧灼,迥异寻常气象,与八年春间相类。盖安危之机,关系太大,不仅为一己之身名计也。但愿沅、霆两处幸保无恙,则他处尚可徐徐补救。此信送澄叔一阅,不详。

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

【注释】

- ①衡州：衡阳。
- ②伪侍王：即李世贤，李秀成堂弟，太平天国侍王。“伪”是诬称。
- ③大夫第：曾国荃于咸丰九年在家乡修建的宅第，甚为华美。
- ④郡城：即宁国府治所在地宣城。宣城曾长期设郡。
- ⑤弁：士兵，下级军官。
- ⑥间(jiàn)道：偏僻小路。

【评析】

金陵围师的反包围，徽州驻军的守卫战，前线、后方同时吃紧，难怪曾国藩在信中称为“恶风惊浪”。好在他能够大处着眼，牢牢把握沅、霆两军不出大错，其他地方的疏失，尽可徐徐补救。日后战局也正是按照他预定的设想发展的。

谕纪泽(老年心血亏损,欲尔来营省视)

字谕纪泽儿:

旬日未接家信,不知五宅平安如常否?

此间军事,金柱关、芜湖及水师各营,已有九分稳固可靠;金陵沅叔一军,已有七分可靠;宁国鲍、张各军,尚不过五分可靠。此次风波之险,迥异寻常。余忧惧太过,似有怔忡之象^①,每日无论有信与无信,寸心常若皇皇无主^②。前此专虑金陵沅、季大营或有疏失,近日金陵已稳,而忧惶战栗之象不为少减,自是老年心血亏损之症。欲尔再来营中省视,父子团聚一次。一则或可少解怔忡病症,二则尔之学问亦可稍进。或今冬起行,或明年正月起行,禀明尔母及澄叔行之。尔在此住数月归去,再令鸿儿来此一行。

寅皆先生明年定在大夫第教书,鸿儿随之受业^③。金二外甥有志向学^④,尔可带之来营。余详日记中。此谕。

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十月初四日)

【注释】

- ①怔忡(zhèng chōng):忧虑不安的样子。
- ②皇皇:即惶惶。
- ③受业:拜师学习。
- ④金二:即王镇鏞,曾国藩二妹国蕙之子。“金二”是他的族中排号。向学:读书,从事学问。

【评析】

家书是真情的流露,无须矫饰做作,此信坦言心中仓皇之象,足见战事之激烈。但也就在这种境况下,曾国藩仍惦记着家中子侄的学业,实属难得。

谕纪泽(欲治小学,须探讨字形、训诂与音韵)

字谕纪泽儿:

十月初十日接尔信与澄叔九月二十日县城发信,具悉五宅平安,希庵病亦渐好,至以为慰。

此间军事,金陵日就平稳,不久当可解围。沅叔另有二信,余不赘告。鲍军日内甚为危急,贼于湾沚渡过河西,梗塞霆营粮路。霆军当士卒大病之后,布置散漫,众心颇怨,深以为虑。鲍若不支,则张凯章困于宁国郡城之内,亦极可危。如天之福,宁国亦如金陵之转危为安,则大幸也。

尔从事小学、《说文》,行之不倦,极慰,极慰。小学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说文》为宗,古书惟大、小徐二本^①,至本朝而段氏特开生面,而钱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参观^②;言训诂者以《尔雅》为宗,古书惟郭注、邢疏^③,至本朝而邵二云之《尔雅正义》、王怀祖之《广雅疏证》、郝兰皋之《尔雅义疏》^④,皆称不朽之作;言音韵者以《唐韵》为宗^⑤,古书惟《广韵》、《集韵》^⑥,至本朝而顾氏《音学五书》乃为不刊之典^⑦,而江(慎修)、戴(东原)、段(茂堂)、王(怀祖)、孔(巽轩)、江(晋三)诸作^⑧,亦可参观。尔欲于小学钻研

古义，则三宗如顾、江、段、邵、郝、王六家之书，均不可不涉猎而探讨之。

余近日心绪极乱，心血极亏，其慌忙无措之象^⑨，有似咸丰八年春在家之时，而忧灼过之，甚思尔兄弟来此一见，不知尔何日可来营省视？仰观天时，默察人事，此贼竟无能平之理。但求全局不遽决裂，余能速死，而不为万世所痛骂，则幸矣。

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

【注释】

- ①大、小徐二本：“大徐”指徐铉，“小徐”指徐锴。兄弟二人都是五代、宋初间著名的文字学家。徐锴著《说文解字系传》，即“小徐本”，徐铉则奉诏校补《说文》，世称“大徐本”。
- ②钱坫(diàn)：字献之，嘉定人，著《说文解字斠詮》十四卷。王筠：字贯山，山东安丘人，有《说文解字句读》三十卷行世。桂馥：字冬卉，山东曲阜人，著《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传世。
- ③郭注：晋郭璞《尔雅注》。邢疏：宋邢昺《尔雅疏》。
- ④邵二云：即邵晋涵，字二云，浙江余姚人，清代学者。郝兰皋：即郝懿行，字恂九。山东栖霞人，清代学者。
- ⑤《唐韵》：唐人孙愐据隋人陆法言之《切韵》增订而成，后经礼部颁布，一度成为科举取士的官韵，现已佚。
- ⑥《集韵》：宋丁度等奉旨据陈彭年的《广韵》修订而成。
- ⑦顾氏《音学五书》：即顾炎武《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与《古韵表》的合编。
- ⑧江：即江永，字慎修，著《音学辨微》一卷。戴：即戴震，字东原，著有《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孔：即孔广森，字众仲，号巽轩，戴震的学生，著

《诗声类》。

⑨无措：失措。

【评析】

战事危急、心绪忙乱之际，曾国藩还能为子弟详细开示书目，指点途径，实属难得！想来也是强敌难平而佳儿可教的缘故吧。现在有些家长，常常因公事龃龉而迁怒于家人，实不可取。

谕纪泽纪鸿(查问举止与学业)

字谕纪泽、纪鸿儿：

日内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

此间军事，金陵于初五日解围，营中一切平安，惟满叔有病未愈。目下危急之处有三：一系宁国鲍、张两军粮路已断，外无援兵；一系旌德朱品隆一军被贼围扑，粮米亦缺；一系九洲之贼窜过北岸^①，恐李世忠不能抵御^②。大约此三处者断难幸全。

余两月以来，十分忧灼，牙疼殊甚，心绪之恶，甚于八年春在家、十年春在祁门之状。尔明年新正来此^③，父子一叙，或可少纾忧郁^④。

尔近日走路，身体略觉厚重否？说话略觉迟钝否？鸿儿近学作试帖诗否？袁氏婿近常在家否？尔若来此，或带袁婿与金二外甥同来亦好。

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注释】

①九洲：金陵城下江中小岛，系太平军要塞之一。

②李世忠：原名昭寿，字良臣，号松崖，河南固始人，少为痞徒，心志不定，摇

摆于捻军、清军与太平军之间，咸丰八年再度献城降清，官至江南提督，光绪七年被安徽巡抚捕杀。

③新正(zhēng)：新春正月。

④少：稍微。纾(shū)：解除，排除。

【评析】

军情处处可危，心情日日作恶，但曾国藩还是在信末追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检查儿辈的举止言谈与科名功课，并且还想到了女婿与外甥的教育问题。由此可见，教育后辈，不仅在于言词督责，而且更重在真情关怀。

谕纪泽(诗文立意,须有超群离俗之想)

字谕纪泽儿:

二十九接尔十月十八在长沙所发之信,十一月初一又接尔初九日一禀,并与左镜和唱酬诗及澄叔之信,具悉一切。

尔诗胎息近古^①,用字亦皆的当^②。惟四言诗最难有声响,有光芒,虽《文选》、韦、孟以后诸作^③,亦复尔雅有余^④,精光不足^⑤。扬子云之《州箴》、《百官箴》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⑥,渊渊之声^⑦。余生平于古人四言,最好韩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张署文》、《进学解》、《送穷文》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响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铭词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圣德》各四言诗,亦皆于奇崛之中迸出声光,其要不外意义层出、笔仗雄拔而已^⑧。自韩公而外,则班孟坚《汉书·叙传》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隽雅者。尔将此数篇熟读成诵,则于四言之道自有悟境。

镜和诗雅洁清润,实为吾乡罕见之才,但亦少奇矫之致。凡诗文欲求雄奇矫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蹊^⑨。尔前信读《马汧督谏》^⑩,谓其沉郁似《史

记》，极是，极是。余往年亦笃好斯篇^⑩，尔若于斯篇及《芜城赋》、《哀江南赋》、《九辩》、《祭张署文》等篇吟玩不已^⑪，则声情自茂，文思汨汨矣。

此间军事，危迫异常，九洑洲之贼纷窜江北，巢县、和州、含山俱有失守之信。余日夜忧灼，智尽能索^⑫，一息尚存^⑬，忧劳不懈，他非所知耳^⑭！

尔行路渐重厚否？纪鸿读书有恒否？至为廑念^⑮。余详日记中。

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注释】

①胎息：本说道家气功的一种呼吸方法，引申为“脱胎于”、“取法”。

②的当(dí dāng)：确切，恰当。

③韦：唐代诗人韦应物。孟：唐代诗人孟浩然。

④尔雅：比较雅正。“尔”有“接近”之义。

⑤精光：神韵、文采。

⑥作作：光芒四射的样子。

⑦渊渊：浑厚的鼓声。

⑧要：要点，重点。笔仗：笔势。

⑨恒蹊：俗套，一般化的做法。

⑩《马汧督谏》：西晋文人潘岳名篇。汧(qiān)：地名，在陕西。

⑪斯：此，这。

⑫《芜城赋》：鲍照名作。《哀江南赋》：庾信名篇。《九辩》：战国时文人宋玉作。吟玩：吟诵，玩味。

⑬智尽能索：办法使尽，能力用光。索：尽。

⑭一息尚存：只要还有一口气。息：气息，呼吸。

⑮他非所知：其他的都不管了。

⑯廑(qín)念：殷切的关注与挂念。

【评析】

这封信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风格与内容、主题的关系问题，即“欲求雄奇矫变，总须有超群离俗之想”，说得极是。曾国藩还善于举明例证、指明方法，如论四言诗之悟境，他能举出一长串作品。论证韩诗“于奇崛中迸出声光”，这样便能虚实结合。否则，光有观点，难免流于空泛。

谕纪泽(迎葬季榛,必恭必恣)

字谕纪泽儿:

二十二三日连寄二信与澄叔,驿递长沙转寄^①,想俱接到。

季叔贲志长逝^②,实堪伤恻!沅叔之意,定以季榛葬马公塘^③,与高轩公合冢^④。尔即可至北港迎接。一切筑坟等事,稟问澄叔,必恭必恣^⑤。俟季叔葬事毕后^⑥,再来皖营可也。

尔现用油纸摹帖否?字乏刚劲之气,是尔生质短处,以后宜从“刚”字“厚”字用功,特囑。

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注释】

①驿递:旧时的邮递。

②贲(jī)志长逝:壮志未就,怀恨而死。

③榛(chèn):棺材。

④高轩公:即曾国藩叔父曾骥云,字高轩。冢(zhǒng):坟墓。

⑤恣(què):诚实,谨慎。

【评析】

曾贞干自幼体弱，此番助攻金陵，积劳成疾，本已请假离营，又因军情吃紧而返营，终至病卒。所以曾国藩格外痛心，一再叮嘱纪泽尽心迎葬，事毕方可来营省父。

谕纪泽(领会韩诗,当从怪奇诙谐处用心)

字谕纪泽儿:

十一日接十一月二十二日来禀,内有鸿儿诗四首。十二日又接初五日来禀,其时尔初自长沙归也。两次皆有澄叔之信,具悉一切。

韩公五言诗,本难领会,尔且先于怪奇可骇处、诙谐可笑处细心领会。可骇处,如咏落叶,则曰“谓是夜气灭,望舒陨其圆”^①;咏作文,则曰“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②。可笑处,如咏登科,则曰“侪辈妒且热^③,喘如竹筒吹”;咏苦寒,则曰“羲和送日出^④,恇怯频窥觐”^⑤。尔从此等处用心,可以长才力,亦可添风趣。

鸿儿试帖,大方而有清气,易于造就,即日批改寄回。

季叔奉初六恩旨追赠按察使,照按察使军营病故例议恤,可称极优,兹将谕旨录归。此间定于十九日开吊,二十日发引^⑥,同行者为厚四、甲二、甲六、葛圣山、江龙三诸族戚,又有员弁亲兵等数十人送之,大约二月可到湘潭。葬期若定二月底三月初,必可不误。

下游军事渐稳。北岸萧军于初十日克复运漕,鲍军粮路虽不甚通,而贼实不悍,或可勉强支持。此信送澄叔

一阅。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注释】

- ①望舒：神话中为月神驾车之神，后用来代指月亮。陨(yùn)：落。
- ②造次：仓卒，匆忙。
- ③侪(chāi)辈：同辈。“侪”即“辈”。热：眼热，羡慕，嫉妒。
- ④羲和：神话中为日神驾车之神。
- ⑤恇(kuāng)：怕。覘(chān)：偷看。
- ⑥发引：古时出殡，有人在柩车上执绋开路，叫“发引”，后来“发引”即指“出殡”。

【评析】

韩愈之诗，戛戛独造，但曾国藩却偏能从怪奇可骇处、诙谐可笑处领会，而且能一一指实，这便不是口传耳食之輩徒以泛泛之论自欺欺人者可与比拟。由此可见，教育并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它需要教育者具有丰富的知识。

谕纪泽(诸女须以耐劳忍气为要)

字谕纪泽儿：

萧开二来，接尔正月初五日禀，得知家中平安。罗太亲翁仙逝^①，此间当寄奠仪五十金、祭幛一轴^②，下次付回。

罗婿性情乖戾^③，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④，不知平日在三女儿之前，亦或暴戾不近人情否^⑤？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⑦。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⑧：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诰戒大妹、三妹忍耐顺受^⑨。吾于诸女妆奁甚薄^⑩，然使女果贫困，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⑪。目下陈家微窘，袁家、罗家并不忧贫，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鲍春霆正月初六日泾县一战后，各处未再开仗。春霆营士气复旺，米粮亦足，应可再振。伪忠王复派贼数万续渡江北，非希庵与江味根等来^⑫，恐难得手。

余牙疼大愈，日内将至金陵，一晤沅叔。此信送澄叔一阅，不另致。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注释】

- ①罗太亲翁：即曾国藩亲家翁罗泽南之父罗嘉旦。
- ②“此间”二字刻本删，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③乖戾：乖张，暴戾。
- ④无可如何：没办法，无可奈何。
- ⑤此二句刻本删。
- ⑥纲：封建社会的伦理准则。
- ⑦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有九柱支撑，地有四维维系。
- ⑧“记”字似衍。
- ⑨诰戒：告诫。
- ⑩妆奁：陪嫁的钱物。
- ⑪覆育：古人认为，天覆地载，万物才能生殖繁衍。“覆育”本指天地养育万物，后用来比喻父兄对子弟的保护、教育。
- ⑫江味根：即江忠义，字味根，江忠源的堂弟，湖南新宁人，积功官至广西提督。

【评析】

曾国藩身居相位，仍如此谆劝诸女忍耐顺受，一则可见封建礼教束缚之严，二则可见曾国藩自律之切。不过，退一步来说，对待子女家庭问题，父母也不便过多介入，只有息事宁人，方为上策。

谕纪泽(乱世得闲,莫负光阴)

字谕纪泽儿:

二月二十一日在运漕行次,接尔正月二十二日、二月初三日两禀,并澄叔两信,具悉家中五宅平安。大姑母及季叔葬事,此时均当完毕。

尔在团山嘴桥上跌而不伤,极幸,极幸:闻尔母与澄叔之意欲修石桥,尔写禀来,由营付归可也。《礼》云:“道而不径,舟而不游。”^①古之言孝者,专以保身为重。乡间路窄桥孤,嗣后吾家子侄,凡遇过桥,无论轿马^②,均须下而步行。

吾本意欲尔来营见面,因远道风波之险,不复望尔前来。且待九月霜降水落,风涛性定,再行寄谕定夺^③。目下尔在家饱看群书,兼持门户^④。处乱世而得宽闲之岁月,千难万难,尔切莫错过此等好光阴也。

余以十六日自金陵开船而上,沿途阅看金柱关、东西梁山、裕溪口、运漕、无为州等处,军心均为稳固,布置亦尚妥当,惟兵力处处单薄,不知足以御贼否?余再至青阳一行,月杪即可还省^⑤。南岸近亦吃紧:广匪两股窜扑徽州^⑥,古、赖等股窜扰青阳^⑦,其志皆在直犯江西,以营一

饱^⑧，殊为可虑。

澄叔不愿受沅之勋封^⑨，余当寄信至京，停止此举，以成澄志。尔读书有恒，余欢慰之至。第所阅日博，亦须札记一二条，以自考证。脚步近稍稳重否？常常留心！此嘱。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注释】

①《礼》：即《礼记》。“道而不经，舟而不游”，是说做子女的应爱惜父母给予的身体，行路时，要走安全的大路，不走偏僻的小路；过河时，要坐船，不要浮游。这才称得上孝。

②轿马：坐轿，骑马。

③定夺：决定事情的可否与去取。

④持门户：治家业，不使衰败。

⑤月杪：月末。

⑥广匪：太平军，尤指来自广西、广东的老牌太平军。

⑦古：古隆贤，太平天国奉王，次年投降。赖：赖文鸿，太平天国国王，同治三年战死。

⑧营：求。

⑨勋(yi)封：官员将自己应得的封诰，呈请改授给父祖、兄弟。勋：移。

【评析】

修桥、保身、遇桥下马、风涛性定再议省亲诸事，充分体现了曾国藩对子侄的一片深情。而“乱世得闲，莫负光阴”之诚，又说得何等殷切，何等语重心长，真是佛口婆心，令人深受感动。

谕纪泽(好文章须手抄熟读直至背诵)

字谕纪泽儿：

接尔二月十三日禀并《闻人赋》一首，具悉家中各宅平安。

尔于小学训诂，颇识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窥见汉魏六朝之门径，欣慰无已。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诸老^①，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末^②，知其一而昧其二^③，颇所不解。私窃有志^④，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晋人左思、郭璞，小学最深，文章亦逼两汉，潘、陆不及也）^⑤，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则至乐莫大乎是，即日当批改付归。

尔既得此津筏^⑥，以后便当专心一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张、左、郭，上而扬、马^⑦，而《庄》《骚》^⑧，而《六经》，靡不息息相通^⑨；下而潘、陆，而任、沈^⑩，而江、鲍、徐、庾，则词愈杂，气愈薄，而训诂之道衰矣。至韩昌黎出，乃由班、张、扬、马而上跻《六经》^⑪，其训诂亦甚精当。尔试观《南海神庙碑》、《送郑尚书序》诸篇，则知韩文实与汉赋相近，又观《祭张署文》、《平淮西碑》诸

篇，则知韩文实与《诗经》相近。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扬、马、班、张一鼻孔出气^⑫，尔能参透此中消息，则几矣。

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后宜将《文选》最惬意者熟读^⑬，以能背诵为断，如《两都赋》、《西征赋》、《芜城赋》及《九辩》、《解嘲》之类^⑭，皆宜熟读。《选》后之文，如《与杨遵彦书》（徐）、《哀江南赋》（庾），亦宜熟读。又经世之文如马贵与《文献通考》序二十四首^⑮，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文献通考》载之，《五礼通考》载之）^⑯，地理如顾祖禹之《州域形势叙》（见《方舆纪要》首数卷，低一格者不必读，高一格者可读，其排列某州某郡无文气者，亦不必读）^⑰。以上所选文，七篇三种，尔与纪鸿儿皆当手钞熟读，互相背诵。将来父子相见，余亦课尔等背诵也。

尔拟以四月来皖，余亦甚望尔来，教尔以文。惟长江风波，颇不放心，又恐往返途中抛荒学业^⑱，尔禀请尔母及澄叔酌示。如四月起程，则只带袁婿及金二甥同来；如八九月起程，则奉母及弟妹妻女合家同来。到皖住数月，孰归孰留，再行商酌。目下皖北贼犯湖北，皖南贼犯江西，今年上半年必不安静，下半年或当稍胜。尔若于四月来谒，舟中宜十分稳慎；如八月来，则余派大船至湘潭迎接可也。

涤生手示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注释】

- ①钱辛楣：即钱大昕，字辛楣，江苏嘉定（今上海市）人，清代著名学者。
- ②阂(hé)：阻隔。
- ③昧：蒙昧无知，不知。
- ④私窃：谦词，“私下”的意思。
- ⑤班：班固。张：张衡，字平子，东汉著名的天文学家与文学家。潘：潘岳，字安仁，西晋文学家。陆：陆机，字士衡，西晋文学家。
- ⑥津筏：“津”是渡口，“筏”是渡水之具，“津筏”便是比喻要诀、途径。
- ⑦扬、马：扬雄、司马相如。
- ⑧《庄》、《骚》：《庄子》、《离骚》。
- ⑨靡不：无不。
- ⑩任：任昉，南朝文学家。沈：沈约，南朝文学家。
- ⑪跻(jī)：登，升。
- ⑫一鼻孔出气：此处形容同一套路。
- ⑬愜(qiè)意：对什么事情感到心满意足。
- ⑭《两都赋》：班固名篇。《西征赋》：潘岳名作。《解嘲》：扬雄名篇。
- ⑮马贵与：即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宋元间史学家。著《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 ⑯丹元子：隋朝人，撰《步天歌》一卷。《步天歌》：以七字歌诀介绍星宿的天文读本。《五礼通考》：清代学者秦蕙田编。“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 ⑰顾祖禹：字瑞五，江苏无锡人，明末清初学者。撰《历代方輿纪要》一百三十卷，《历代州域形势》九卷是其第一部分。
- ⑱抛荒：浪费时间，荒废正事。

【评析】

前人说：书读百遍，其意自见。又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曾国藩这封信。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曾国藩教子，似乎有个固定套路：表扬优点、指示方法、提出要求，此信即是明显一例。这种教育方法，首先使受教者得到鼓舞，继而获得方法，最后明确责任，自然容易事半功倍，日进不已。这种方法，值得学习，值得提倡。

谕纪泽(尔能抗心希古,殊堪嘉慰)

字谕纪泽儿:

顷接尔禀及澄叔信,知余二月初四在芜湖下所发二信同日到家,季叔与伯姑母葬事皆已办妥。尔自赭山归来,俗务应稍减少。

此间近日军事最急者,惟石涧埠毛竹丹、刘南云营盘被围^①,自初三至初十,昼夜环攻,水泄不通。次则黄文金大股由建德窜犯景德镇^②。余本檄鲍军救援景镇^③,因石涧埠危急,又令鲍改援北岸,沅叔亦拨七营援救石涧埠。只要守住十日,两路援兵皆到,必可解围。又有捻匪由湖北下窜^④,安庆必须安排守城事宜。各路交警^⑤,应接不暇,幸身体平安,尚可支持。

《闻人赋》圈批发还^⑥。尔能抗心希古^⑦,大慰余怀。纪鸿颇好学否?尔说话走路,比往年较迟重否?

付去高丽参一斤,备家中不时之需。又付银十两,尔托赭山为我买好茶叶若干斤。去年寄来之茶,不甚好也。此信送与澄叔一看,不另寄。奏章谕旨一本查收。

涤生手示

(同治二年三月十四日)

【注释】

- ①石涧埠：清军江北重要营盘，在无为境内。毛竹丹：即毛有铭，字竹丹，湖南湘乡人。湘军将领，记名道员。刘南云：即刘连捷，字南云，湖南湘乡人，湘军将领，记名按察使。
- ②黄文金：广西博白人，绰号“黄老虎”，太平天国堵王。
- ③檄：以公文命令。景镇：景德镇。
- ④捻匪：即捻军，河南、江苏、山东一带由捻党发展起来的农民起义军，曾一度加入太平军。
- ⑤交警：交相告警。
- ⑥圈批：批阅。
- ⑦抗心：心志高尚。“抗”通“亢”，“高尚”的意思。希古：取法古贤。“希”通“晞”，“企望”的意思。

【评析】

此信前半叙军情调度，态度平和，后半夸学业进步，语气亲切，然后问言谈举止，只是淡淡一笔。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教子方法。否则，连篇累牍，要求不断，也难免使人生厌，反倒产生副作用。

谕纪鸿(既作秀才,便应往过科考)

字谕纪鸿儿:

接尔禀件,知家中五宅平安,子侄读书有恒,为慰。

尔问今年应否往过科考^①,尔既作秀才,凡岁考、科考^②,均应前往入场,此朝廷之功令^③,士子之职业也^④。惟尔年纪太轻,余不放心。若邓师能晋省送考,则尔凡事有所禀承,甚好,甚好。若邓师不赴省,则尔或与易芝生先生同往,或随圣山、镜和、子祥诸先生同伴,总须得一老成者照应一切,乃为稳妥。尔近日常作试帖诗否?场中细检一番,无错平仄,无错抬头也^⑤。此次未写信与澄叔,尔为禀告。

涤生手示

(同治二年五月十八日)

【注释】

- ①过:参加。科考:秀才参加乡试前的考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名列一、二、三等者方可择优应乡试。
- ②岁考:学政每年对秀才进行的例行考试。考试成绩分六等,前三等赏,后三等罚。
- ③功令:政府的法令。

- ④士子：读书人。职业：本职工作，份内该做的事情。
- ⑤抬头：古时行文的一种规定格式，凡遇皇室与尊长之处，须另起一行顶格甚至出格书写，以示尊敬，这叫做“抬头”。

【评析】

纪鸿作为次子，凡遇朝廷荫赐，均应尽先长兄，因而只有从科举上用功，方可在官场上有所施展。另外，纪鸿生性磊落，曾国藩怕他交上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所以信中叮嘱“总须有一老成者照应一切，乃为稳妥”。

谕纪鸿(已嫁之女,不可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公婆)

字谕纪鸿:

接尔澄叔七月十八日信并尔寄泽儿一函,知尔奉母于八月十九日起程来皖^①,并三女与罗婿一同前来。现在金陵未复^②,皖省南北两岸,群盗如毛,尔母及四女等姑嫂来此,并非久住之局。大女理应在袁家侍姑尽孝^③,本不应同来安庆,因榆生在此,故吾未尝写信阻大女之行。若三女与罗婿,则尤应在家事姑事母^④,尤可不必同来。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效浇俗小家之陋习也^⑤。三女夫妇若尚在县城、省城一带,尽可令之仍回罗家,奉母奉姑,不必来皖。若业已开行,势难中途折回,则可同来安庆一次,小住一月二月,余再派人送归。其陈婿与二女,计必在长沙相见,不可带之同来。俟此间军务大顺,余寄信去接可也。

涤生手示

(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

【注释】

- ①奉：侍奉。
- ②复：克复，收复。
- ③侍姑：侍奉婆母。
- ④事：服侍。
- ⑤浇俗：浇薄的、不纯朴的风俗。

【评析】

曾国藩作为统帅，身处军营，偶有家眷来营小住，本无不可，但已嫁之女双双对对长途而来，确也有些不当，何况他又是一位严于律己的理学门徒呢？而且“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等语，也说得十分在理，难怪他要作信劝阻了。

谕纪鸿(沿途不可误挂帅旗,不可惊动官长)

字谕纪鸿:

尔于十九日自家起行,想九月初可自长沙挂帆东行矣^①。船上有大“帅”字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经过府县各城,可避者略为避开,不可惊动官长,烦人应酬也^②。

余日内平安,沅叔及纪泽等在金陵亦平安。此谕。

涤生手示

(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注释】

①挂帆:升帆,扬帆。东行:向东行。

②应酬:款待他人,用以表示礼节。

【评析】

帅旗不可乱挂,这本是国家体制,但曾国藩还要特别嘱咐,家眷经过府县各城,当尽量回避,不要惊动官长,以免他人耗费钱财与精力。由此可见,他是非常体贴下属并且严于以身作则的。这在当时官场确属难得的表率了。

复纪瑞^①（勤俭持家，专心读书）

字寄纪瑞侄左右^②：

前接吾侄来信，字迹端秀，知近日大有长进。纪鸿奉母来此，询及一切，知侄身体业已长成，孝友谨慎^③，至以为慰。

吾家累世以来^④，孝弟勤俭^⑤。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⑥，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⑦。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⑧。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⑨，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

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⑩，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⑪，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⑫，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侄等处最顺之境，当最富之年，明年又从最贤之师，但须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愿吾侄早勉之也。

荫生尚算正途功名^⑬，可以考御史^⑭。待侄十八岁，即

与纪泽同进京应考。然侄此际专心读书,宜以八股、试帖为要,不可专恃荫生为基,总以乡试、会试能到榜前^⑮,益为门户之光。纪官闻甚聪慧^⑯,侄亦以“立志”二字,兄弟互相劝勉,则日进无疆矣。顾问近好。

涤生手示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注释】

- ①曾纪瑞:字伯祥,号符卿,行科四,曾国荃长子。
- ②左右:旧时书信开头时称呼对方,意思是不敢直呼其人,只能称其左右之人,表示恭敬。
- ③孝友:孝敬父母,友于兄弟。自“纪鸿”至“谨慎”,刻本删去。
- ④累世:祖祖辈辈。
- ⑤弟:通“悌”,本义为敬爱兄长,引申为自觉地顺从尊卑长幼之序。
- ⑥辅臣公:曾国藩高祖父。
- ⑦竟日:整天。
- ⑧一百:一百枚铜钱。
- ⑨一文:铜钱上铸有文字,故称一枚铜钱为一文。“一文”与下文“九十八文”不符“一百”之数,当有一误。
- ⑩昆弟:兄弟。“昆”又作“舅”,即“兄”。先世:先辈。
- ⑪着:穿,穿衣。
- ⑫无种:不是天生的。
- ⑬荫(yìn)生:封建时代,官员子弟不通过考试而是凭借前辈余荫而取得国子监生员资格的人。正途:清代官员之出身,有正途、杂流之分。由进士、举人、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与荫生而作官者,称正途,而由捐纳、议叙作官者,则叫杂流。功名:科举及第。
- ⑭御史:即监察御史,负责对官员的检举纠察。

⑮乡试：由皇帝钦派主考主持、在各省举行的考试，荫生录科后可以应试。

会试：由各省举人参加的、皇帝钦派总裁主持的礼部考试。

⑯纪官：纪瑞之弟，字钊农，号剡卿，后改字愚卿，号思臣，行科六。

【评析】

曾国荃与长兄不同，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的子弟也不免有些大手大脚，所以曾国藩在信中历数家史，告诫诸侄“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现在年轻，应当专心读书，不可专恃荫生为基。只要立定志向，无事不成。

谕纪泽(安庆付来之稿可用)

字谕纪泽儿：

二十四日申正之稟，二十六申刻接到^①。余于二十五日巳刻抵金陵陆营，文案各船亦于二十六日申刻赶到^②。

沅叔湿毒未愈，而精神甚好。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杀之。由安庆咨行各处之摺^③，在皖时未办咨札稿，兹寄去一稿。若已先发，即与此稿不符，亦无碍也。刻摺稿寄家可一二十分，或百分亦可。沅叔要二百分，宜先尽沅叔处，此外各处不宜多散。

此次令王洪陞坐轮船于二十七日回皖，以后送包封者仍坐舢板归去。包封每日止送一次^④，不可再多。尔一切以“勤谦”二字为主，至嘱。

顷见安庆付来之咨行稿甚妥，此间稿不用矣。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酉刻)

【注释】

①此二句刻本删。

②文案：明清两代在官衙中起草文书、掌管档案的幕僚。

③咨行：清制，督抚大员上奏朝廷的重要军政奏摺，须将主要内容行文通知相关的平行官员，叫做“咨行”。

④包封：文件包裹。

【评析】

金陵城破，曾国藩前往巡视，安庆大营便交付纪泽与留守幕僚代管。此后一个月间，父子二人几乎每日一封，通报情况，落实安排，纪泽也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这也是曾国藩教子一法。

谕纪泽(审校李秀成亲供已毕,近日起程回皖)

字谕纪泽:

日内北风甚劲,未接包封及尔禀信,余亦未发信也。

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两日内看该酋亲供,如校对房本误书^①,殊费目力。顷始具奏洪、李二酋处治之法^②。李酋已于初六正法,供词亦钞送军机处矣^③。

沅叔拟于十一二等日演戏请客,余亦于十五前后起程回皖。日内因天热事多,尚未将江西一案出奏^④,计非五日不能核定此稿。老年畏热,亦畏案牒之繁难。余将来金陵,即在英王府寓居^⑤,顷已派人修理矣。此谕。

涤生手示

(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

【注释】

①房本:明清会试墨卷汇编成书,称房墨,此处房本或即指此。

②洪、李二酋:指太平天国勇王洪仁达、忠王李秀成。洪仁达,天王洪秀全次兄,天京失陷,被湘军俘获,数日后被杀。酋:部落头领。

③军机处:清代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特设政务机构。

④江西一案:指江西督粮道周汝筠禀讦南康知县石昌猷袒匪杀良一案,廷旨命曾国藩查办。结案时,曾国藩奏称江西巡抚沈葆楨处理不当,“非寻常疏忽可比”。

⑤英王府：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在金陵的府第。

【评析】

李秀成亲供，经曾国藩亲笔审校并抄送军机处一份。从此留下一大公案，究竟曾氏是否窜改撕毁李供，至今仍无定论。稍后，曾国藩又命纪泽督率刻工赶印此稿，分咨各处。

谕纪鸿(考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

字谕纪鸿:

自尔起行后,南风甚多,此五日内却是东北风,不知尔已至岳州否^①?

余以二十五日至金陵,沅叔病已痊愈。二十八日戮洪秀全之尸^②,初六日将伪忠王正法。初八日接富将军咨^③,余蒙恩封侯,沅叔封伯。余所发之摺,批旨尚未接到,不知同事诸公得何懋赏^④,然得五等者甚少^⑤,余借人之力以窃上赏,寸心不安之至。

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⑥,万目所属。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及力去“傲”“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⑦,不可送条子^⑧。进身之始^⑨,务知自重。酷热尤须保养身体。此囑。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注释】

①岳州:即今岳阳。

②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道光三十年十月(1851年1月)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称天王。咸丰二年底

(1853)占领南京,立为国都,改名天京。同治三年(1864)四月病逝。

③富将军:即富明安,字治安,汉军正白旗人,江宁将军。

④懋赏:朝廷的盛大奖赏。“懋”通“茂”。

⑤五等:即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⑥门第:家庭地位,特指权势显赫的人家。

⑦场前:入场前,考试前。州县:州县官。

⑧送条子:托人情,走后门,舞弊。

⑨进身:出身,开始出仕做官。

【评析】

信中“余借人之力以窃上赏,寸心不安之至”等语,或许未必出于至诚,但用来教育身染“傲”“惰”二弊的小儿子,还是有必要的。此外,“进身之始,务知自重”二语,尤其说得郑重严正。讲明道理,“两不可”才易于遵守,不至轻犯。

谕纪泽(查明前人战功封赏)

字谕纪泽儿：

初九日接尔初六申刻之禀，知二十三日之摺^①，批旨尚未到皖，颇不可解，岂已递至官相处耶^②？

各处来信皆言须用贺表^③，余亦不可不办一分。尔请程伯敷为我撰一表^④，为沅叔撰一表。伯敷前后所作谢摺太多，此次拟另送润笔费三十金^⑤，盖亦仅见之美事也。

得五等之封者似无多人。余借人之力而窃上赏，寸心深抱不安。从前三藩之役^⑥，封爵之人较多，求阙斋西间有《皇朝文献通考》一部^⑦，尔试查《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几人，平准部封几人^⑧，平回部封几人^⑨，开单寄来。

伪幼主有逃至广德之说^⑩，不知确否？此谕。

涤生手示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注释】

①曾国藩奏报金陵破城之摺。

②官相：文华殿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清朝无宰相，由殿阁大学士负责内阁事务，其职权略同于前代宰相。

③贺表：臣子为国家喜庆之事而进贺的章奏。

- ④程伯敷：即程鸿诏，字伯敷，安徽黟县人，曾国藩的机要幕僚。
- ⑤润笔：请人作诗文书画而付的酬谢金。
- ⑥三藩之役：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在川、湘发动叛乱，靖南王耿继茂之子、平南王尚可喜之子相继响应，史称“三藩之乱”（“藩”即藩王），历经八年，被清政府武力平息。
- ⑦求阙斋：曾国藩书斋之名。
- ⑧平准：平定蒙古准葛尔部叛乱。
- ⑨平回：平定新疆回民暴动。
- ⑩伪幼主：即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长子，父死，称幼天王。本名洪天贵，后加一“福”字，即位后在名印下横刻“真主”二字，致清廷误认作“洪天福瑱”。本年秋间在江西被俘杀。

【评析】

与纪鸿信已称“然得五等者甚少”，与纪泽信又称“得五等之封者似无多人”，而“从前三藩之役，封爵之人较多”，因此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嘱咐纪泽查阅《封建考》，然后判定朝廷是否公平，兄弟四人，十二年辛苦，是否值得。

谕纪泽(发刻金陵报捷之摺)

字谕纪泽：

今早接奉二十九日谕旨，余蒙恩封一等侯、太子太保^①、双眼花翎^②，沅叔蒙恩封一等伯、太子少保、双眼花翎，李臣典封子爵^③，萧孚泗男爵^④。其余黄马褂九人^⑤，世职十人^⑥，双眼花翎四人(余兄弟及李、萧)^⑦。恩旨本曰包封抄回。兹先将初七之摺寄回发刻^⑧，李秀成供明日付回也。

涤生手示

(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展刻)

【注释】

- ①太子太保：本为辅导太子之官，后来只是大臣的加衔，并无实职。下文“太子少保”亦同。
- ②双眼花翎：清代官员官帽上的装饰，以孔雀翎插于冠后，以翎眼多者为贵，但最多也只有三眼，一般授与功勋卓著的大臣。
- ③李臣典：字祥云，湖南邵阳人，湘军将领，归德镇总兵，记名提督，以地道轰开金陵城者，入城时受伤，数日即卒。
- ④萧孚泗：湖南湘乡人，湘军将领，福建陆路提督，在金陵城破后，搜俘李秀成、洪仁达。
- ⑤黄马褂：清代官服，本为御前大臣等人专用，后作为对有军功之人的恩

赏。

⑥世职：世代承袭的官位。

⑦括号内文字刻本删。

⑧奏报处死李秀成并抄送李、洪之摺。

【评析】

金陵告克，曾国藩急忙上摺报捷，但姗姗来迟的谕旨，仅封侯、伯、子、男爵位各一名、黄马褂九名、世职十名，湘军将帅失望之情，可想而知。发刻报捷摺，正是为了表功吧。

谕纪泽(周案证人,各发路费,以示体恤)

字谕纪泽:

初十、十一二等日戏酒三日^①,沅叔料理周到,精力沛然,余则深以为苦。亢旱酷热,老人所畏,应治之事,多搁废者。江西周、石一案,奏稿久未核办,尤以为疚。自六月二十三日起,凡人证皆由余发给盘川^②,以示体恤。尔托子密告两司可也^③。

鄂刻地图,尔可即送一分与莫偲老^④。《轮船行江说》,三日内准付回,另纸缮写,粘贴大图空处。万簨轩、忠鹤皋及泰州、扬州各官^⑤,日内均来此一见。李少泉亦拟来一晤,闻余将以七月回皖,遂不来矣。此谕。

涤生手示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巳刻)

【注释】

①戏酒:(请人)看戏、喝酒。

②盘川:路费。又叫“盘缠”、“川资”。

③子密:即钱应溥,字子密,浙江嘉兴人。本为军机章京,后人曾国藩军幕,参与机要,官至工部尚书。两司: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分别负责一省之财政与司法。

④莫偲老：即莫友之，字子偲。

⑤万簏轩：即万启琛，字簏轩，江宁布政使。忠鹤皋：即忠廉，字鹤皋，江宁织造。

【评析】

为周、石讼案的证人发给路费，表现了曾国藩对属民的体恤之情，而将《轮船行江说》交付纪泽处理，又体现了他对纪泽的信任，纪泽与军工科技人员的接触也因而增多，对新知识的兴趣也更大了。

谕纪泽(明日登舟,月底到皖)

字谕纪泽:

二日未接尔禀,盖北风阻滞之故。此间十七日大风大雨,萧然便有秋气。

富将军今日来拜,鬯谈一切^①。余拟明日登舟,乘坐民船,不求其快,舟中须作周、石狱事一摺^②,非三四日不能了^③。沅叔处,无一人独坐之位,无一刻清静之时,故未办也。其他积阁之事,亦尚不少,皆须在船一为清理。到皖当在月杪矣^④。此嘱。

涤生手示

(同治三年七月十八日)

【注释】

①鬯(chàng):通“畅”。

②周、石狱事:即周汝筠、石昌猷互讼之案。

③了:了结。

④月杪(miǎo):月末,本月底。

【评析】

从“沅叔处无一人独坐之位,无一刻清静之时”两句话,可以看

出金陵破城后的忙乱情景；从归途了结积案，又可见曾国藩治事之勤勉。

谕纪泽(得旨免造报销,真中兴特恩)

字谕纪泽:

余于十九日回拜富将军,即起程回皖,约行七十里,乃至棉花堤。今日未刻发报后,长行顺风,行七十里泊宿,距采石不过十余里^①。

接奉谕旨,诸路将帅、督抚均免造册造报销^②,真中兴之特恩也^③。顷又接尔十八日禀,抄录封爵单一册。我朝酬庸之典^④,以此次最隆,愧悚战兢,何以报称^⑤?尔曹当勉之矣。

涤生手示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注释】

①采石:即采石矶,皖东当涂县长江险要之处。

②清制,军需报销,立有详明条例,但皆对国家正规军队而言。金陵收复,户部以各路将帅督抚招募练勇,经费又大多由地方政府垫拨,所以奏请将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收支情况,免办造册报销,只需汇报简明清单。此奏得到皇帝谕旨允准。

③中兴:复兴,复兴之朝。

④庸:功劳。

⑤报称:报答,对得起。

【评析】

军兴以来，各路将帅、督抚的银钱出入，大多数是一本糊涂帐，若按例查核，将何以保存功臣体面？于是清廷顺水推舟，让曾国藩等人着实感激了一番。加上酬功之典，此次不薄，所以信末才有“愧悚战兢，何以报称”的表白、“尔曹勉之”的告诫。

谕纪鸿(做人要谦敬,择交要慎重)

字谕纪鸿:

自尔还湘启行后,久未接尔来禀,殊不放心。今年天气奇热,尔在途次平安否^①?

余在金陵,与沅叔相聚二十五日,二十日登舟还皖,体中尚适。余与沅叔,蒙恩晋封侯伯,门户太盛,深为祗惧^②。尔在省以“谦”“敬”二字为主,事事请问意臣、芝生两姻叔,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③。十六日出闱,十七八拜客,十九日即可回家。九月初在家听榜信后^④,再起程来署可也^⑤。择交是第一要事^⑥,须择志趣远大者。此嘱。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注释】

①途次:旅途中。

②祗(zhī)惧:感激皇恩,深恐无以报答。“祗”是“恭敬”的意思。

③致腾物议:招致舆论纷纷批评。“物”指“公众”,“议”指“非议”。

④榜信:科举考试之后,出榜公布的考中者名单。

⑤署:官署,此处指两江总督署。

⑥择交:择友。

【评析】

与纪泽相比,纪鸿似乎更多一些率真之气,所以曾国藩看出他身上有“傲”“惰”二弊,因而一再告诫,一切以“谦”“敬”二字为主。纪鸿择交重性情,似乎与三教九流的人都合得来,曾国藩心有隐忧,故嘱其当择志趣远大者。

谕纪泽纪鸿(撑持门户,宜各自端内教)

字谕纪泽、纪鸿:

余于初四日自邵伯开行后,初八日至清江浦。闻捻匪张、任、牛三股并至蒙、亳一带^①,英方伯雉河集营被围^②,易开俊在蒙城^③,亦两面皆贼,粮路难通。余商昌岐带水师由洪泽湖至临淮^④,而自留此,待罗、刘旱队至^⑤,乃赴徐州。

尔等奉母在寓,总以“勤俭”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谦慎^⑥。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⑦。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尔二人立志撑持门户,亦宜自端内教始也^⑧。余身尚安,癖略甚耳。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九日)

【注释】

①张:指张宗禹,安徽亳州雉河集(今涡阳)人,外号“小阎王”,捻军首领,太平天国曾封之为梁王,军败投水,不知下落。任:指任柱,安徽蒙城人,捻军将领,次年牺牲于江苏。牛:指牛洛红,清军称之为牛洪,安徽亳州雉河集(今涡阳)人,捻军将领,后二年牺牲于山东。蒙、亳:指安徽北部蒙城、亳州(今亳县)。

②英方伯:指英翰,字西林,安徽布政使。“方伯”是“布政使”的尊称。

③易开俊:湖南湘乡人,湘军将领,时任寿春镇总兵。

- ④昌岐：即黄翼升，字昌岐，湖南湘乡人，湘军水师将领，时任长江水师提督。后因平捻之功封三等男。
- ⑤罗：指办理金陵营务处、江苏即补道罗麓森。刘：指提督銜皖南镇总兵刘松山。旱队：陆军。
- ⑥接物：待人，处世。
- ⑦内眷：家属，妻室儿女。
- ⑧内教：女教，对妻室儿女的训教。

【评析】

曾国藩生长于农家，又浸润于理学，故强调治家要勤俭，尤其要防范妇女之奢逸。所谓“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确有道理。古人说“刑于寡妻”，此信说“自端内教”，都是值得深思的。

谕纪泽(寓中开支及儿媳纺绩,须及时禀复)

字谕纪泽儿:

接尔两次安禀,具悉一切。尔母病已全愈,罗外孙亦好,慰慰。

余到清江已十一日,因刘松山未到,皖南各军闹饷^①,故尔迟迟未发。雉河、蒙城等处,日内亦无警信。罗茂堂等今日开行^②,由陆路赴临淮。余俟刘松山到后,拟于二十一日由水路赴临淮。身体平安,惟廛念湘勇闹饷,有弗戢自焚之惧^③,竟日忧灼。蒋之纯一军在湖北^④,业已叛变,恐各处相煽,即湘乡亦难安居。思所以痛惩之法,尚无善策。

杨见山之五十金^⑤,已函复小岑^⑥,在于伊卿处致送^⑦。邵世兄及各处月送之款^⑧,已有一札由伊卿长送矣。惟壬叔向按季送^⑨,偶未入单,刘伯山书局撤后^⑩,再代谋一安砚之所^⑪。该局何时可撤,尚无闻也。

……寓中绝不酬应,计每月用钱若干?儿妇诸女,果每日纺绩有常课否^⑫?下次禀复。

吾近夜饭不用荤菜,以肉汤炖蔬菜一二种,令其烂如羹^⑬,味美无比,必可以资培养(菜不必贵,适口则足养

人),试炖与尔母食之(星冈公好于日人时手摘鲜蔬,以供夜餐。吾当时侍食,实觉津津有味。今则加以肉汤,而味尚不逮于昔时)。后辈则夜饭不荤,专食蔬而不用肉汤,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颜黄门(之推)《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⑭,张文端(英)《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⑮,所以教家者极精。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九日)

【注释】

- ①闹饷:旧时兵卒,因欠发军饷而哗噪闹事,叫闹饷。
- ②罗茂堂:即罗麓森,曾国藩幕中委员。
- ③弗戢自焚:不知收敛自律,自取祸殃。
- ④蒋之纯:即蒋凝学,湖南湘乡人,湘军将领,官至陕西布政使。
- ⑤杨见山:即杨岷,字岷山,浙江归安人,半官半隐,善古文、书法。
- ⑥小岑:即欧阳兆熊,字小岑,湖南湘潭人,曾国藩早年朋友,此时客游江南。
- ⑦伊卿:即潘鸿猷,字伊卿,曾国藩幕中委员,负责钱粮事宜。
- ⑧邵世兄:邵懿辰之子邵顺年。世兄:旧时称朋友之子。
- ⑨壬叔:即李善兰,字壬叔,浙江海宁人,数学家,曾国藩聘入安庆编书局译书。
- ⑩刘伯山:即刘毓崧,字伯山,江苏仪征人,经学家刘文淇之子,学者,被曾国藩聘入安庆编书局任校勘。
- ⑪安砚之所:学者谋生之处。
- ⑫纺绩:纺织。常课:每日当做之事。
- ⑬羹(ní):带骨头的肉酱。
- ⑭颜黄门:颜之推,字介,北齐学者,曾任黄门侍郎,所著《颜氏家训》,多谈

立身治家之道。

⑮张文端：张英，字敦复，安徽桐城人，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所著《聪训斋语》，谆谆以保家爱身为教。

【评析】

肉汤炖蔬菜，致其烂如肉酱，还说“味美无比”，想来也只是山乡老富农的滋补之法，而曾国藩却特意推荐给后辈，且令“专食蔬而不用肉汤”，不知纪泽等人是否真的遵从。但是，每月用钱若干，儿媳织绩如何，按时汇报，却真的是管到了点子上。有时候，一百句训诲还顶不得一句实在要求。

谕纪泽纪鸿(读书心得,可放言质证)

字谕纪泽、纪鸿儿:

余于二十五六日渡洪泽湖面二百四十里;二十七日入淮^①,二十八日在五河停泊一日,等候旱队;二十九日抵临淮。闻刘省三于二十四日抵徐州^②,二十八日由徐州赴援雒河,英西林于二十六日攻克高炉集。雒河之军心益固,大约围可解矣。罗、张、朱等明日可以到此,刘松山初五六可到^③。余小住半月,当仍赴徐州也。毛寄云年伯至清江^④,急欲与余一晤。余因太远,止其来临淮。

尔写信太短。近日所看之书,及领略古人文字意趣,尽可自摭所见^⑤,随时质正。前所示“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尔所阅古文,何篇于何者为近,可放论而详问焉^⑥。鸿儿亦宜常常具稟^⑦,自述近日工夫,此示。

涤生手草

(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

【注释】

- ①淮：淮河。
- ②刘省三：即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淮军将领，稍后授直隶提督，捻军平，封一等男爵，官至台湾巡抚。
- ③刘松山：字寿卿，湖南湘乡人，湘军将领。
- ④年伯：科举时代，同年及第者，互称同年，其子弟则称父亲同年为“年伯”，也偶有称“年叔”的。
- ⑤摅(shū)：抒发。
- ⑥放论：纵谈，放言高论。
- ⑦具禀：向尊长写信汇报情况。

【评析】

今检纪泽兄弟禀父之信，确实不长，纪鸿则每月也难写一二次信，想想当是畏惧严父吧。曾国藩似乎也知其原因，所以鼓励他们自抒所见，放论而详问，以便随时质证。由此可见，督责、检查与落实，比泛泛劝诲更为有效。

谕纪泽纪鸿(邵宅衰替,须按月补助)

字谕纪泽、纪鸿:

今日接小岑信,知邵世兄一病不起,实深伤悼:位西立身行己^①,读书作文,俱无差谬,不知何以家运衰替若此^②?岂天意真不可测耶?

尔母之病,总带温补之剂,当无他虞^③。罗氏外孙及朱金权已痊愈否?

此间大水异常,各营皆已移渡南岸。惟余所居淮北两营系罗茂堂所带,二日内尚可不移。再长水八寸,则危矣。阴云郁热,雨势殊未已也。

邵世兄处,应送奠仪五十金。可由家中先为代出,有便差来营即付去。滕中军所带百人^④,可令每半月派一兵来,此不必定候家乡长夫送信。余托陈小浦买龙井茶^⑤,尔可先交银十六两,亦候下次兵来时付去。

邵宅每月二十金,尔告伊卿照常致送否?须补一公牒否^⑥?尔每旬至李宫保处一谈否^⑦?幕中诸友凌晓岚等^⑧,相见契惬否^⑨?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说可以分配^⑩,兹录于别纸,尔试究之。

涤生手示

(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

附：文章各得阴阳之美表^⑩

理气之成象者	文境各有所长	经书之可指者	百家之相近者	自抄分类古文	自抄十八家诗
太阳	气势	书之誓孟子	扬雄韩文	论著奏议	李韩
少阴	情韵	诗经	楚辞	词赋	少陵义山
少阳	趣味	左传	庄子韩文	传志	韩苏
太阴	识度	易十翼	史记序赞 欧文	序跋	陶

【注释】

- ①位西：即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经学家，曾国藩早年京中挚友，咸丰末年在籍为太平军所杀。立身行己：做人处事，遵守法度，没有污点。
- ②衰替：衰败。邵懿辰官位不显，死于非命，其子又死于疾病，故信中叹其家运不幸。
- ③他虞：别的什么变故。虞：忧虑。
- ④中军：清代总督、巡抚衙门的卫兵统领。
- ⑤陈小浦：即陈方坦，浙江海宁人，原为曾国藩的幕友，后为继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留入幕中。龙井茶：杭州名茶。
- ⑥公牍：公文。
- ⑦李宫保：即李鸿章。李鸿章授为太子太保，故尊称为“宫保”。
- ⑧凌晓岚：即凌焕，字晓岚，李鸿章的幕友。
- ⑨契惬：与人交往，很合得来，很投机。
- ⑩邵子：即邵雍，字尧夫，北宋理学家。四象：邵雍将“阳刚”“阴柔”分为四

类,叫“太阳”、“少阳”、“太阴”、“少阴”。

①此据《湘乡曾氏文献》辑入。

【评析】

邵懿辰经术道德皆卓然成家,在京时与曾国藩很要好,但在五年前被太平军杀害,曾国藩便将邵的夫人、子女接到安庆、金陵照顾,每月从官库中予以补助。不料邵母之嗣子又一病而亡,邵夫人母女更为艰难,因此曾国藩便在家信中一再嘱咐纪泽,补助必须照常致送,如果必要,不惜动用公牍。足见曾国藩笃于友情,始终不渝。

谕纪泽(《几何原本》可先刷一百部)

字谕纪泽：

二十三日接尔十七日禀，并汪刻《公差》、陈刻《后汉书》、茶叶、腊肉等事具悉。

二十四日接奉寄谕，知沅叔已简授山西巡抚^①。谕旨咨少泉宫保处^②，尔可借阅。沅叔之病，不知此时全愈否^③？余须寄信，嘱其北上陛见之便^④，且至徐州，兄弟相会。

陈刻《二十四史》颇为可爱，不知其错字多否？《几何原本》可先刷一百部^⑤。曾恒德无事，亦可来营。余又有取阅之书，可令滕中军派兵送来，录如别纸。

《刘禹锡集》、《王昌龄集》、《张籍集》，右三种于全唐诗内抽出寄来(刘集有单行本否？试问子偲丈)。

唐四家诗选(王、孟、韦、柳四本)。

《易经纂言》、《诗经纂言》，右二种吴文正公(澄)集中有之，《通志堂经解》中亦有之，兹取吴集本^⑥。

(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注释】

- ①简授：任命，任命为。巡抚：一省之长。
- ②少泉官保：即李鸿章。
- ③全愈：痊愈，病好了。“全”通“痊”。
- ④陛见：臣子晋见皇帝。清制，凡省级官员，须在接到任命后，陛见请训。
- ⑤《几何原本》：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著，明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前六卷，至咸丰初年，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始译完后九卷，此时由金陵官书局重印。
- ⑥此段据《湘乡曾氏文献》辑入。

【评析】

曾国藩在安庆时便设有官书局，招集名家，刻印经史、编印外国科技书籍，信中所言陈刻《二十四史》及《几何原本》皆是书局印行，很受士人欢迎。又，从信末一次索书上十种，也可看出曾国藩在北征捻军之时，仍念念不忘读书。

谕纪泽纪鸿(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

字谕纪泽、纪鸿儿:

纪泽于陶诗之识度不能领会^①,试取《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归田园居》五首、《咏贫士》七首等篇,反复读之。若能窥其胸襟之广大,寄托之遥深,则知此公于圣贤豪杰,皆已升堂入室^②。尔能寻其用意深处,下次试解说一二首寄来。

又问“有一专长,是否须兼三者,乃为合作”^③,此则断断不能。韩无阴柔之美,欧无阳刚之美,况于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众长者,皆其一无所长者也。

鸿儿言此表范围曲成^④,横竖相合,足见善于领会。至于纯熟文字,极力揣摩,固属切实工夫,然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⑤。古文如贾谊《治安策》、贾山《至言》、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苏东坡《上神宗书》^⑥,时文如黄陶庵、吕晚村、袁简斋、曹寅谷^⑦,墨卷如《墨选观止》、《乡墨精锐》中所选两排三叠之文^⑧,皆有最盛之气势。

尔当兼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⑨。大约偶句多,单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场屋之格式^⑩,短或三

五百字,长或八九百字、千余字,皆无不可。虽系《四书》题,或用后世之史事,或论目今之时务,亦无不可。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乃不至于束缚拘滞,愈紧愈呆。

嗣后尔每月作五课揣摩之文,作一课气势之文;讲揣摩者送师阅改,讲气势者寄余阅改。“四象表”中^①,惟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而可贵。古来文人虽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工夫,两儿均宜勉之,此嘱。

(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

【注释】

①识度:见识与气度。

②升堂入室:堂:正厅。室:内室。先登堂,然后入室,原意是比喻学习成绩的差别,后来用于赞扬人们在学问或技艺上的造诣精深。

③这是对“太阳”、“少阳”、“太阴”与“少阴”四象而言。

④此表:即上信所寄“古文四象表”。

⑤釜(fǔ):旧时蒸煮食物的炊具。

⑥古文:用文言写的散文。贾谊:汉代文人。贾山:汉代学者。太史公:即司马迁,曾担任太史令,所以人称“太史公”。

⑦时文:八股文。吕晚村:即吕留良,字庄生,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明末清初文人。袁简斋:即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著名文学家。

⑧墨卷:本指乡试、会试考生在考场所写下的试文,因用墨笔书写,故名。宋代以后,人们便将取中考生的墨卷当作范文,刻印传播,供人揣摩。

⑨揣摩:此处指模仿。

⑩场屋:科举考场。

⑪“四象表”:即上信所附“文章各得阴阳之美表”。“四象”则指太阳、少阴、

少阳、太阴四种审美境界。

【评析】

曾国藩年轻时即有“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的豪情壮志，中年出将入相，气魄更加豪迈，因此，他也非常注意对子弟的气志培养。体现在作文上，便是贵在气象峥嵘。气势是文章精神所在，少年人一味揣摩，随人束缚，时间一长，便将失去个性。个性去，则万事休。

谕纪泽(读书读出情趣来,乃可持久)

字谕纪泽:

福秀之病^①,全在脾亏,余前信已详言之。今闻晓岑先生峻补脾胃^②,似亦不甚相宜。凡五藏极亏者^③,皆不受峻补也。尔少时亦极脾亏,后用老米炒黄^④,熬成极酳之稀饭^⑤,服之半年,乃有转机,尔母当尚能记忆。金陵可觅得老米否?试为福秀一服此方。开生到已数日^⑥,元征信接到^⑦,兹有复信并邵二世兄信^⑧,尔阅后封口交去。渠需银两,陆续支付可也。

《义山集》似曾批过^⑨,但所批无多。余于道光二十二、三、四、五、六等年,用胭脂圈批。唯余有丁刻《史记》(六套,在家否)、王刻《韩文》(在尔处)、程刻《韩诗》(最精本)、小本《杜诗》、康刻《古文辞类纂》(温叔带回,霞仙借去)、《震川集》(在季师处)、《山谷集》(在黄恕皆家)首尾完毕^⑩,余皆有始无终,故深以无恒为憾。近年在军中阅书,稍觉有恒,然已晚矣。故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则不能真有恒也。

密稟悉,当细察耳^⑪。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注释】

- ①福秀：曾纪泽的大女儿曾广璇，乳名福秀，后嫁李鹤章（李鸿章三弟）之子。
- ②峻补：猛补，大补。
- ③五藏(zàng)：心、肝、脾、肺、肾五个器官的总称。“藏”通“脏”，内脏。
- ④老米：陈米。
- ⑤醪(yàn)：浓，稠。
- ⑥开生：即刘瀚清，字开生，江苏武进人，曾国藩的幕友。
- ⑦元征：即方骏谟，字元征，江苏阳湖人（今常州市），曾国藩的幕友。
- ⑧邵二世兄：邵懿辰之侄邵长年。
- ⑨《义山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集。李商隐，字义山。
- ⑩季师：指季芝昌，字仙九，江苏江阴人，曾国藩的会试房师，官至闽浙总督。黄恕皆：即黄倬，字恕皆，湖南长沙人，官至兵部侍郎。
- ⑪此七字刻本删。

【评析】

本欲教子有恒，却先责自己年轻时之无恒，这种坦诚便缩短了父子之间的心理距离。继而又别出一层，指出读书须读出情趣来，养得生机盎然，自可有恒。否则，读死书，死读书，由疲倦而生厌烦，如何能做到有恒？曾国藩教子之道，可谓精到之至。

谕纪泽纪鸿(四女嘉礼尽可安和中度,不必去广州铺张)

字谕纪泽、纪鸿儿:

郭宅姻事^①,吾意决不肯由轮船海道行走。嘉礼尽可安和中度^②,何必冒大洋风涛之险?至成礼^③,或在广东^④,或在湘阴^⑤,须先将我家或全眷回湘,或泽儿夫妇送妹回湘,吾家主意定后,而后婚期之或迟或早可定,而后成礼之或湘或粤亦可定。

吾既决计不回江督之任^⑥,而全眷犹恋恋于金陵,不免武仲据防之嫌^⑦,是尔母及全眷早迟总宜回湘^⑧。全眷皆须还乡,四女何必先行?吾意九月间,尔兄弟送家属悉归湘乡。经过省城时,如吉期在半月之内^⑨,或尔母亲至湘阴一送亦可。如吉期尚遥,则纪泽夫妇带四妹在长沙小住,届期再行送至湘阴成婚。

至成礼之地,余意总欲在湘阴为正办^⑩。云仙姻丈去岁嫁女,既可在湘阴由意城主持,则今年娶妇,亦可在湘阴由意城主持。金陵至湘阴近三千里,粤东至湘阴近二千里,女家送三千,婿家迎二千,而成礼于累世桑梓之地^⑪,岂不尽美尽善?尔以此意详复筠仙姻丈一函,令崔成贵等由海道回粤。余亦以此意详致一函,由排单寄

去^⑫，即以此信为定。喜期定用十二月初二日，全眷十月上旬自金陵启行，断不致误。如筠仙姻丈不愿在湘阴举行，仍执送粤之说，则我家全眷暂回湘乡，明年再商吉期可也。

涤生手示

(同治四年八月初三日^⑬)

【注释】

- ①郭宅姻事：四女纪纯出嫁郭嵩焘之子。
- ②嘉礼：婚礼。中(zhòng)度：适度。
- ③成礼：成婚。
- ④郭嵩焘时任广东巡抚。
- ⑤郭嵩焘籍贯湘乡。
- ⑥江督：两江总督的简称，管辖江苏、安徽（此二省原称江南省）、江西三省地方事务。
- ⑦武仲据防之嫌：典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意指正人而不正己，民将不服。
- ⑧是：是以，因此。
- ⑨吉期：喜期，婚期。
- ⑩正办：正当，合适。
- ⑪桑梓：古人习惯于在住地种植桑树、梓树，后人因此把家乡叫做“桑梓”。
- ⑫排单：清代官府递送紧要公文，沿途驿站须一一填写排单，将每日限行路程及接到时日详写注明，用以明确责任。
- ⑬刻本误作七月二十七日，此从《湘乡曾氏文献》。检曾氏日记，七月二十七无家信，而八月初三日则载“夜写纪泽信，言郭宅姻事”，与此信内容正相符合。

【评析】

郭嵩焘在广东任巡抚，便想在广州迎娶儿媳，曾国藩却不愿铺张，坚持在湘阴成礼。十月下旬，欧阳夫人率家眷回湘，船行途中，即发喜轿，妆资仍为二百两银子。曾国荃闻讯惊讶，亲自开箱检查始信，然后自己追加四百两。曾国藩一生崇俭，令人感叹。

谕纪泽(邵子晋当速归杭州理丧)

字谕纪泽：

邵世兄开来行、略等件收到^①，位西先生遗文亦阅一过^②。本月当作墓铭^③，出月亲为书写^④，仍付金陵，交张氏兄弟钩刻。大约刊刻、拓印须三个月工夫，年底乃可藏事^⑤。尔告邵子晋急急返杭^⑥，料理葬事，以速为妙。此石不宜埋藏土中，将来或藏之邵氏家庙，或嵌之邵家屋壁，或一二年后于墓之址丈余，另穿一小穴补行埋之，亦无不可。此次不可待碑成再定葬期也。

涤生手示

(同治四年八月十三日)

【注释】

- ①行：行状，行述，旧时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与生平的文章。略：节略，旧时记述死者生平大略的文章。
- ②一过：一遍。“一”字刻本删。
- ③墓铭：墓志铭，主要部分为“志”，用散文记述死者生平，最后一段为“铭”，用韵文表示赞扬与哀悼。
- ④出月：下个月。
- ⑤藏(chàn)事：完事，办妥。
- ⑥邵子晋：即邵长年，邵懿辰之侄。

【评析】

道光末年，曾国藩与邵懿辰同居京城，砥砺志行，切磋文艺，结为金石道义之交；咸丰末年，邵懿辰奔赴曾国藩军营，恳请发兵救援江浙，曾国藩无力以应，邵回杭州不久即遇难。曾国藩自觉愧疚，因此对邵氏家眷格外关照，对邵氏墓铭、安葬事宜特别用心。

谕纪泽(文渊阁抄出船山著作,速寄欧阳晓岑付刻)

字谕纪泽:

王船山先生《书经稗疏》三本、《春秋家说序》一薄本^①,系托刘韞斋先生在京城文渊阁钞出者^②,尔可速寄欧阳晓岑丈处,以便续行刊刻。刘松山前借去鄂刻地图七本,兹已取回。尚有二十六本在金陵,可寄至大营,配成全部(此书金陵寓中尚有十余部,尔珍藏之,将来即以前代之图用朱笔写于此图之上)。

《全唐文》太繁,而郭慕徐处有专集十余种^③,其中有《韩昌黎集》,吾欲借来一阅,取其无注,便于温诵也。又《文献通考》(吾曾点过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采、土贡、国用、刑、輿地等门者^④)、《晋书》、《新唐书》(要殿本^⑤、《晋书》兼取李芋仙送毛刻本^⑥)均取来,以便翻阅。《后汉书》亦可带来(殿本)。冬春皮衣,均于此次舢板带来^⑦。此囑。

涤生手示

(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

【注释】

- ①王船山先生：即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晚年隐于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其遗集由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倡议编刊问世。
- ②刘韞斋：即刘昆，字玉昆，号韞斋，广西景东人，时任太仆寺卿，官至湖南巡抚。文渊阁：清代典藏《四库全书》之所。
- ③郭慕徐：即郭阶，此时在署两江总督李鸿章幕中。
- ④田赋：土地税。征榷：专卖贸易的征收。市采(cǎi)：买进粮食。土贡：向皇帝进贡土产、珍宝。舆地：疆域，地图。
- ⑤殿本：即武英殿本，清代的官刻书，因其刻于武英殿而得名。
- ⑥李芋仙：即李士棻，字芋仙，曾国藩的门生，诗人。毛刻本：明代毛晋汲古阁刻本。
- ⑦舢(shān)板：即舢舨，没有甲板的小船。

【评析】

《船山遗书》的首次编印，归功于曾国荃出资，欧阳兆熊出力，而曾国藩付出的精力也很多，函托刘昆从文渊阁抄出罕见之书，便是一例。曾国藩一生爱书，尤爱读有用之书，经史舆图之书取其实用，诗文名家之集取其娱情。

谕纪泽纪鸿(回乡觅屋,以避省城华靡风气)

字谕纪泽、纪鸿:

家眷旋湘,应俟接筠仙丈复信乃可定局。余意姻期果是十二月初二,则泽儿夫妇送妹先行,至湘阴办喜事毕,即回湘乡,另觅房屋。觅妥后,写信至金陵,鸿儿奉母并全眷回籍。若婚期改至明年,则泽儿一人回湘觅屋,冢妇及四女皆随母明年起程^①。

黄金堂之屋^②,尔母素不以为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自以另择一处为妥。余意不愿在长沙住,以风俗华靡,一家不能独俭。若另求僻静处所,亦殊难得。不如即在金陵,多住一年半载,亦无不可。

泽儿回湘,与两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觅一合式之屋,或尚可得。星冈公昔年思在牛栏大丘起屋,即鲇鱼坝萧祠间壁也,不知果可造屋,以终先志否?又油铺里系元吉公屋^③,犁头嘴系辅臣公屋^④,不知可买庄兑换或借住一二年否?富垵可移兑否^⑤?尔禀商两叔,必可设法办成。

尔母既定于明年起程,则松生夫妇及邵小姐之位置^⑥,新年再议可也。近奉谕旨,飭余晋驻许州^⑦,不去则

屡违诏旨，又失民望，遽往则局势不顺，必无成功，焦灼之至！余不多及^⑧。

再，泽儿前寄到之《几何原本序》尽可用得，即由壬叔处照刊，不必待批改也。末书某年月曾△△，不写官衔，不另行用宋字，不另写真行书。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注释】

- ①冢(zhǒng)妇：大儿媳。“冢”有“大”义，引申为嫡长、首领。
- ②黄金堂：曾国藩祖产之一，咸丰之初，纪泽母子在此居住。
- ③元吉公：曾国藩的高祖父之父。
- ④辅臣公：曾国藩的高祖父。
- ⑤坵(tuó)：湖南方言，用于地名。
- ⑥邵小姐：邵懿辰之女。
- ⑦飭：命令。许州：清代州名，今为河南许昌市。
- ⑧本段刻本删。

【评析】

曾国藩率军征捻，家眷当然不便在金陵久住，故一再敦劝纪泽母子还湘，而且认定省城风俗华靡，勤俭家风也会受到不良影响。基于这些考虑，他便执意在老家觅屋。不管是牛栏大丘，还是油铺里、犁头嘴甚至富坵，起屋也好，借住也好，或者移兑也行，只要不住长沙即可。在他身上，确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穷乡农民气息。

谕纪泽(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之理)

字谕纪泽儿:

尔十一后连日患病,十六尚神倦头眩,不知近已全愈否?

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①,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节啬非独食色之性也^②,即读书用心,亦宜检约,不使太过。余“八本匾”中^③,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尔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④。

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凡多服药饵,求祷神祇^⑤,皆妄想也。吾于医药、祷祀等事,皆记星冈公之遗训,而稍加推阐,教示后辈,尔可常常与家中内外言之。尔今冬若回湘,不必来徐省问^⑥,徐去金陵太远也^⑦。

近日贼犯山东,余之调度,概咨少荃宫保处。澄、沅两叔信附去查阅,不须寄来矣,此嘱!

涤生手示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注释】

- ①尽其在我,听其在天:尽量做到自己能做到的,然后听任命运的安排。
- ②食色之性:食欲与性欲的本能。
- ③八本: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 ④去恼怒:排除恼怒。
- ⑤神祇(qí):神灵。
- ⑥省(xìn)问:晚辈拜见、探望长辈。
- ⑦去金陵:距金陵。

【评析】

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之理,确实是曾国藩阅历有得之言。施之于军国大事也可,施之于儿女养生又何不可?养生之道,防重于治,戒恼怒,知节啬,自有却病之理,而滥服药,乱祈祷,当然近于胡闹,故曾国藩斥为“妄想”。

谕纪泽(尔叔处境好转,尔岳舆论不错)

字谕纪泽:

十七日接尔初十日禀,知尔病三次翻复,近已全愈否?舢板尚未到徐,而此间群贼萃于铜、沛二县^①,攻破民圩颇多^②,与微山湖相近。湖中水浅,近郡处又窄,舢板或畏贼不欲进耶?马步贼约六七万,火器虽少而剽悍异常^③,看来凶焰尚将日长。吾已定与贼相终始,故亦安之若素^④。

文辅卿自京来此^⑤,言近事颇详。九叔浮言渐息^⑥,霞仙虽降调,而物望尚好^⑦。云仙众望较减,天眷亦甚平平^⑧。顷接云信^⑨,婚期已改明年,然则尔今冬亦可不回湘矣。原信抄去一阅。尔母健饭^⑩,大慰,大慰!

涤生手示

(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

【注释】

①铜:铜山县。沛:沛县。都在江苏东北部。

②民圩(wéi也念yú):“圩”本是湖区低洼地带防水护田的土堤,后来带有同姓聚居的性质。捻军起,各圩由士绅牵头,修筑墙壕,借以防御,这叫“民圩”或“圩寨”。

③剽(piāo)悍:矫捷勇猛。

④安之若素:对困难的处境毫不在意,心情平静得像平常一样。

⑤文辅卿:即文翼,湖南湘乡人,曾国荃的心腹幕友。

⑥浮言:谣言,没有事实依据的非议。

⑦物望:众望,舆论的评议。

⑧天眷:皇帝的恩眷。“天”指“圣上”。

⑨云:指云仙,即郭嵩焘。

⑩健饭:很能吃饭。

【评析】

上信教子遇事则尽人力而听天命,此信称“吾已定与贼相始终,故亦安之若素”,果真牢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之语。

曾国荃弹劾湖广总督官文,惹得许多人不满意,稍后浮言渐息,但他自己也不得久于其位了。刘蓉虽得舆论支持,但一年后还是革职回乡,郭嵩焘也调离了广东巡抚之职。这些前因后果,读者不可不知。

谕纪泽(转告张匠,用刀须略明行气之法)

字谕纪泽:

兹将邵位西墓铭付回。其兄之名空二字,尔可填写,交匠人钩摹刊刻。季公墓铭^①,匠人刻出太时俗^②,无深厚之意,余字尚不如是薄也^③。尔可教张氏二匠,用刀须略明行气之法,刀下无气,则顺修逆描^④,全失劲健之气矣。

《几何原本序》付去照收^⑤。余十九日复奏李公入洛、李、丁迭迁一疏^⑥,尔可至李宫保署查阅。此囑。

涤生手示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注释】

①季公:即季芝昌。

②太时俗:过于流俗化。“时”字刻本删。

③“薄也”二字刻本删。

④顺修逆描:反复修补。

⑤《几何原本序》:曾纪泽代父作。

⑥李公:指李鸿章。李、丁:指江宁布政使李宗羲、两淮盐运使丁日昌。清廷欲以此三人之升迁夺曾国藩之实权,曾国藩巧妙地予以了回击。

【评析】

曾国藩对书法一事，自视颇高，故深怕刻匠失其劲健之气。此外，复奏李公入洛、李、丁迭迁一疏，充分体现了曾国藩的政治权谋，纪泽既可查阅，读者也可以参阅。

谕纪泽纪鸿(惩忿窒欲是养生要诀)

字谕纪泽、纪鸿：

二十六日接纪泽二十日排递之禀，纪鸿初六日舢板带来禀件衣书，今日派夫往接矣。李老太太病势颇重^①，近日略愈否？深为系念。泽儿肝气痛病亦全好否？尔不应有肝郁之症，或由元气不足，诸病易生，身体本弱，用心太过。上次函示以节啬之道，用心宜约，尔曾体验否？

张文端公(英)所著《聪训斋语》，皆教子之言。其中言养身、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②，尔宜常常省览。鸿儿体亦单弱，亦宜常看此书。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但以圣祖之《庭训格言》(家中尚有数本)、张公之《聪训斋语》(莫宅有之，申夫又刻于安庆)二种为教^③，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

以后在家则莳养花竹^④，出门则饱看山水，环金陵百里内外，可以遍游也。算学书切不可再看，读他书亦以半日为率^⑤，未刻以后^⑥，即宜歇息游观。古人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⑦，“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

前信所谓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切嘱！

涤生手示

(同治四年九月晦日^⑧)

【注释】

- ①李老太太：指李鸿章之母。
- ②太和：本指阴阳二气的协调，此处形容一种雍和、纯正的气象。
- ③圣祖：指康熙皇帝。莫宅：莫友芝家。申夫：即李榕，字申夫，由郭嵩焘荐入曾国藩军幕，官至湖南布政使。
- ④蒔(shì)：本指移植，后泛指栽种。
- ⑤为率：为度。
- ⑥未刻：即今下午一点至三点之间的时间。
- ⑦惩忿(fèn)窒欲：克制愤怒，压抑嗜欲。“忿”同“愤”。
- ⑧晦(huì)：每月最后一日。

【评析】

纪泽、纪鸿体质都不很强，而一个迷于文学，一个迷于算术。曾国藩认为他们用心太过，要求每天只许看书半日，算学书则不可再看，闲时养花种竹，或遍游城外风光。此外常看之书，便是《聪训斋语》及《庭训格言》，取其气象纯正雍和。这都是非常切实的指点。但纪泽读书近于博杂，纪鸿读书过于专精，纪泽在51岁时卒于户部右侍郎任内，纪鸿则仅34岁而逝，留有《对数详解》五卷、《圆率考真图解》一卷。曾国藩若天上有知，不知何等感怆！

谕纪泽(兵丁送信,九日为限,早者赏迟者罚)

字谕纪泽儿:

初三夜蒋大春到,接尔二十六日早一禀,具知李老太太病已全愈,尔病亦好^①,慰慰。

此间之贼,于二十九日稍与马队接仗,其夜即窜萧县,初二窜又渐远,现尚不知果窜何处。

各兵既力求宽限,以后即限九日,以八百里之程,每日仅走九十里,并非强人所难^②。仍须立一课程,早到一日赏三百,早二日赏六百,迟一日打四十,二日打八百,革去^③。

张文端公《聪训斋语》兹付去二本,尔兄弟细心省览,不特于德业有益,实于养生有益。

余身体平安,惟精神日损,老景逐增,而责任日重,殊为悚惧。

(同治四年十月初四日)

【注释】

①此上一段,刻本删为“尔病已好”。

②强(qiǎng)人所难:勉强别人去做难以做到的事情。

③革去:开除。自“仍须”至此,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评析】

曾纪泽涉世不深，阅历不广，曾国藩总怕他受人糊弄，几次三番教育他不要过于仁慈。应该说，这还是比较有见地的。至于《聪训斋语》，曾国藩认为不仅可以进德，而且可以养生，因此一下子付来两本，要求二子人手一册，细心省览。由此可见曾国藩爱子之切。

谕纪泽纪鸿(暂缓省覲,现当读《聪训斋语》却病延年)

字谕纪泽、纪鸿:

贼自初三、四两日在丰县为潘军所败^①,仓皇西窜,行至宁陵,又为归德周盛波一军所败^②。据擒贼供称,将窜湖北,不知确否。此间俟幼泉游击之师办成^③,除四镇大兵外^④,尚有两支大游兵,尽敷剿办^⑤。但求朱、唐、金军遣撤不生事变^⑥,则诸务渐有归宿矣。

泽儿身体复元,思来徐州省覲,余拟于今冬至曹、济、归、陈四府巡阅地势^⑦,现尚未定,尔暂不必来。如余不赴齐、豫^⑧,尔至十二月十五以后前来徐州,侍余度岁可也。

彭笛仙在粮台^⑨,尔常相见否?其学问长处究竟何如?《聪训斋语》,余以为可却病延年^⑩,尔兄弟与松生、慕徐常常体验否?可一禀及。此嘱。

涤生手示

(同治四年十月十七日)

【注释】

①潘军:山东按察使潘鼎新统带的淮军。

②归德:清代府名,今为河南省商丘市。周盛波:字海舫,安徽合肥人,淮军将领,记名提督,官至湖南提督。

- ③幼泉：即李昭庆，字幼泉，李鸿章六弟，此时以游击之师助征捻军。
- ④曾国藩“剿捻”，部署临淮、周家口、徐州、济宁四镇，作为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四省的防御重点。
- ⑤尽数：足够。
- ⑥朱、唐、金军：朱品隆、唐义训、金国琛分别统带的湘军旧部。
- ⑦曹：曹州府，今山东菏泽、郓城一带。济：济宁州，今山东济宁市。归：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市。陈：陈州府，今河南淮阳市。
- ⑧齐：指山东。豫：指河南。
- ⑨鼓笛仙：即彭嘉玉，字笛仙，湖南长沙人，曾国藩的初期幕友。粮台：为征战部队提供粮饷的后方基地。
- ⑩却病：去病。

【评析】

曾国藩以衰病之身长年在征战，而总是坚持让儿辈安居后方，以前是教其静心读书，现在只望其静心养生，却病延年，以保家运不衰。为人父母，谁不爱子？有人为子女谋取地位、钱财，曾国藩却只教子弟自立，以健康之身、纯正之心来面对世间人事。这便是曾国藩及其《家训》的可感、可取处。

谕纪泽纪鸿(拟请吴元甲为纪鸿之师)

字谕纪泽、纪鸿：

余近日身体平安，捻匪自窜河南后，久无消息。十九日之摺顷接寄谕，业经照准。

明年寓中请师，顷桐城吴汝纶挚甫来此^①，渠以本年连捷^②，得内阁中书^③，告假出京。余劝令不必遽尔进京当差，明年可至余幕中，专心读书，多作古文。因拟请其父吴元甲号育泉者至金陵教书，为纪鸿及陈媚之师。育泉以廪生举孝廉方正^④，其子汝纶，系一手所教成者也。挚甫闻此言，欣然乐从，归告其父，想必允许。惟澄，沅叔已答应将富圯让与我家居住，明岁将送全眷回湘，吴来金陵，恐非长久之局。挚甫由徐赴金陵，余拟派差官送之^⑤，尔可与之面商一切。

鸿儿每十日宜写一禀，字宜略大，墨宜浓厚。此囑。

涤生手示

(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四夜)

【注释】

①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以文才受到曾国藩的器重，后招入幕，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一起称为“曾门四子”。

- ②连捷：新科举人考取进士，叫“连捷”。
- ③内阁中书：清代官职之一，内阁里的秘书人员。
- ④廩(lǐn)生：享受公费读书秀才。孝廉方正：正式科举之外特设的举荐之科，被荐者经过礼部验看考试，便可授官。
- ⑤差(chāi)官：旧时官府中供差之员。

【评析】

吴元甲父子，可称教育世家，其子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钦派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首任总教习当然不必说了，吴元甲家居课子、设馆授徒，远近钦仰。但他不愿到侯门攀龙附凤，谢绝了曾国藩的盛情邀请，致使纪鸿、陈松生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三十多年后吴汝纶固辞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任，大概也是受其父清高之气的影晌吧。

谕纪泽(腊月来徐,沿途已作安排)

字谕纪泽:

彭官保尚在安庆^①,松生陪王益梧去^②,恐无所遇,抑别有他营耶?

日内贼尚在河南^③,吴中丞疏称豫省情形万难^④,供职无状^⑤,请另简贤能。谕旨又催移营,现因湖团一案关系极大^⑥,必须在徐料理。新年即将移驻河南之周家口^⑦。尔可于腊月来徐省觐,随同度岁。由金陵坐船至清江,清江雇王家营轿车至徐^⑧,余派弁至清江迎接。大约水陆不过十二三日程耳。季荃无病^⑨,何必托词不来?

《聪训斋语》俟觅得再寄。余前信欲乞慕徐斋头《全唐文》残本中韩文一种,尔曾与慕徐说及否?《明史》亦未带来。尔腊月来营,可将此二书带来。《明史》即将陈刻本带来亦可。王氏《广雅疏证》可附带也。

尔岳霞仙先生因杨厚庵代陕绅奏留^⑩,仍留秦中,金陵已见邸钞否^⑪?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注释】

- ①彭官保：即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湘军水师统帅，因功加太子少保衔，官至兵部尚书。
- ②王益梧：即王先谦，字益梧，湖南长沙人，时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官至江苏学政，著述很多。
- ③此句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④吴中丞：指吴昌寿，字仁甫，号少村，浙江嘉兴人，河南巡抚，次年降调。
- ⑤供职无状：官员自责工作没有成绩。
- ⑥湖团一案：也叫“湖田案”，是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在苏北铜山、沛县境内土著与山东曹州流民因争夺铜、沛境内湖田而起的武力冲突事件。至于“湖团”，则是垦种湖田的农民组成的团练。
- ⑦周家口：今河南商水县。
- ⑧轿车：旧时的一种轿顶车身的双轮骡车。
- ⑨季荃：即李鹤章，字仙侪，号季荃，李鸿章三弟。
- ⑩岳：岳父。杨厚庵：即杨岳斌，时任陕甘总督，念及旧情，奏留即将革职的陕西巡抚刘蓉。
- ⑪此段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评析】

“湖田案”是近代流民史上较大的一次土客纷争，曾国藩接手处理此事，心肠太硬，借口山东流民“通捻”，竟然派兵弹压，将其勒限逐出江苏，以便腾出精力入豫征捻。这与他对于子女的周到关怀形成了鲜明对比。

谕纪泽纪鸿(全眷仍以三月回湘为妥)

字谕纪泽、纪鸿：

尔母之信，欲令泽儿夫妇先归，而自带鸿儿留金陵，以便去余稍近^①，声息易通^②。余明年正月即移驻周家口，该处距汉口八百四十里，距长沙一千六百余里，距金陵亦一千三百余里。两边皆系陆路，通信于金陵，与通信于长沙，其难一也^③。泽儿来此省觐，送余移营起程后即回金陵，全眷仍以三月回湘为妥。吴育泉正月上学，教满两月，如果师弟相得^④，或请之赴湖南，或令纪鸿、陈婿随吴师来余营读书，亦无不可。家中人少，不宜分作两处住也。

余日来核改水师章程，将次完竣^⑤。惟提、镇以下至千、把^⑥，每年各领养廉若干^⑦，此间无书可查，泽儿可翻《会典》^⑧，查出寄来(难钞许多，将书数本折角寄)^⑨。凡经制之现行者查典^⑩，凡因革之有由者查事例^⑪。武职养廉，记始于乾隆四十七年补足名粮案内。文职养廉，记始于雍正五年耗羨归公案内。尔细查武养廉数目，即日先寄。又提督之官，见《明史·职官志》“都察院”条内^⑫，本与总督、巡抚等官皆系文职而带兵者，不知何时改为武职？尔

试翻寻《会典》，或询之凌晓岚、张啸山等^⑬，速行禀复。

涤生手示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注释】

- ①去：距离。
- ②声息：消息。自“尔母”至“易通”，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③其难一也：难度是一样的。
- ④师弟：师生。相得：相处得不错。“得”有“中意”、“合适”之义。
- ⑤将次：即将。
- ⑥提：提督，一省之军事长官。镇：总兵，清代各省于军事要地设镇（少则二个，多则七个），由总兵管制，故称总兵为“镇”。千：千总，下级军官，正六品武官。把：正七品武官。
- ⑦养廉：清代官员在正常薪金之外，还可按官级另得一份银两，叫“养廉银”，简称“养廉”。
- ⑧《会典》：即《大清会典》，记载清代政典事例。
- ⑨此十一字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⑩经制：现行正规的设施（如官职、兵额等）。
- ⑪因革：沿革，因袭与改革。
- ⑫都察院：明清两代的国家监察机关。
- ⑬张啸山：即张文虎，字啸山，江苏南汇人，学者，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此时在江宁编书局。

【评析】

曾国藩反对家眷贪恋都市、久离乡土，自有他的主见。这封信，态度明确，安排具体，而口气并不生硬，这种处理家事的作风，值得学习。此信后半部指导纪泽查阅《会典》，耐心详明，“难钞许

多,将书折角”二语,尤见体恤之情。将这两件事综合来看,还得归之于他的品行修养。

谕纪泽(此地严寒,来时多带衣服)

字谕纪泽:

蒋大春赍到《会典》五册、《明史》一册^①。国初提督尚文武兼用^②,厥后专用武职^③,不知始于何时?前明有挂印总兵^④,以总兵而挂“平西将军”、“征南将军”等印,国朝总兵亦间存挂印之名^⑤,而实无真印,不知何年并挂印之名而去之?尔试问刘伯山能记之否?水师章程定于十二月出奏,如其查不出,亦不要紧,凡办事不必定讲考据也。

尔来徐州,初十后即可起程,余于十二三派员至清江接护。北徐严寒甚于金陵,尔最畏寒,宜有以筹备之。或谓洋绒作绵袄绵裤之里最暖^⑥,但绵不宜厚,尔至扬州买三四丈带来。余不悉^⑦。

涤生手示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注释】

①赍(jī):带来,带往。

②国初:本朝开国之初。

③厥后:其后,后来。

④前明:明朝。明朝为清朝取代,故清朝人称明朝为“前明”。

⑤国朝：当朝人称本朝。

⑥里：里子，衣服的内层。

⑦不悉：不一一详叙。旧时书信末尾的套话。此段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评析】

曾国藩要纪泽查考历史故实，以便令出有据，但又不拘于旧章，认为“凡办事不必定讲考据”，这便是以言传身教而指导纪泽处事。

本年纪泽已27岁，并非初次出门，曾国藩却不仅派员迎接，而且想到了儿子怕冷，嘱咐多带衣物。慈父心肠，令人感动。

谕纪鸿(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字谕纪鸿:

尔学柳帖《琅邪碑》^①,效其骨力则失其结构,有其开张则无其掣搏^②。古帖本不易学,然尔学之尚不过旬日^③,焉能众美毕备,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学颜柳帖,临摹动辄数百纸,犹且一无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间架皆无可观,余自愧而自恶之^④。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略有进境,然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今尔用功未滿一月,遂欲遽跻神妙耶?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⑤,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

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⑥,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徐,摹帖宜疾,专学其开张处。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⑦,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⑧,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⑨,便是好汉。

余所责尔之功课,并无多事,每日习字一百,阅《通鉴》五叶,诵熟书一千字(或经书,或古文、古诗,或八股、试帖。从前读书,即为熟书,总以能背诵为止,总宜高声

朗诵),三八日作一文一诗^⑩。此课极简,每日不过两个时辰即可完毕,而看、读、写、作四者俱全,余则听尔自为主张可也。

尔母欲与全家住周家口,断不可行。周家口河道甚窄,与永丰河相似^⑪,而余住周家口亦非长局,决计全眷回湘。纪泽俟全行复元,二月初回金陵。余于初九日起程也。此囑。

(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

【注释】

- ①柳帖: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所写之帖。
- ②开张:近于上文所说的“结构”。掣(wán,又读 guō)搏:近于上文所说的“骨力”。
- ③旬日:十来日。
- ④恶(wù):厌恶。
- ⑤困知勉行:人的知识只有克服困难才能获得,人的德行也只有勉励与强制自己去实践才能提高。
- ⑥生纸:未经精细加工的纸。
- ⑦意兴:兴致。
- ⑧不特:不只,不仅。
- ⑨打得通:做得成,努力做到。
- ⑩三八日:每月逢初三、十三、二十三与初八、十八、二十八日。
- ⑪永丰河:曾国藩家乡永丰镇(今为双峰县)边的小河。

【评析】

此信起初说“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意在垂型示范,然

后直截了当地激励儿子熬中奋进,所谓“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年轻人需要激励,受挫时需要激将,看来曾国藩是深明此理的。此外,针对少年人(纪鸿此时未满18岁)不愿受老父(曾国藩本年55岁)束缚的心理,曾国藩又以非常温和的语气写道:“余所责尔之功课,并无多事……每日不过两个时辰即可完毕……余则听尔自为主张。”曾国藩教子可谓耐心之至。

谕纪鸿(明年乡试,现当讲求八股试帖)

字谕纪鸿:

日内未接尔禀,想阖寓平安^①。余定以二月九日由徐州起程,至山东济、兗、河南归、陈等处^②,驻扎周家口,以为老营。纪泽定于初一起程,花朝前后可抵金陵^③,三月初送全眷回湘。

尔出外二年有奇^④,诗文全无长进,明年乡试,不可不认真讲求八股、试帖。吾乡难寻明师,长沙书院亦多游戏征逐之习^⑤,吾不放心。尔至安黄后^⑥,可与方存之、吴挚甫同伴^⑦,由六安州坐船至周家口,随我大营读书。李申夫于八股、试帖最善讲说,据渠论及,不过半年,即可使听者欢欣鼓舞,机趣洋溢而不能自己。尔到营后,弃去一切外事,即看《鉴》、临帖、算学等事皆当辍舍,专在八股、试帖上讲求。丁卯六月回籍乡试^⑧,得不得虽有命定,但求试卷不为人所讥笑,亦非一年苦功不可。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注释】

①阖(hé):全。阖寓:全家。

②济:济宁州,今济宁市。兗(yǎn):兗州府,今兗州市。归:归德府,今商丘

市。陈：陈州府，今淮阳市。

③花朝(zhāo)：旧俗以农历二月十五为百花生日，称“花朝节”，简称“花朝”。

④二年有奇(jī)：二年有零，两年多。

⑤征逐：朋友往返宴请。

⑥安黄：不知是什么地方，或为“安庆”之说。

⑦方存之：即方宗诚，字存之，安徽桐城人，古文家。

⑧丁卯六月：同治丁卯(1867)年六月。

【评析】

曾纪鸿平时不太服从管束，且对科举兴趣不大，但明年即逢乡试，曾国藩恐其试文为人讥笑，因此坚持召之来营，每日切实督导，弃去一切杂事，即使是看《鉴》、临帖、算学等事皆当辍舍。放弃感兴趣的，钻研不感兴趣的，虽说违背了育人之道，但这在当时，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纪鸿最后还是因为不善八股试帖而忧劳成疾，倒在了通往进士的荆棘途中。

谕纪鸿(不急不躁,才有长进)

字谕纪鸿:

凡作字,总要写得秀。学颜、柳,学其秀而能雄,学赵、董^①,恐秀而失之弱耳。尔并非下等资质,特从前无善讲善诱之师^②,近来又颇有好高好速之弊。若求长进,须勿忘而兼以勿助^③,乃不致走入荆棘耳。(兖州行次)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

【注释】

①董:指董其昌,明代著名书画家,书法秀逸。

②特:只是,因为。

③勿忘而兼以勿助:成败祸福都听其自然,心里不要忽视它,但也不要揠苗助长。语本《孟子·公孙丑上》。

【评析】

曾国藩本人写字,非常注重结构与笔力,而此处教纪鸿作字要秀,是因为应考文字,必须清润端正,不可过露卓落之气。针对纪鸿急于求成的心理,曾国藩教以勿忘勿助,一切顺其自然,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谕纪泽纪鸿(保养身体,勿增父母之忧)

字谕纪泽、纪鸿:

接纪泽在清江浦、金陵所发之信。舟行甚速,病亦大愈,为慰。

老年来始知圣人教孟武伯问孝一节之真切^①。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静调养,不宜妄施攻治^②。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③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养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④,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谓“名为爱之,其实害之”,陆务观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⑤,皆此义也。东坡《游罗浮》诗云:“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⑥下一“存”字,正合庄子“在宥”二字之意。盖苏氏兄弟父子皆讲养生,窃取黄老微旨^⑦,故称其子为“有奇志”。以尔之聪明,岂不能窥透此旨?余教尔从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浅,却得自然之妙。尔以后不轻服药,自然日就壮健矣^⑧。

余以十九日至济宁,即闻河南贼匪图窜山东,暂驻此

间，不遽赴豫。贼于二十二日已入山东曹县境，余调朱星楷三营来济护卫^⑨，腾出潘军赴曹攻剿。须俟贼出齐境，余乃移营西行也。

尔侍母西行，宜作还里之计^⑩，不宜留连鄂中^⑪。仕宦之家，往往贪恋外省，轻弃其乡，目前之快意甚少，将来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矫此弊。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注释】

- ①圣人：指孔子，名丘，字仲尼，战国时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思想家、教育家。《论语·为政》载：孟武伯向孔子请教孝道，孔子答道：做父母的，只是为子女的疾病发愁。意思是说，孝子不做使父母担心的事，只有当他生病时才使父母发愁。
- ②妄施攻治：轻率地服药治病。
- ③庄生：即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哲学家。在宥（yòu）天下：指任其自然，无为而治。
- ④商君：即商鞅，本姓公孙，辅助秦孝公变法有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号商君，后人便称他为商鞅。由于他的变法内容触及了社会体制的深层基础，而且方式近于简单粗暴，孝公死，他便被车裂而死。荆公：即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封荆国公，世称荆公。在担任宰相期间，他厉行改革，受到顽固派的顽固阻挠，因而被一再免职，他的许多改革措施也被推翻。
- ⑤陆务观：即陆游，字务观。
- ⑥《黄庭》：即《黄庭经》，道教的养生经书。
- ⑦黄老：本指黄帝与老子，因道家尊奉他们为始祖，故称道家为“黄老”。微旨：精微、隐微的要旨。
- ⑧就：接近。

⑨朱星槿：名式元，湘军将领。

⑩还里：还乡，回归故里。

⑪留连：留恋，逗留。

【评析】

俗话说：“只有瓜连子，没有子连瓜。”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往往不如父母对子女来得浓烈。试看“老年来”一句，说得何等动情！作父母的，望子立德、望子立言、望子立功，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望子强健，没病没灾。至于信中“不轻服药日就壮健”之说，尽可留待医师评说。此外，仕宦之家因轻弃其乡而受苦受累者，则是曾国藩官场阅历，所以他要执意说服内眷速归故里。

谕纪泽(纪鸿先至湖北,再定行止)

字谕纪泽:

全眷起行已定十七、二十六两日,当可从容料理。得沅叔二月十三日信,定于三月初间赴鄂履任^①。尔等到鄂,当可少为停留。

贼在山东,余须留于济宁,就近调度,不能遽至周家口。纪鸿儿过安庆时,不可轻赴周口^②,且随母至湖北,再行定计。尔过安庆,往拜吴挚甫之父穉泉翁,观其言论风范,果能大有益于鸿儿否?如其蔼然可亲,尔兄弟即定计请之,同船赴鄂,即在沅叔署中读书。若余抵周家口,距汉口八百四十里,纪鸿省覲,尚不甚难。尔则奉母还乡,不必在鄂久住。

金陵署内木器之稍佳者,不必带去。余拟寄银三百,请澄叔在湘乡、湘潭置些木器,送于富托,但求结实,不求华贵。衙门木器等物,除送人少许外,余概交与房主姚姓、张姓,稍留去后之思^③。

(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

【注释】

- ①履任：赴任，到职。
- ②周口：即周家口。
- ③去后之思：人走后留给他人的思念。

【评析】

曾国藩转战南北，行止不定，原议军中教子计划一再受阻，曾纪鸿的学业便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直至同治八年，曾国藩在直隶督署亲自辅导，纪鸿才勉强在那年顺天乡试中挑取誊录，后来又恩赏举人。

谕纪泽纪鸿(泽儿宜“深”,鸿儿宜“勤”)

字谕纪泽、纪鸿:

顷据探报,张逆业已回窜^①,似有返豫之意。其任、赖一股锐意来东^②,已过汴梁^③,顷探亦有改窜西路之意。如果齐省一律肃清^④,余仍当赴周家口,以践前言。

雪琴之坐船已送到否?三月十七果成行否?沿途州县有送迎者,除不受礼物酒席外,尔兄弟遇之,须有一种谦谨气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也。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⑤”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⑥,便有日进之象。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⑦,宜从“浑”字上用些工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须探讨些趣味出来。

余身体平安,告尔母放心,此嘱。(济宁州)

(同治五年三月十四夜)

【注释】

①张逆:指捻军首领张宗禹。“逆”是叛逆之人,这是对起义者的诬称。

②东:指山东。

③汴梁:开封的别名。该地战国时为魏国之都大梁,唐代又改名汴州,金、

元以后便合称“汴梁”。

④齐省：山东省。

⑤浑：含浑，不苛察。

⑥就中：此中，其中。

⑦玲珑剔透：本指珍玩器物精巧有致，有时也借指人的聪明乖巧，略带贬义。

【评析】

侯相家眷过境，沿途州县不可能不稍作迎送，曾国藩预为教导，礼物酒席不可受，但还须谦逊致谢，不可恃其清介而生傲情。这些经验之谈是很有价值的。

“泽儿宜‘浑’”、“鸿儿宜‘勤’”二语，切中二子要害，真可谓知子莫若父。同时不是父母也作不出如此直率的针砭。

谕纪泽纪鸿(家眷径直回籍,纪鸿留鄂用功)

字谕纪泽、纪鸿:

接尔二人在裕溪口、在安庆、在九江所发信,知沿途清吉为慰^①。此时想已安抵湖北,沅叔恩明谊美,必留全眷在湖北过夏。余意业已回籍,即以一直到家为妥。

富托房屋如未修完,即在大夫第借住^②,纪鸿即留鄂署读书^③。世家子弟,既为秀才,断无不应科场之理。既入科场,恐诗文为同人及内外帘所笑^④,断不可不切实用功。科六与黄宅生若来湖北^⑤,纪鸿宜从之讲求八股。湖北有胡东谷,是一时文好手,此外尚有能手否?尔可稟商沅叔,择一善讲者而师事之。

余尚不能遽赴周家口,申夫亦不能遽赴鄂中。道远而逼近贼氛,鸿儿不可冒昧来营,即在武昌沅叔左右,苦心作诗文、经策^⑥。

涤生手示(济宁)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注释】

①清吉:平安。

②大夫第:曾国荃在家乡修建的住宅。

- ③鄂署：湖北巡抚衙门（曾国荃此时新任湖北巡抚）。
- ④内外帘：凡乡试、会试，试官入场则封门，内门、外门之间隔一层帘，帘内的考官们称“内帘官”，帘外的监考、执事们称“外帘官”。笑：讥笑。又，“及内外帘”四字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⑤科六：即曾国荃次子纪官。黄宅生：曾纪官兄弟的教书先生。
- ⑥经策：明清乡试的固定题型。“经”是对《四书》《五经》经义的理解与发挥，“策”是对经史与时事的认识与判断。

【评析】

曾国藩要求家眷，可谓极严，既已教之离开金陵，又复劝其径返原籍，为的只是力保勤俭家风，勿使沾染奢华。

纪鸿身为次子，只有应试，方可得正式出身。世家子弟，总不至于走捐资入官的杂途吧？父子皆有苦衷，直至纪鸿抑郁而死。

谕纪泽纪鸿(选《仁在堂》中佳者,读必手钞,熟必背诵)

字谕纪泽、纪鸿:

接尔二人禀,知尔九叔母率全眷抵鄂,极骨肉团聚之乐。宦途亲眷^①,本难相逢,乱世尤难,留鄂过暑,自是至情^②。

鸿儿与瑞侄一同读书,请黄泽生看文,恰与吾前信之意相合。屡闻近日精于举业者^③,言及陕西路闰生先生(德)《仁在堂稿》及所选仁在堂试帖、律赋、课艺^④,无一不当行出色^⑤,宜古宜今^⑥。余未见此书,仅见其所著《怪花馆试帖》^⑦,久为佩仰。陕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无不出闰生先生之门,湖北官员中想亦有之。纪鸿与瑞侄等须买《仁在堂全稿》、《怪华馆试帖》,悉心揣摩,如武汉无可购买,或摺差由京买回亦可^⑧。

鸿儿信中拟专读唐人诗文。唐诗固宜专读,唐文除韩、柳、李、孙外^⑨,几无一不四六者,亦可不必多读。明年乡试^⑩,鸿、瑞两人宜专攻八股试帖,选《仁在堂》中佳者,读必手钞,熟必背诵。尔信中言须能背诵乃读他篇,苟能践言,实良法也。读《怪华馆试帖》,亦以背诵为要。对策不可太空,鸿、瑞二人可将《文献通考》序二十五篇读熟,

限五十日读毕，终身受用不尽。既在鄂读书，不必来营省觐矣。

涤生手示

(同治五年五月十一夜)

【注释】

- ①宦途亲眷：出外做官之人的亲属与亲戚。
- ②至情：至善之情。
- ③举业：科举之业，应考之事。
- ④路德：字闰生，陕西盩厔(今改周至)人，嘉庆进士，做过户部郎中，因眼疾辞归，掌教陕西各书院，以精于举业而著名。仁在堂：路德的书斋名。课艺：旧时文人为应考而在规定的时间内所作的模拟练习。
- ⑤当行(háng)出色：内行，格外好，指精通某一行业之事。
- ⑥宜古宜今：合于古今。
- ⑦桤(chēng)：桤柳树。
- ⑧摺差：在官府当差、运送公文的人员。
- ⑨韩：韩愈。柳：柳宗元。李：李翱。孙：孙樵。
- ⑩“乡试”二字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评析】

曾国藩为纪鸿应考，可谓费尽心血：物色良师，寻访范本，指点方法，限定日程，并要求“读必手钞，熟必背诵”。应该说，能够想出的办法他都想到了。至此，我们似乎只能从科举制度上找原因了：八股文，试帖诗，束缚太严，压抑人才。历代才志之士困于科举者，不胜枚举。纪鸿不幸也是其中之一。

谕纪泽纪鸿(纪泽只可任县志协修,纪鸿文病在太无立意)

字谕纪泽、纪鸿:

沅叔足疼全愈,深可喜慰,惟外毒遽瘳^①,不知不生内疾否?

唐文李、孙二家,系指李翱、孙樵^②。“八家”始于唐荆川之《文编》^③,至茅鹿门而其名大定^④。至储欣同人而添孙、李二家^⑤,《御选唐宋文醇》亦从储而增为十家^⑥。以全唐皆尚骈俪之文,故韩、柳、李、孙四人之不骈者为可贵耳。

湘乡修县志,举尔纂修。尔学未成就,文甚迟钝,自不宜承认^⑦。然亦不可全辞,一则通县公事,吾家为物望所归,不得不竭力赞助;二则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几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尔纂韵钞毕,宜从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⑧,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而尔为协修^⑨。吾友有山阳鲁一同通父,所撰《邳州志》、《清河县志》(下次专人寄回),即为近日志书之最善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为式,议定体例,俟余核过,

乃可动手。

纪鸿前文，申夫改过，并自作一文三诗，兹寄去。申夫订于八月至鄂，教授一月，即行回川。渠善于讲说，而讲试帖尤为娓娓可听。鸿儿、瑞侄听渠细讲一月，纵八股不进，试帖必有长进。鸿儿文病在太无注意^⑩，以后以看题及想注意为先务^⑪。

涤生手示

(同治五年六月十六日)

【注释】

①瘳(chōu):病愈。

②李翱:字习之,唐代赵郡(今河北赵县)人,随韩愈学古文,文风浑厚。孙樵:字可之,唐代关东(今陕西潼关)人,也是韩愈的门徒,文风奇峭。

③八家:指唐宋八大家,即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与曾巩八位散文家。唐荆川:即唐顺之,字应德,江苏武进人,人称荆川先生,明代唐宋派文学家。

④茅鹿门:即茅坤,字顺甫,号鹿门,浙江归安(今吴兴)人,明代散文家,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流行很广。

⑤储欣同人:储欣,字同人,江苏宜兴人,精于科举诗文而六十岁才中举人,选编《唐宋十家全集录》,风行全国。

⑥《御选唐宋文醇》: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敕编,入选的作家同于储欣,而作品、评论则有较大变动,且有弘历御批。

⑦承认:承受,接受。

⑧文:作文。

⑨此二句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⑩拄(zhǔ)意:立意,中心思想,“拄”即“支撑”。

⑪此段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评析】

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一半成于有所贪、有所利，一半成于有所激、有所逼。曾国藩确实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要纪泽辞其利而取其逼，逼使自己从古文上用功，用意可谓深远。

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本难自出新意，初学者只能从事模仿，故曾国藩责纪鸿文太无拄意。打通这一关，应考也就有希望了。

谕纪泽纪鸿(尔等留心种菜、养鱼,儿媳讲求酒食、纺织)

字谕纪泽、纪鸿儿:

二十五日至宿迁。小舟酷热,昼不干汗,夜不成寐,较之去年赴临淮时,困苦倍之。

吾家门第鼎盛,而居家规模礼节,总未认真讲求^①。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斯干》之诗^②,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议。《家人卦》以二爻为主^③,重在中馈^④。《内则》一篇^⑤,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屡教儿妇诸女亲主中馈,后辈视之,若不要紧。此后还乡居家,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醯醢、小菜之类^⑥。尔等亦须留心于蒔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纺绩虽不能多,亦不可间断。大房唱之^⑦,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至嘱,至嘱!

涤生手示(宿迁)

(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注释】

①“总未”二字,刻本改为“未能”。

②《斯干》:《诗经·小雅》中的名篇。

- ③《家人卦》：《易经》中的一卦。主要占问家中之事，据说“有利于女人之贞”。第二爻说：(女人们要)无所失职，在家中料理饮食之事。卜卦：吉利。
- ④中馈(guī)：家中饮食之事。
- ⑤《内则》：《礼记》中的一篇，详述女子服侍父母公婆之礼。
- ⑥醢(xī)：醋。醢(hǎi)：用干鱼干肉腌制的酱菜。
- ⑦大房：兄弟中长子一系。

【评析】

为什么曾国藩总要不厌其烦地劝谕儿子儿媳注意种菜、养鱼、做饭菜、习纺织这些细小琐事呢？实在是门第鼎盛，稍有放松，便将习于奢侈，败坏家风，以至于不可收拾。在他看来，与其追悔于后，不如约束于前。此外，他少时居乡，吃过苦，受过穷，目睹父、祖持家之艰难，因此容不得家人半点奢华，位高而不忘本色，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谕纪泽纪鸿(既知保养,却宜勤劳)

字谕纪泽、纪鸿儿:

在临淮住六七日,拟由怀远入涡河,经蒙、亳以达周口,中秋后必可赶到。届时沅叔若至德安^①,当设法至汝宁、正阳等处一会^②。

余近来衰态日增,眼光益蒙,然每日诸事有恒,未改常度。

尔等身体皆弱,前所示养生五诀^③,已行之否?泽儿当添“不轻服药”一层,共六诀矣。既知保养,却宜勤劳。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泽儿习勤有恒,则诸弟七八人皆学样矣。鸿儿来禀太少,以后半月写禀一次。泽儿六月初三日禀亦嫌太短^④,以后可泛论时事,或论学业也。此谕。

涤生手示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日^⑤)

【注释】

①德安:清代府名,府治在今湖北安陆县。当时曾国荃正拟出省督师,配合其兄拦击捻军。

②汝宁:清代府名,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

- ③养生五诀：眠食有恒、饭后散步、惩忿、节欲、睡前热水烫脚。曾国藩自己摸索的养生五法。
- ④“六月初三日”五字，刻本删去。
- ⑤刻本误作“二十一日”。

【评析】

保养不是娇养。曾国藩的养生五诀，并未教人贪图安逸，所以信中强调，“既知保养，却宜勤劳”，并且郑重指出：“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历观人事，莫不如此。

谕纪泽纪鸿(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
儿媳当做些酱菜寄与我吃)

字谕纪泽、纪鸿:

接纪泽两禀,并纪鸿及瑞侄禀信、八股,两人气象俱光昌^①,有发达之概,惟思路未开。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②。意义层出不穷,宏开之谓也^③。

余此次行役^④,始为酷热所困,中为风波所惊,旋为疾病所苦。此间赴周家口尚有三百余里,或可平安耳。

尔拟于《明史》看毕,重看《通鉴》,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读通鉴论》,尔或间作史论,或作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

早间所食之盐姜已完^⑤,近日设法寄至周家口。吾家妇女,须讲究作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好醋、倒笋之类,常常做些,寄与我吃。《内则》言事父母舅姑^⑥,以此为重。若外间买者,则不寄可也。

涤生手谕

(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

【注释】

①光昌:光大昌盛。

②品:标准。

- ③宏开之谓：谓之宏开，叫做宏开。
- ④行役：本指服军役、劳役或其他公务而在外跋涉，后泛指旅行。此处仍用原始义。
- ⑤盐姜：用食盐、辣椒等佐料腌过之姜。
- ⑥舅姑：女子出嫁，称丈夫之父母为“舅姑”，有人认为这是起源于古人的姑表结亲。

【评析】

短短一封家信，教纪鸿作文须开阔思路，教纪泽作史论以深入史籍，教儿媳做些酱菜寄来食用，要求不高，但都具体切实。这也是曾国藩家训的一法。

谕纪泽纪鸿(泽儿送全眷回湘,鸿儿来周家口侍养)

字谕纪泽、纪鸿:

接尔等八月初十日禀,知鸿儿生男之喜^①。军事棘手、衰病焦灼之际,闻此大为喜慰。排行用浚、哲、文、明四字^②,此儿乳名浚一^③,书名应用广字派否^④?俟得沅叔回信,再取名也。

九月初十后,泽儿送全眷回湘,鸿儿可来周家口,侍奉左右。明年夏间,泽儿来营侍奉,换鸿儿回家乡试。

余病已全愈,惟不能用心。偶一用心,即有齿痛出汗等患。而摺片不肯假手于人^⑤,责望太重^⑥,万不能不用心也。

朱子《纲目》一书^⑦,有续修宋元及明合为一编者,白玉堂忠愍公有之^⑧,武汉买得出否?若有而字大明显者,可买一部带来。此谕。

涤生手示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注释】

①生男:生子,生儿子。

②排行(háng):兄弟姊妹依长幼排列的顺序,士绅之家,还惯于以吉祥字词

的组合顺序来作排行。

③乳名：小名。

④书名：学名。派：同一宗祠之人的辈分，用吉祥字词串连，便于以礼相称。

⑤摺片：臣子上奏皇帝的公文。正奏称“摺”，附奏称“片”。假手于人：靠别人代劳。

⑥责望：责任与名望。

⑦朱子《纲目》：朱熹编著的《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以纲为提要，以目为备注。

⑧白玉堂忠愍公有之：忠愍公的白玉堂故居有这本书。“忠愍”是曾国华的谥号。

【评析】

曾国藩本年 56 岁，在当时已可视为老年人，至此始得一孙，又值军事棘手、衰病焦灼之际，欢欣之情，自不待言。这个小孩，便是日后光大曾门的曾广钧。

谕纪泽纪鸿(人若有志,即可予以美名而奖成之)

字谕纪泽、纪鸿:

接泽儿八月十八日禀,具悉择期九月二十日还湘^①。十月二十四日四女喜事,诸务想办妥矣。凡衣服首饰百物,只可照大女、二女、三女之例,不可再加。

纪鸿于二十日送母之后,即可束装来营^②。自坐一轿,行李用小车,从人或车或马皆可,请沅叔派人送至罗山,余派人迎至罗山。

淮勇不足恃,余亦久闻此言,然物论悠悠^③,何足深信。所贵好而知其恶^④,恶而知其美^⑤。省三、琴轩均属有志之士^⑥,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识微之论^⑦,而实不能平心细察。余所见将才,杰出者极少,但有志气,即可予以美名而奖成之。

余病虽已愈,而难于用心,拟于十二日续假一月,十月奏请开缺^⑧。但须沅弟无非常之举,吾乃可徐行吾志耳,否则别有波折,又须虚与委蛇也^⑨。此谕。

(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

【注释】

- ①具悉：备知，详细了解。
- ②束装：整装，整理行装。
- ③物论悠悠：众口评说，议论纷纷，荒谬不可信。
- ④好(hào)：喜好。恶：弊病。
- ⑤恶(wù)：厌恶。
- ⑥省三：即刘铭传。琴轩：即潘鼎新。
- ⑦识微之论：洞察几微之论，含贬义。
- ⑧开缺：旧时官员，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继续担任现职而免职者，叫“开缺”。
- ⑨虚与委蛇(wēi yí)：本义是自然无为，后用为敷衍应付。

【评析】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确实是评论人才的有识之见。大概是纪泽兄弟来信中据李申夫之论而讥评淮军，因而曾国藩作此开导。天下将才，杰出者少，只要有志气，即可予以美名而奖成之，这是作为一名统帅的十分难得的气度。曾国藩一方面鼓励儿辈放论时事，一方面又针对其偏颇予以教导，不失为教育子弟的好方法。

谕纪泽纪鸿(菜酱二事,足验人家之兴衰)

字谕纪泽、纪鸿:

余病大致已好,惟不甚能用心。自度难任艰巨,已于十三日具片续假一月,将来请开各缺。纵不能离营调养,但求事权稍小^①,责任稍轻,即为至幸。欲求平捻功成,从容引退^②,殆恐不能,即求免于谤议,亦不能也。

捻匪窜过沙河、贾鲁河之北,不知已入鄂境否?若鸿儿尚未回湘,目下亦不必来周口,恐中途适与贼遇。

盐姜颇好^③,所作椿蕪子、腌菜亦好^④。家中外须讲求蒔蔬,内须讲求晒小菜。此足验人家之兴衰,不可忽也。此谕。

(同治五年九月十七日)

【注释】

①事权:责任与权力。

②引退:官员自请免职。

③盐姜:用盐腌过的生姜。

④椿蕪子:椿叶与麦蕪子晒成的酱菜。腌菜:坛子菜。

【评析】

“家中外须讲求莠蔬，内须讲求晒小菜”，事虽至小，却包含着居家过日子的实在道理，确实“足验人家之兴衰”。古人以持家与治国平天下并提，不能持家，何以治国，何能平天下？再者说，持家也罢，治国平天下也罢，都离不开从细小处做起。

谕纪泽(读古人诗文,当先识其貌,后观其神)

字谕纪泽儿:

二十四之喜事^①,不知由湘阴舟次而往乎^②?抑自省城发喜轿乎^③?

尔读李义山诗,于情韵既有所得,则将来于六朝文人诗文,亦必易于契合。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④,羲、献、欧、虞、褚、李、颜、柳^⑤,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⑥,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故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⑦,乃可推为大家。诗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⑧,不足以当大家之目^⑨。渠既迥绝群伦矣,而后人读之,不能辨识其貌,领取其神,是读者之见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尔以后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今人动指某人学某家,大抵多道听途说,扣槃扞烛之类^⑩,不足信也。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

余病已大愈,尚难用心,日内当奏请开缺。近作古文二首,亦尚入理,今冬或可再作数首。唐镜海先生没时^⑪,其世兄求作墓志^⑫,余已应允,久未动笔,并将节略失去,

尔向唐家或贺世兄处(蔗农先生子,镜海丈婿也)^⑬索取行状节略寄来。罗山《文集》、《年谱》未带来营^⑭,亦向易芝生先生(渠求作碑甚切)索一部付来,以便作碑,一偿夙诺。

纪鸿初六日自黄安起程,日内应可到此。

涤生手示

(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注释】

- ①指四女出嫁郭家。
- ②舟次:船行途中。
- ③发喜轿:发亲,此段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④书家:书法家。
- ⑤羲: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献:王羲之之子王献之。欧:欧阳询。虞:虞世南。褚:褚遂良。李:李邕。颜:颜真卿。柳:柳公权。皆唐代书法家。
- ⑥张得天:即张照,字得天,江苏华亭(今属上海市)人,清初书法家,刑部尚书。何义门:即何焯,先世曾以义旌门,人称义门先生,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清代著名学者。
- ⑦刘石庵:即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大学士,清初书法家。
- ⑧迥绝群伦:大大地超越众人之上。
- ⑨目:品评,评价。
- ⑩扣槃(pán)扞烛:比喻道听途说的片面认识。“槃”即承之盘。
- ⑪唐镜海:即唐鉴,字镜海,湖南长沙人,曾国藩的理学启蒙导师,官至太仆寺卿。没:通“歿”,去世。刻本径改为“歿”。
- ⑫其世兄:他的儿子,旧时称朋辈之子。
- ⑬括号中文字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⑭罗山:即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湘军早期统领,曾国藩三

女婿之父。

【评析】

名家名作，确有面貌神态与他人不同，不能不同即不能成家。至于读者，若不能辨其不同，则不算读书有得。读书无所见，即是道听途说，随声附和。在这里，曾国藩从“认貌”、“观神”两方面入手，总结出读书的方法与目的，值得参考。

谕纪泽(拟令纪泽来营,纪鸿回湘)

字谕纪泽:

余于十三日具疏请开各缺,并附片请注销爵秩^①。二十五日接奉批旨,再赏假一月,调理就痊,进京陛见一次^②,余拟于正月初旬起程进京。

鸿儿少不更事^③,欲令尔于十一月十五以后自家来营,随侍进京。尔近日身体强壮否?接尔复禀,果有起行来豫定期,余即令纪鸿由豫回湘。鸿抵湘乡过年,尔抵周口过年,中途可约于鄂署一会^④。

余近无他苦,惟腰疼畏寒,夜不成寐。群疑众谤之际,此心不无介意^⑤。然回思近年行事^⑥,无甚差谬,自反而缩^⑦,不似丁冬、戊春之多悔多愁也^⑧。到京后,仍当具疏,请开各缺,惟以散员留营^⑨,维系军心,担荷稍轻。尔兄弟轮流侍奉,军务松时,请假回籍省墓一次^⑩,亦足以娱暮景^⑪。纪鸿在此体气甚好,心思亦似开朗,惜不能久侍^⑫,当令其回家事母耳。

再,尔体弱,今年行路太多,如自觉难吃辛苦,即不来侍奉进京,亦不强也(禀商尔母及澄叔议定回信)^⑬。若来,则带曾文煜来清检书籍。家中书籍,亦须请一人专为

料理,否则伤湿伤虫^⑭,或在省城书贾中找之^⑮。

鸿儿言尔母欲将满女许徐氏^⑯,余嫌辈行不合,且诸女许宦家者多不称意,能在乡间许一富家亦好。明春到京,亦可于回都京官中求之也^⑰。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注释】

①附片:清代官员上奏皇帝的公文,正奏叫“摺”,同日上奏的其他相关问题,叫“片”或“附片”。注销爵秩:取消封爵(曾国藩因功封一等侯爵)。

②陛见:又叫“朝见”、“谒见”。清制,省级以上官员奉召或因公晋见皇帝,奏对政事,接受旨意,叫“陛见”。

③少不更事:年纪轻,阅世浅,不懂事。

④此段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⑤不无介介:不是没有不愉快的想法。介介:耿耿,不愉快,不能忘怀。

⑥迩年:近年。

⑦自反而缩:反躬自问,无愧于人。自反:自省,自问。缩:正直,无差谬。语出《孟子·公孙丑上》。

⑧丁冬:咸丰丁巳(1857)年冬季。戊春:咸丰戊午(1858)年春季。

⑨散员:官府、军营中没有职务之人。

⑩省墓:旧时官员,请假回籍,祭扫考妣坟墓。

⑪暮景:晚年景况。

⑫此句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⑬不强(qiǎng):不勉强,不强求。

⑭伤湿伤虫:伤于湿、伤于虫,即受到潮湿与虫子的侵害。

⑮书贾(gǔ):书商。

⑯满女:最小的女儿,即曾纪芬。许:许配。徐氏:徐寿衡家子侄。

⑰此二段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评析】

军情棘手，疾病缠身，加上纪鸿少不更事，不能为父分忧，所以曾国藩欲令二子调换：纪泽来营侍父，纪鸿回家事母。转念一想，纪泽体弱，不耐远途奔波，因而请其自决，足见曾国藩慈爱之心。

曾国藩有五个女儿，只有满女纪芬家庭生活美满，丈夫聂缉槩，官至浙江巡抚，即系曾国藩亲自选定。

谕纪泽(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

字谕纪泽:

二十六日寄去一信,令尔于脂月来营,侍余正月进京。继又念尔体气素弱,甫经到家,又行由豫入都,驰驱太劳。且余在京,不过半月两旬,尔不随侍,亦无大损,而富托新造家室,尔不在家,即有所损。兹再寄一信,止尔之行,尔仍居家侍母,经营一切,腊月不必来营,免余惦念^①。

余定于正初北上,顷已附片复奏,届时鸿儿随行。二月回豫,鸿儿三月可还湘也。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②,则亦听之而已。

余近日身体颇健,鸿儿亦发胖。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③。尔母率二妇、诸女^④,于酒食、纺绩二事,断不可不常常勤习。目下官虽无恙,须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⑤,至嘱,至嘱!

涤生手示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注释】

- ①此段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②凶咎：祸殃。
- ③内政：家政，尤指女教，大体包括妇女在家中应遵行的礼节与应承担的家务。整散：整肃或散漫。
- ④二妇：两位儿媳妇。
- ⑤衰替：衰败，中落。

【评析】

年迈的父亲征战在外，反倒心痛年轻的儿子旅途辛苦，令人感叹不已。

曾国藩宦海沉浮几十年，对个人禄位已越来越看得淡，而对家庭兴衰则越来越看得重，这似乎是那个时代无法摆脱的怪圈。

谕纪泽(纪鸿已停课,听其潇洒闲适)

字谕纪泽:

自接尔十月初九日一禀,久无续音。不知二十四日果办喜事否?全家已抵富坨否^①?

此间军事,东股任、赖窜入光、固^②,贼势已衰,西股张总愚久踞秦中华阴一带^③,余派春霆往援,大约腊初可以成行。霞仙迫不及待,寄来一信,峻辞诃责^④,甚至以杨嗣昌比我^⑤。余不能堪,此后亦不复与通信矣^⑥。

十七日复奏不能回江督本任一摺,刻木质关防留营自效一片^⑦,兹钞寄家中一阅。若果能开去各缺,不过留营一年,或可请假省墓。但平日虽有谗谤之言,亦不乏誉颂之人,未必果准悉开诸缺耳。

纪鸿在此体气甚好,月余未令作文,听其潇洒闲适,一畅天机^⑧,腊月当令与叶甥开课作文^⑨。尔胆怯等症,由于阴亏,朱子所谓“气清者魄恒弱”,若能善晓酣眠,则此症自去矣。

涤生手示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注释】

- ①此段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②东股：指东捻军。任：任柱。赖：赖文光。光：河南光山县。固：河南固始县。
- ③西股：指西捻军。秦中：陕西省。
- ④峻辞诃责：严词责骂。
- ⑤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明末兵部尚书。清军入关，他一意主和，贻误军机。后率部镇压张献忠起义军，作战不力，畏罪自杀。
- ⑥自“霞仙”至“不复与通信矣”，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⑦木质关防：木头刻的官印。清制，临时委派的、非正式经制常设的职位，不能用正方形大印，不能用朱红印泥，而只许用长方形关防，只许用紫红色水。若非正式钦差大臣，不许用铜，只能用木做。
- ⑧一畅天机：尽情地表现自己，享受自然之趣。天机：天生的禀性。“天”，刻本改为“其”，据《湘乡曾氏文献》改。
- ⑨叶甥：叶亭外甥，即王镇镛，字叶亭。

【评析】

刘蓉是纪泽的岳父，曾国藩与之闹意气，当然要通知纪泽，不过他们很快又和好了。

纪鸿不善于读书作文，曾国藩怕他越学越笨，干脆停课一个多月，听其潇洒自适，一畅天机。玩够了，或者倒想读书了，有了兴趣，自然学得进了。这大概也是曾国藩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办法。

谕纪泽(不可轻慢近邻)

字谕纪泽：

此间军事，任、赖由固始窜至鄂境，该逆不得逞志于鄂，势必仍回河南。张逆入秦，已奏派春霆援秦，本月当可起程。惟该逆有至汉中过年，明春入蜀之说^①，不知鲍军赶得及否。

本日摺差回营，十三日又有满御史参劾^②，奉有明发谕旨^③，兹钞回一阅。余拟再具数疏婉辞，必期尽开各缺而后已。将来或再奉入覲之旨^④，亦未可知。尔在家料理家政，不复召尔来营随侍矣。

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圯，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⑤。此谕。

涤生手示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注释】

- ①汉中：清代府名，即今陕西汉中、凤县、西乡一带。
- ②满御史：清代中央政府各部门，其长官皆有满、汉各一人，满为尊。参劾(hé)：纠参、弹劾。
- ③明发谕旨：由内阁抄发、内容大多涉及官员任免的谕旨，又简称“明发”。
- ④入觐(jìn)：臣子入朝谒见皇帝。
- ⑤无吝：不要吝啬。“无”通“毋”，不要。

【评析】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因此曾国藩告诫纪泽“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只要不管闲事，不帮官司，能行方便处，尽可大方一些。这确是仕宦之家对待邻居的上策。否则，“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到那时就后悔不及了。

致欧阳夫人(尽心家政,敬待小叔)

欧阳夫人左右:

接纪泽儿各禀,知全眷平安抵家,夫人体气康健,至以为慰。

余自八月以后,屡疏请告假开缺^①,幸蒙圣恩准交卸钦差大臣关防,尚令回江督本任^②。余病难于见客,难于阅文,不能复胜江督繁剧之任,仍当再三疏辞。但受恩深重,不忍遽请离营,即在周口养病。少泉接办,如军务日有起色,余明年或可回籍省墓一次,若久享山林之福^③,则恐不能。然办捻无功^④,钦差交出,而恩眷仍不甚衰^⑤,已大幸矣。

家中遇祭^⑥,酒菜必须夫人率妇女亲自经手^⑦。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动用。内而纺绩、做小菜,外而蔬菜、养鱼,款待人客,夫人均须留心。吾夫妇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孙皆依以为榜样^⑧,不可不劳苦,不可不谨慎。

近在京买参^⑨,每两去银二十五金^⑩,不知好否,兹寄一两与夫人服之。

澄叔待兄与嫂极诚极敬,我夫妇宜以诚敬待之,大小

事丝毫不可瞒他，自然愈久愈亲。此问近好。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注释】

- ①告假：官员请病假，一般作为辞职先期步骤。
- ②江督：两江总督的简称。
- ③山林之福：指没有公务缠身的隐居绅士的平静生活。
- ④办捻：剿办捻军。
- ⑤恩眷：略同于“圣眷”，指帝王的恩情。
- ⑥祭：泛指在年节或祖考冥诞、忌日之时的所有祭祀活动。
- ⑦妇女：儿媳与女儿。
- ⑧各房：业已分居的兄弟各家。
- ⑨参(shēn)：人参。
- ⑩去：耗费。

【评析】

丈夫不在家中，夫人便是最高权威。只要夫人能够尽心家政，儿媳们自然不敢懈怠。“吾夫妇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孙皆依以为榜样，不可不劳苦，不可不谨慎”，说得语重心长。此外，敬重小叔子，也是作嫂嫂的美德之一。很多情况下，兄弟不和，便是夫人失敬而产生的，所以曾国藩要特意嘱咐。

谕纪泽(莫作代代作官之想,须作代代作士民之想)

字谕纪泽儿:

余自奉回两江本任之命^①,十七、初三日两次具疏坚辞,皆未俞允^②,训词肫挚^③,只得遵旨暂回徐州,接受关防,令少泉得以迅赴前敌^④,以慰宸廑^⑤。余自揣精力日衰,不能多阅文牒,而意中所欲看之书,又不肯全行割弃,是以决计不为疆吏^⑥,不居要任。两三月内,必再专疏恳辞。

朱金权利令智昏,不耐久坐,余在徐州已深知之。今年既请彭芳六照管书籍、款接人客,应将朱金权辞绝之,并请澄叔专信辞谢,乃有凭据^⑦。

余近作书箱,大小如何廉昉八箱之式^⑧。前后用横板三块,如吾乡仓门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木为柱为匡,预底及两头用板装之。出门则以绳络之而可挑^⑨,在家则以架乘之而可累两箱、三箱、四箱不等。开前仓板则可作柜,再开后仓板则可过风。当作一小者送回,以为式样。吾县木作最好而贱^⑩,尔可照样作数十箱,每箱不过费钱数百文。读书乃寒士本业^⑪,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也。家中

新居富托，一切须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⑫，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⑬。

吾明年正月初赴徐，纪鸿随往。二月半后天暖，令鸿儿坐炮船至扬州，搭轮船至汉口，三月必可到家。郭婿读书何如^⑭？详写告我。此信呈澄叔一阅^⑮。

涤生手示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注释】

- ①两江本任：回任两江总督原职。曾国藩去年交卸总督关防，李鸿章只是以江苏巡抚暂时代理两江总督之职。
- ②俞允：应允，特指皇帝的允可。旧时书信中，也有称对方的允诺为“俞允”者，以示恭敬。
- ③肫(zhūn)挚：很诚挚。
- ④前敌：前线。
- ⑤宸(chén)座：皇帝的挂念。“宸”本是北极星的星位，后用以代指帝王、王位。
- ⑥疆吏：封疆大吏，指总督、巡抚。意指他们的责权与古代分封疆土的诸侯可比。
- ⑦此段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⑧何廉昉：即何栻，字廉昉，江苏江阴人，曾任江西建昌知府，擅诗文。
- ⑨络之：把它捆系。
- ⑩木作：木工，木工的技艺。
- ⑪寒士：穷书生，贫苦的知识分子。
- ⑫自“挂匾”至“可靠”，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⑬宫：东宫，指太子。第：旧时官员的住宅。

⑭郭婿：四女婿郭依永，字刚基，郭嵩焘子。

⑮此段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评析】

曾国藩此时已“决计不为疆吏，不居要任”，因此详细指示书箱式样，并说“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在他看来，天下多难，什么“侯”“相”“均未必可靠”，只有读书或可绵延世泽，因此，子女们“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这是看透尘世的睿智之言，官场过来人的深切体会。

谕纪泽(试究陶、杜、陆诗之高淡,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

字谕纪泽:

纪鸿病,请一医来诊,鸿儿乃天花痘喜也^①,余深用忧骇。以痘太密厚,年太长太,而所服之药,无一不误,阖署惶恐失措。幸托痘神佑助,此三日内转危为安。兹将日记由鄂转寄家中,稍为一慰。再过三日灌浆^②,续行寄信回湘也。

尔七律十五首,圆适深稳,步趋义山^③,而劲气倔强处^④颇似山谷。尔于情韵、趣味二者,皆由天分中得之。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⑤。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⑥。尔胸怀颇雅淡,试将此三人之诗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

余近日平安,告尔母及澄叔知之。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注释】

- ①天花痘喜：出痘子，出天花。“天花”是一种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有一定的危险性，一旦病愈，则具有终身免疫力，所以可称“痘喜”。又，“喜”字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②灌浆：疮、疖化出脓水流出，病毒既去，病则痊愈，俗称“灌浆”。
- ③步趋：亦步亦趋，效仿。
- ④“处”字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⑤白傅：指白居易。他曾任太子少傅，所以又叫他“白傅”。
- ⑥南面王(wàng)：南面称王。古人以坐北面朝南为尊，故称帝王为“南面”。“南面”即“面朝南方”。易：交换。

【评析】

曾国藩平日坚持其祖父不信巫道之教，可是一闻纪鸿出痘，当晚便敬奉痘神，沐浴敬香，大概是舐犊情深，不由自主了，稍后他还作有《礼送痘神祝文》，并许诺以二千金修痘神庙。

应该说，曾国藩是一位很有水平的文学鉴赏家，他对古典文学的体悟，往往深得其中奥妙。钻研陶、杜、陆诗而防止走入孤僻，便是很有见地的。

谕纪泽(长辈纠葛,尔辈不可妄生意气)

字谕纪泽:

鸿儿出痘^①,余两次详信告知家中,此六日尤为平顺。兹钞六日日记寄沅叔转寄湘乡,俾全家放心^②。余忧患之余^③,每闻危险之事,寸心如沸汤浇灼^④。鸿儿病痊后,又以鄂省贼久踞白口、天门,春霆病势甚重,焦虑之至!

尔信中述左帅密劾次青^⑤,又与鸿儿信言闽中谣歌之事,恐均不确。余闻少泉言及闽绅公禀留左帅,幼丹实不与闻^⑥,特因官阶最大,列渠首衔。左帅奏请幼丹督办轮船厂务^⑦,幼已坚辞,见诸廷寄矣^⑧。余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⑨,此中诚不能无芥蒂^⑩,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伎心^⑪,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⑫,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⑬,切记,切记!

尔禀气太清^⑭,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⑮,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⑯。余字汝曰劼刚^⑰,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读书须具大量,看陆诗以导闲适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尔天性淡于荣利,再从此二事用功,则终身受用不尽矣。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注释】

- ①出痘：出天花。
- ②自“兹”至“俾”，据《湘乡曾氏文献》补。俾(bì)：使。
- ③忧患之余：忧患余生。
- ④寸心：区区之心。沸汤：滚开水。
- ⑤左帅：指左宗棠。清代督抚，皆可称为“帅”。次青：李元度。
- ⑥幼丹：即沈葆楨，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官至两江总督。
- ⑦指左宗棠奏请沈葆楨出任总理船政大臣，经管福州船政局一事。
- ⑧廷寄：即寄信谕旨，属于机密公文，由军机处密封后交兵部捷报司专寄。又，自“余闻”至“见诸廷寄矣”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⑨以怨报德：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左、沈二人皆以曾国藩之力荐才得以位任巡抚，但沈在江西巡抚任上与曾国藩争夺江西厘金，大闹意气，左在金陵城破时上疏指责曾氏兄弟虚报军功，追杀不力。
- ⑩芥蒂：心中的怨恨或不快。
- ⑪褊(biǎn)心：心胸狭窄。“褊”本指衣服狭小，后引申为人心的狭隘。伎(zhì)心：忌恨之心。
- ⑫不通闻问：不通音讯，不通往来。
- ⑬自“于二公”至“此外”，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⑭禀气：生性，与生俱来的天性。
- ⑮刻：苛刻，刻薄，不宽厚。
- ⑯厚：宽厚，不刻薄。
- ⑰字：为人起字。劫(jié)：坚定，坚固。

【评析】

曾国藩与左宗棠、沈葆楨之间的恩怨纠葛，局内人评论纷纷，但他自己还“力求克去褊心伎心”，因而教训儿辈“不宜妄生意气”，“着不得丝毫意见”，确实难能可贵。此外，曾国藩还及时教导纪泽，人不可柔弱，也不可刻薄。他似乎从纪泽来信中，看出了儿子刻薄的一面，所以急切回信，剴切训诲。

致欧阳夫人(不愿久居此官,不愿再接家眷)

欧阳夫人左右:

自余回金陵后,诸事顺遂,惟天气亢旱^①,虽四月二十四、五月初三日两次甘雨,稻田尚不能栽插,深以为虑。

科一出痘^②,非常危险,幸祖宗神灵庇佑,现已全愈,发体变一结实模样^③。十五日满两个月后,即当遣之回家,计六月中旬可以抵湘。如体气日旺^④,七月中旬赴省乡试可也。

余精力日衰,总难多见人客。算命者常言十一月交癸运,即不吉利。余亦不愿久居此官,不欲再接家眷东来。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余身体安好如常,惟眼蒙日甚,说话多则舌头蹇涩,左牙疼甚,而不甚动摇,不至遽脱,堪以告慰。顾问近好。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午刻)

【注释】

- ①亢旱：大旱。
- ②科一：曾纪鸿的乳名。
- ③发体：发胖。
- ④体气：身体、精神状况。

【评析】

作为一家之主，曾国藩极少盛气凌人地强行贯彻自己的主张，而是耐心说服，以理服人。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曾氏家眷是不愿意离开都市，回到老家那个穷乡僻壤中去的。但这封信如此剀切，则又不容人不依。如果曾国藩一味强蛮，激怒夫人就是赖着不走，那么，曾国藩不也是无可奈何吗？

遗嘱^①（不忮不求，勤俭孝友）

〔原件无称呼〕余即日前赴天津^②，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③。外国性情凶悍^④，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⑤，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⑥，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⑦，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⑧。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⑨。去年由海船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弃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摺，令夏吏择要钞录，今已钞一多半，自须全行择钞。钞毕后存之家中，留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⑩，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⑪，黎莼斋钞录颇多^⑫，顷渠已照钞一分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

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⑬，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⑭，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伎不求为重。伎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忌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⑮，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怯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⑯；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⑰。伎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怯求诗》二首录后。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钞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自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⑱，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

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①，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②。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③，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④。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⑤，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⑥。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⑦。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附枝求诗二首^⑧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妒者妾妇行^⑨，琐琐奚比数^⑩。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⑪。
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⑫。
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
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

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
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
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鹜。
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
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①。
问渠何以然^②？不自知其故。
尔室神来格^③，高明鬼所顾。
天道常好还^④，嫉人还自误。
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回互。
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
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寤。
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⑤。
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
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⑥。
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右不伎^⑦)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车^⑧，贵求万钉带^⑨。
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
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⑩。

求荣不知贻，志亢神愈怵^①。
 岁燠有时寒^②，日明有时晦^③。
 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④，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⑤。
 矫首望八荒^⑥，乾坤一何大^⑦。
 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慙^⑧。
 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
 而况处夷途^⑨，奚事生嗟忤？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⑩，曾不愿乎外。
 （右不求）

（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

【注释】

- ①此件作于同治九年元月初三、初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自称为“遗令”，刻本作“将赴天津示二子”。
- ②即日：近日内。
- ③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当众行凶，打死天津县令刘杰的随从。天津市民激于义愤，殴毙丰大业及其秘书。随后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国、美国教堂，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共二十人。史称“天津教案”。
- ④外国：外国人。

⑤疆场：战场。

⑥吝于一死：贪生怕死。

⑦邂逅及难：仓促间遇难。

⑧不虞：意外的变故。

⑨差易：稍微容易一些。

⑩发刻：编刊，编印，略同于今之“出版”。

⑪古文：散文。

⑫黎莼斋：即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同治元年，他应诏上书，以候补知县发往曾国藩军营，做了几年的幕僚，与先后入幕的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被称为曾门古文传人。曾国藩去世，最早的《文钞》便是由黎庶昌编成的。

⑬知旧：知交，老朋友。

⑭儒先：道德纯粹的前代儒家学者。

⑮怀土怀惠：形容小人只追求个人的利益。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⑯侔(móu)：等同。埒(liè)：相等。

⑰充：扩充，推广。穿：挖墙脚。窬(yú)：通“逾”，跳墙。皆指偷窃。《孟子·尽心下》说：“人若能把不想害人之心推广开去，那么仁使用不尽了；人如能把不挖洞跳墙的心推广开去，那么义使用不尽了。”

⑱反：通“返”，返回。

⑲陆梭山：即陆九韶，字子美，浙江金溪人。讲学于梭山，号梭山居士，宋代学者。

⑳差幸：还算比较幸运地……。 “差”有“略微”之义。

㉑因果报应：佛教认为，凡事有因必有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㉒手足：指兄弟。

㉓昆弟：兄弟。“昆”同“舅”，兄。

㉔惭德：指德行方面的缺陷。

㉕不审：不知道，说不准。

②此二诗作于同治九年三四月间，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因衰病日深，欲将生平阅历为韵文，以示儿侄辈，即以当遗嘱也。”“略用白香山体势，取其易晓。”

⑦妾妇行：娘儿们的行径。

⑧奚比数：怎能相比。

⑨塞：不顺遂。遇：好运气。

⑩成务：成功，功事。

⑪豫：高兴。

⑫何以然：为什么这样。

⑬格：来，至。

⑭天道好还：意为恶有恶报。语本《老子》。

⑮曾：乃，表示语气转折。

⑯零：降下。

⑰右：古人行文，竖行，自右至左。此处之“右”，即“前”“上”之意。

⑱千乘车：古时以一车四马为一乘，诸侯可拥有千乘车。

⑲万钉带：皇帝赏赐功臣的宝带。

⑳方：比。

㉑汰(tài)：奢侈。

㉒燠(yù)：暖，热。

㉓晦(huì)：阴暗。

㉔尤：抱怨。

㉕精爽：精神，气象。瘵(zhài)：凋弊，生疾苦。

㉖八荒：八方荒远之处。

㉗大(tái)：此处当念古音，以求押韵。

㉘慙(duì)：怨恨。

㉙夷途：平坦之路。

㉚俟命：乐天知命，无所营求。

【评析】

这份遗嘱，堪称曾国藩一生经验的自我总结。作为一位位极人臣的中兴名将，他最终要教诲子女的，只是普普通通八个字：不忮不求，勤俭孝友。

不忮不求，看似简单，实则甚难，因为几乎人人皆有忮求之心。不忮不求，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因而应当成为人生的一种追求。曾国藩“因衰病日深”，故“将生平阅历为韵文以示儿侄辈”，并且特意选“用白香山体势，取其易晓”，真是佛口婆心，令人感动不已。

至于勤俭孝友，则是曾国藩毕生的实践，并且贯彻在年年月月的家庭教育中。但是，他却深自切责，认为自己没有很好地垂范，用以激励儿辈“切实讲求”，“为我弥缝缺憾”。婆心热血，只求能够打动二子，毋忘父训。

较之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军中遗嘱，此次遗令更为平实，更为切用，也更为殷切，更为慈祥。今人读之，亦当深思。

教子日课^①(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一曰慎独则心安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②，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③，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④。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⑤；力去人欲，以存天理^⑥，则《大学》之所谓“自慊”^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⑧，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忤”^⑨，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

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⑩。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

“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⑪，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

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⑫，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⑬，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

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⑭，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⑮。若但知自了^⑯而不知教养庶汇^⑰，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

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⑱。彼其视民胞物与^⑲，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赧之^①，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②。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③，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④，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⑤，文王日昃不遑^⑥，周公夜以继日^⑦、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勉。《无逸》一篇^⑧，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⑨，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⑩，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⑪，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⑫，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⑬。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⑭，必能心安身强而后

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⑭。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勸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同治九年十一月初四日于金陵节署中^⑮)

【注释】

①刻本作“日课四条”，据篇末附记，实为教子之用，故改作“教子日课”。

②实用其力：具体地运用自身的力量。

③方寸：方寸之地，指人心。

④慎独：本为儒家的修养境界，指在一人独处之时，仍能做到谨慎不苟，后来宋明理学家更将它作为一种修身方式。

⑤好(hào)善如好(hào)好(hǎo)色，恶(wù)恶(è)如恶(wù)恶(è)臭：喜欢善得如同喜欢美人一样，讨厌坏事如同讨厌腐臭一样。

⑥力去人欲以存天理：理学家的极端说教，要求人们排除生活欲望而维持伦理法则。

⑦自慊(qiàn)：自我满足。“慊”即“惬意”。

⑧自反而缩：自我反省，无愧于人。缩：直。

⑨《孟子·尽心上》说：君子有三乐，二曰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忤(zuò)：愧。

⑩天君：指内心。古人认为耳目五官听命于心，故称心为天君。

⑪孔门：孔子之门，指孔子。

⑫四灵毕至：麟凤龙龟四种灵异的神物一齐出现，形容国泰民安。

⑬事天飨帝：祭拜天地祖先。

⑭偷：浇薄，不厚重。

⑮觉后知觉后觉：帮助后知后觉的人，使他们得到觉悟。

⑯自了：自己管自己，只顾自己。

- ①庶汇：略同于上文的“民物”，指芸芸众生。
- ②张子：指张载，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北宋著名理学家。
- ③民胞物与：语出《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说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手足，天下的物都与我一样是天地父母所生。
- ④韪(wěi)之：认为它是对的。
- ⑤自食其力：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
- ⑥数石(dàn)之粟：几百斤粮食。十斗为一石，约合现在的一百斤。
- ⑦酣蒙高眠：终日只知大吃大喝睡大觉。
- ⑧汤：商汤王，古之贤君。昧旦：黎明，天还没大亮。
- ⑨文王：周文王，叫姬昌，周代的贤君。
- ⑩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周代贤臣。
- ⑪《无逸》：见于《尚书》，是周公对周成王的训海之词。“无”即“毋”，“不要”。
- ⑫爽：差错。
- ⑬周乘：周游巡视。
- ⑭摩顶放踵：从头到脚都受到劳损。
- ⑮见：被，受到……。
- ⑯神鬼不歆(xīn)：鬼神也不肯庇佑。“歆”是用食物祭祀鬼神。
- ⑰修己：即修身。
- ⑱骈集：成双成对。
- ⑲刻本误作“十年”，且在“署中”下还有“日记”二字，今检曹氏《日记》，并无此大段文字，只在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载：“写‘慎独’、‘主敬’、‘求仁’三条，每条疏证二百余字，……共七百余字。”初三日载：“写‘习劳’一条，约四百字。”初四日载：“将昨二日所写四条书跋于后，约近二百字。”今据此考定其日期。

【评析】

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离津晋京前夕，“细思古人工

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可知他起初是用以自警，日后才以此四条作为教子日课，希望他们能用来修己治家，每夜相课、每月相稽。曾国藩平生教子的千言万语，最后都浓缩到这短短四条区区二十个字中间了。谁家子弟能学样做到，必为英贤无疑。

致丹閣十叔

丹閣十叔大人閣下：

前奉賜函，敬審福履康愉，闔潭多祜，至為欣慰。

此間軍事，自去秋以至今春，危險萬狀。四月以後，巢、和、二浦次第克復，奪回九洲要隘，江北肅清，大局極有轉機。不料苗逆復叛，占踞數城，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而各軍疾疫大作，死亡相屬，几與去秋相等。餉項奇絀，醫藥無資，茫茫天意，不知何日果遂厭亂也？

侄身體粗適，牙齒脫落一個，余亦動搖不固，此外視聽眠食，未改五十以前舊態。自以菲材久竊高位，兢兢栗栗，惟是不貪安逸、不圖丰豫以報聖主之厚恩，即以為稍惜祖宗之余澤。上年恭遇兩次覃恩，已將本身應得封典，賜封伯祖父重五公暨中和公、伯祖母彭太夫人暨蕭太夫人，茲將誥軸專盛四送回，即求告知任尊叔及芝圃、榮發、厚一、厚四諸弟，敬謹收藏。焚黃告墓之日，子姓悉與于祭。茲各寄二十金，少助祭席之資，又參枝、對聯、書帖等微物，略將鄙忱，伏乞哂存。左君辦硝之事，因采辦諸人在各县挖牆、拆屋紛紛，釀成控案。東征局司、道乃詳請概歸官辦，不特不能新添委員，即前此給札者亦須一一撤

回，是以未能照办。但诸人借凑本钱分途采办，因此半途而废，不免吃亏。侄已函告东局主事者，酌量调剂，不令亏本矣。

（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

附一

谕纪泽(途次闻讣,交代家事)

字谕纪泽儿:

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①。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慝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即行雇船。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兹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

一、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②。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③,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④,同

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⑤，平日皆有肝胆，待我甚厚，或可求其凑办旅费。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

一、京寓所欠之帐，惟西顺兴最多^⑥，此外如杨临川、王静安、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诸兄皆多年未偿，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我再有信致各处。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若并无分文，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⑦。

一、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既难，水路尤险，此外更无好路，不如仍走王家湾为妥，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即王家营也）时，有郭雨三亲家在彼^⑧；到池州江边^⑨，有陈岱云亲家及树堂在彼^⑩；到汉口时，吾当托人照料。江路虽险，沿途有人照顾，或略好些。闻扬州有红船最稳，虽略贵，亦可雇。尔母最怕坐车，或雇一驮亦可，然驮轿最不好坐。尔母可先试之。如不能坐，则仍坐三套大车为安。（于驮轿、大车之外，另雇一空轿车备用，不可装行李。）

一、开吊散讣，不可太滥，除同年、同乡、门生外^⑪，惟门簿上有来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单请庞省三先生定^⑫。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

一、外间亲友，不能不讣告寄信，然尤不可滥，大约不

过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时，当寄一单来，并寄信稿，此刻不可遽发信。

一、铺店帐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节已全楚矣^⑬。此外只有松竹斋新帐，可请省三先生往清，只可少给他，不可欠他的出京^⑭。又有天元德皮货店，请寄云年伯往清。其新猗猗皮褂即退还他，若已做成，即并缎面送赠寄云可也。万一无钱，皮局帐亦暂展限，但累寄云年伯多矣。

一、西顺兴帐，自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可将摺子找出，请一明白人，细算一遍（如省三先生、湘宾先生及子彦皆可^⑮）。究竟用他多少钱，专算本钱，不必兼算利钱，待本钱还清，然后再还利钱。我到武昌时，当写一信与萧沛之三兄^⑯，待我信到后，然后请寄云年伯去讲明可也。总须将本钱、利钱划为两段，乃不至轆轳不清^⑰。六月所借之捐贡银一百二十余金，须设法还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须与寄云年伯熟计。

一、高松年有银百五十金，我经手借与曹西垣^⑱，每月利息京钱十千，我今出京，高之利钱已无着落。渠系苦人，我当写信与西垣，嘱其赶紧寄京。目前求黎樾乔老伯，代西垣清几个月利钱，至恳，至恳，并请高与黎见面一次。

一、木器等类，我出京时已面许全交与寄云，兹即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概交寄云年伯。盖器本少，若分则更少矣，送渠一人，犹成人情耳，锡器、瓷器亦交与他。

一、书籍，我出京时一一点明与尔舅父看过，其要紧

者,皆可带回。此外,我所不带之书,惟《皇清经解》六十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时,已与尔舅说明,即赠送与寄云年伯。又《会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与寄云用。自此二部外,并无大部,亦无好板,可买打磨厂油箱,一一请书店伙计装好(上贯铁钉封皮),交寄云转寄存一庙内,每月出赁钱可也^①。边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图八幅、吴南屏借梅伯言诗册^②,俱往取出带回。

一、大厅书架之后,有油木箱三个,内皆法帖之类^③,其已裱好者可全带回,其未裱者带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来信粘在本子上者,皆宜带回。地輿图三付,皆宜带回。又有十八省散图亦带回。字画、对联之类,择好者带回,上下木轴均撤去,以便卷成一捆。其不好者、太宽者不必带,做一宽箱封锁,与书箱同寄一庙内。凡收拾书籍字画之类,均请省三先生及子彦帮办而牧云一一过目。其不带者均用箱寄庙。

一、我本思在江西归家,凡本家亲友皆以银钱赠送,今既毫无可赠,尔母归来须略备接仪,但须轻巧不累赘者,如毡帽、挽袖之类,亦不可多费钱。如捞沙膏、眼药之属,亦宜带些(高丽参带半斤)。

一、纪泽宜做绵袍褂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头承欢^④。

一、王雁汀先生寄书^⑤,有一单,我已点与子彦看。记得乾隆二集系王世兄取去,五集系王太史(敦敏)向刘世兄借去,余刘世兄取去者有一片。此外皆在架上,可送还

他。

一、苗仙鹿寄卖之书^④，《声订声读表》共一种，《毛诗韵订》一种，《建首字读》，本想到江西消售几部，今既不能，可将书架顶上三种各四十余部还他，交黎樾乔老伯转交。

一、送家眷出京，求牧云总其事，如牧云已中举，亦求于复试后九月二十外起行，由王家营水路至汉口，或不还家，仍由汉口至京会试可也。下人中必须罗福、盛贵，若沈祥能来更好，否则李长子亦可。大约男仆须四人，女仆须三人，九月二十前后必须起程，不可再迟，一定由王家营走。我当写信托沿途亲友照料。

（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注释】

- ①大故：特指父母之丧，后泛指死亡。
- ②开吊：丧家发讣告，举行悼念仪式。贐(fù)仪：送给丧家助办丧事的钱财。自“不得不”至“以作”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③此二句据《湘乡曾氏文献》补。
- ④黎樾乔：即黎吉云，字樾乔，湖南湘潭人。黄恕皆：即黄倬，字恕皆，湖南长沙人。
- ⑤王静庵：即王溥，号静庵，山西蒲城人。袁午桥：即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二人皆为曾国藩的会试同年。
- ⑥西顺兴：北京城内私人钱庄。
- ⑦起复：官员在居丧期满后重行出任官职。
- ⑧郭雨三亲家：即郭沛霖，字雨三，湖北蕲水人。时任淮海道台，已议将女儿郭筠许配曾纪鸿。

- ⑨池州：清代府名，即今安徽贵池市。
- ⑩陈岱云亲家：即陈源究，字岱云，湖南茶陵人，时任池州知府，先期已议娶曾国藩二女纪耀为儿媳。树堂：即冯卓怀，字树堂，湖南长沙人。二人皆曾国藩挚友。
- ⑪门生：科举时代，考中者称考官、阅卷者为师，自称门生。
- ⑫庞省三：即庞际云，字省三，直隶（今河北）宁津人，本为曾纪泽的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军幕。
- ⑬端节：端午节，端阳节，农历五月初五日。楚：清楚。
- ⑭“不可欠他的出京”，刻本改为“不可全欠他”。
- ⑮湘宾：宋湘宾，协助曾国藩教子、处理往来书信之人。
- ⑯萧沛之：即萧光浩，字沛之，西顺兴钱庄之主。
- ⑰缪葛：同“胶葛”，纠缠不清。
- ⑱曹西垣：即曹光汉，曾国藩乡举同年。
- ⑲赁（lìn）：租。
- ⑳边袖石：即边裕礼，字袖石，直隶（今河北）任丘人，时任翰林院编修。田敬堂：即田雨三，字敬堂，曾国藩会试同年。吴南屏：即吴敏树，字南屏，湖南岳州（今岳阳）举人，文学家。梅伯言：即梅曾亮，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著名古文家、诗人。
- ㉑法帖：摹刻出来的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
- ㉒承欢：本指迎合旁人而博得欢心，后专指子孙侍奉长辈。
- ㉓王雁汀：即王庆云，字雁汀，福建闽县人。受曾国藩保荐，迅速升迁，后官至工部尚书。
- ㉔苗仙鹿：即苗夔，字仙鹿，直隶（今河北）河间人，文字学家。

【评析】

本年六月十二日，咸丰帝钦派曾国藩为江西乡试正考官。曾国藩当即上奏，请求在揭榜后顺道回湘，探望父母，可是就在这一天，曾母去世。曾国藩猛然从志满意得的堂堂主考变成了仓皇奔

丧的带孝之人。仓卒之中写下的这封信，充分表现了曾国藩厚道的品格、精细的作风与俭朴的家境。须知他此时已担任侍郎三年有半，可是除了有限的家俱、书籍之外，剩下的竟是一身的债务。如此窘迫甚至近于寒酸之时，他还是不改仁厚、正大之风范，应该说，如此言传身教，为儿女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谕纪泽(续告家眷起程之安排)

字谕纪泽儿：

吾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太湖县途次，痛闻吾母大故，是日仍雇小轿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写京中家信，料理一切，命尔等眷口于开吊后赶紧出京。二十六夜发信，交湖北抚台寄京^①，二十七发信，交江西抚台寄京。两信是一样说话，而江西信更详，恐到得迟，故由两处发耳。惟仓卒哀痛之中，有未尽想到者，兹又想出数条，开示于后：

一、他人欠我帐目，算来亦将近千金，惟同年鄢勛斋(敏学)当时听其肤受之诉而借与百金^②，其实此人并不足惜。(寄云兄深知此事。)今渠已参官，不复论已。此外，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陔^③，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④，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人之帐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帐而欲其还，是不恕也。从前黎樾翁出京时亦极窘，而不肯索穷友之债，是可为法。至于胡光伯之八十两、刘仙石之二百千钱^⑤，渠差旋时^⑥，自必还交袁亲家处，

此时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间有借我者，亦极窘，我亦不写信去问他。

一、我于二十八、二十九在九江耽搁两日，江西省城公送来奠分银壹千两，余以三百两寄京还债，以西顺兴今年之代捐贡银及寄云兄代买皮货银之类皆甚紧急，其银交湖北主考带进京。想到京时，家眷已出京矣，即交寄云兄择其急者而还之，下剩七百金，以二百余金在省城还帐，带四百余金至家办葬事。

一、驮轿要雇，即须二乘，尔母带纪鸿坐一乘，乳妈带六小姐、五小姐坐一乘，若止一乘，则道上与众车不同队，极孤冷也。此外，雇空太平车一乘，备尔母道上换用，又雇空轿车一乘，备尔与诸妹弱小者坐，其余用三套头大车。我之主见大略如此，若不妥当，仍请袁姻伯及毛、黎各老伯斟酌，不必以我言为定准。

一、李子彦无论中否，皆须出京，可请其与我家眷同行几天，行至雄县，渠分路至保定去，亦不甚绕也。到清江浦写船^⑦，可请郭雨三姻伯雇，或雇湖广划子二双亦可。至扬州换雇红船，或湘乡钓钩子亦可。沿途须发家信，至清江浦，托郭姻伯寄信，至扬州，托刘星房老伯寄信，至池州托陈姻伯，至九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至湖北，托常太姻伯寄，以慰家中悬望，信面写法，另附一条。

一、小儿女等须多几件棉衣，道上十月固冷，船上尤寒也。

一、御书诗匾及戴醇士、刘棻云所写匾^⑧，俱可请裱匠启下，卷起带回。王孝凤借去天图^⑨，其底本系郭筠仙送我的，暂存孝凤处，将来请交筠仙。

一、我船一路阻风，行十一日，尚止走得三百余里，极为焦灼。幸冯树堂由池州回家，来至船上，与我作伴，可一同到省，堪慰孤寂。京中可以放心。

一、江西送奠仪千金外，有门包百金^⑩，丁贵、孙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金，尚存四十金，将来罗福、盛贵、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八九两，渠等在京要支钱，亦可支与他，渠等皆极苦也。

一、我在九江时，知府陈景曾、知县李福（甲午同年）皆待我极好。家眷过九江时，我已托他照应，但讨快，不讨关（讨关，免关钱也；讨快，但求快快放行，不免关税也）。尔等过时，渠若照应，但可讨快，不可代船户讨免关。

一、船上最怕盗贼。我在九江时，德化县派一差人护送^⑪，每夜安船后，差人唤塘兵打更，究竟好些。家眷过池州时，可求陈姻伯飭县派一差人护送，沿途写一“溜信”，（上县传知下一县，谓之“溜信”）^⑫，一径护送到湖南，或略好些。若陈姻伯因系亲戚，避嫌不肯，则仍至九江，求德化县派差护送，每过一县换一差，不过赏大钱二百文。

（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薪水舟中）

【注释】

- ①抚台：对巡抚的尊称。
- ②肤受之诉：指关系到切身利害的言词。一说指不实之辞。
- ③周荇农：即周寿昌，字荇农，湖南长沙人，翰林院编修，精于史学。
- ④公车：本指官车，汉代曾以公车接送应举之人，后便以公车作为入京应试之举人的代称。
- ⑤胡光伯：即胡焯，字光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翰林院编修。
- ⑥差旋：完成公差，回来复命。
- ⑦写船：租船。
- ⑧戴醇士：即戴熙，字醇士，浙江杭州人，官至兵部右侍郎，宫廷画家。刘棻云：即刘传莹，字棻云，湖北汉阳（今武汉市）人，曾官国子监学正，曾国藩故友，汉学家。
- ⑨王孝凤：即王家璧，字孝凤，湖北鄂城人，兵部主事，后官至太常寺卿。
- ⑩门包：旧时陋规之一，下级呈献给上级的礼金，主要用于支付仆人的开销。
- ⑪德化县：今九江市。
- ⑫括号中文字，刻本删去。

【评析】

有些人，说得到，不一定做得到；有些事，平时做得出，危难中不一定做得出；有些境界，看到别人达得到，自己也以为达得到，果真临到自己，却不一定实现得了。诸如不索穷友之债，还来亦当退回，莫银千两，立即以多半还账等等，皆可见曾国藩为人之高洁。通篇无一言教子，可是处处都在以身垂范。

谕纪泽(暂缓出京,搬房另住)

字谕纪泽:

余于初八日在舟中写就家信,十一早始到黄州^①,因阻风太久^②,遂雇一小轿起旱^③。十二日未刻到湖北省城,晤常南陔先生之世兄^④,始知湖南消息,长沙被围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胜悲痛焦灼之至!

现余在武昌小住,家眷此时万不可出京,且待明年春间再说。开吊之后,另搬一小房子住,余陆续设法寄银进京用。匆匆草此,俟一二日内续寄。

(咸丰二年八月十二日)

【注释】

①黄州:今湖北黄冈市。

②阻风:旅行者受到大风阻隔。

③起旱:船行者上岸走旱路。

④常南陔:即常大淳,字正夫,号南陔,湖南衡阳人,时任湖北巡抚。年底,太平军攻入武昌,杀之。

【评析】

太平军此时已攻至长沙城下,湘鄂之间,乱成一团,家眷此时实不可出京。搬房另住,为的是减省房租。曾国藩奔丧受阻,又要心挂两头,其苦可想而知。

谕纪泽(目前仍须回家见父)

字谕纪泽：

十三日在湖北省城住一天，左思右想，只得仍回家见吾父为是。拟十四日起行，由岳州、湘阴绕道^①，出沅江、益阳以至湘乡，约须半月。沿途自知慎重，如果遇贼^②，即仍回湖北省城，陆续有家信寄京，不必挂念。

家眷既不出京，止将书检存箱内，搬一房子，余物概不必动。余行李皆存常大人署中^③，留荆七、孙福看守^④，自带丁、韩二人回南，常又差四人护送^⑤，可以放心。

涤生字

(咸丰二年八月十三夜在湖北省城)

【注释】

- ①岳州：今岳阳市。
- ②贼：诬称太平军。
- ③常大人：指湖北巡抚常大淳。
- ④荆七、孙福：曾国藩所用仆人。
- ⑤差(chāi)：派遣，派差。

【评析】

此时太平军攻入湘境已四月有余，省内各县时有农民暴动，尽

管如此，曾国藩还是决定冒险回家，这更增加了他对农民起义军的仇恨。

谕纪泽(托带银钱至京)

字谕纪泽儿：

余于八月十四日在湖北起行，十八至岳州，由湘阴、宁乡绕道，于二十三日到家，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二十五日至白杨坪老屋，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家中老少平安，地方亦安静，合境团练武艺颇好^①，土匪可以无虞。吾奉父亲大人之命，于九月十三日暂厝吾母于腰里屋后^②，俟将来寻得吉地，再行迁葬。

家眷在京，暂时不必出京，俟长沙事平，再有信来。王吉云同年在湖北主考回京^③，余交三百二十金托渠带京，想近日可到。余将发各处讣信，刻尚无暇^④，待九月再寄。京中信寄回，交湖北常大人处最妥。岳父、岳母俱于二十五日来我家，身体甚好，尔可告知尔母。余不尽。

涤生手示

(咸丰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注释】

①团练：临时性的地方武装队伍，有事则招募训练，以助巡防，事定则散。

②厝(cuò)：暂时浅埋，待日后改葬。又，停柩待葬也叫“厝”。

③王吉云：即王履谦，字吉云，顺天(今河北)大兴人，曾任湖北学政。

④刻：此刻。

【评析】

曾国藩曾经兼署兵部左侍郎，沿途又历经“匪乱”，因而一到家乡，便对团练之事较为关注。这些团练，日后便成为他镇压太平军的基本力量。

谕纪泽(奉母在京,一切皆宜谨慎)

字谕纪泽儿:

予自在太湖县闻讣后,于二十六日书家信一号,托陈岱云交安徽提塘寄京^①,二十七日发二号家信,托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二十八日发三号,交丁松亭转交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眷赶紧出京之说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发家信第四号,十四日发第五号,二十六日到家后,发家信第六号,此三次信皆言长沙被围,家眷不必出京之说也。不知皆已收到否?

余于二十三日到家,家中一切皆清吉,父亲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余癣疾自到家后,日见痊愈。地方团练,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②,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③,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④,亦断不受其蹂躏。现奉父亲大人之命。于九月十三日权厝先妣于下腰里屋后山内^⑤,俟明年寻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殡之事,一切皆从俭约,惟新做大杠,六十四人舁请,约费钱十余千,盖乡间木料甚贱也。请客约百余席,不用海菜。县城各官一概不请,神主即请父亲大人自点^⑥。

丁贵自二十七日已打发他去了，我在家并未带一仆人，盖居乡即全守乡间旧样子，不参半点官宦气习。丁贵自回益阳，至渠家住数日，仍回湖北，为我搬取行李回家，与荆七二人同归。孙福系山东人，至湖南声音不通，即命渠由湖北回京，给渠盘川十六两^⑦，想渠今冬可到京也。尔奉尔母及诸弟妹在京，一切皆宜谨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长沙贼退后，余有信来，再行收拾出京。兹寄去信稿一件，各省应发信单一件，尔亦可将信稿求袁姻伯或庞师照写一纸发刻。其各省应发信，仍求袁、毛、黎、黄、王、袁诸位妥为寄去。余到家后，诸务丛集，各处不及再写信。前在湖北所发各处信，想已到矣。

十三日申刻，母亲大人发引^⑧，戌刻下殓^⑨，十九日筑坟可毕。现在地方安静，闻长沙屡获胜仗，想近日即可解围。尔等回家，为期亦近矣。

罗邵农(芸皋之弟)至我家，求我家在京中略为分润渠兄。我家若有钱，或十两，或八两，可略分与芸皋用。不然恐同县留京诸人有断炊之患也^⑩。书不能尽，余俟续示。

(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

【注释】

①提塘：督抚派驻在京城、负责递送本省公文的下级武官。

②“我曾家”及“外姓亦多善打者”，刻本删。

③粤匪：指太平军，因为它是广西起义军，故称“粤匪”。

- ④孔道：通道，要道。
- ⑤先妣(bì)：旧时自称故去的母亲。
- ⑥神主：死者的牌位，用木制成。用红笔将神主上的死者姓名描色，称“点主”。
- ⑦盘川：路费。
- ⑧发引：出殡。
- ⑨下殓(sì)：把棺材放入穴中。
- ⑩断炊：绝粮，不能生火做饭。

【评析】

通报出殡之事，归于“俭约”二字，说到自己居乡情况，表示“不参半点官宦气习”，然后谕子在京“一切皆宜谨慎”，最后嘱咐要分润同乡，不使断炊，救其燃眉之急，这些都是信中的可取之处。

谕纪泽(不可酣秦佚乐,不可浪掷光阴)

字谕纪泽儿:

胡二等来,接尔安禀,字画尚未长进。尔今年十八岁,齿已渐长^①,而学业未见其益。陈岱云姻伯之子号杏生者,今年入学^②,学院批其诗冠通场^③。渠系戊戌二月所生,比尔仅长一岁,以其无父无母,家渐清贫,遂尔勤苦好学,少年成名。尔幸托祖父余荫^④,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秦佚乐^⑤,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

新妇初来^⑥,宜教之人厨作羹^⑦,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⑧。所织之布、所寄衣袜等件^⑨,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

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⑩,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

四年所买衡阳之田,可觅人售出,以银寄营,为归还

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财，士庶人且然^①，况余身为卿大夫乎^②？余癖疾复发，不似去秋之甚。李次青十七日在抚州败挫，已详寄沅浦函中。现在崇仁加意整顿，三十日获一胜仗。口粮缺乏，时有决裂之虞^③，深用焦灼。

尔每次安禀，详陈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之起居，合家之琐事，学堂之工课，均须详载。切切此谕。

（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

【注释】

- ①齿：年齿，年龄。
- ②入学：中秀才。秀才要到府、州、县学宫拜孔子像，叫“入学”，因而也将考中秀才为“入学”。
- ③学院：即学政，负责一省之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等事务。
- ④荫：祖上积德，庇佑子孙。
- ⑤酣蒙佚乐：纵酒作乐，贪图享乐。
- ⑥新妇：既可称新娘子，又可称儿媳妇，此处指曾纪泽之原配贺夫人。
- ⑦入厨作羹：下厨房，做饭菜。
- ⑧针黹(zhī)：针线活。“黹”即做针线活。
- ⑨所寄衣袜等件：刻本改为“做成衣袜寄来”，今从《湘乡曾氏文献》。
- ⑩弱冠：指二十岁。
- ⑪士庶人且然：一般读书人与普通老百姓尚且如此。
- ⑫卿大夫：本为古代官位，后泛指朝廷官员。
- ⑬虞：忧虑。

【评析】

曾国藩一般不怒气训子，对纪泽尤其温婉有加，不知此次何以连声斥责？

古语说：“教子婴孩，教妇初来。”同时，他又要求“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子女儿媳，一视同仁。然后以自身作比，正人正己，受教者自然不敢懈怠。

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

字谕纪泽儿:

接尔安禀,字画略长进,近日看《汉书》。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尔能看《汉书》,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

看《汉书》有两种难处: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必先习于古文辞章之学,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尔于小学、古文两者皆未曾入门,则《汉书》中不能识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

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①。王怀祖(名念孙,高邮州人)先生有《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诂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汉书》者所不能及。

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扬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贾山、邹阳等四人传、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赵充国屯田之奏、韦玄成议礼之疏以及贡禹之章、陈汤之奏狱,皆以好文之故,悉载巨篇。如贾生之文^②,既著于本传,复载于《陈涉传》、《食货志》等篇;子

云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匈奴传》、《王贡传》等篇，极之《充国赞》、《酒箴》，亦皆录入各传。

盖孟坚于典雅瑰玮之文，无一字不甄采^③。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且先读列传。凡文之为昭明暨姚氏所选者^④，则细心读之。即不为二家所选，则另行标识之。若小学、古文二端略得途径，其于读《汉书》之道，思过半矣。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⑤，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⑥，此即日习于傲矣。《书》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⑦《传》称：“骄奢淫佚，宠禄过也。”^⑧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注释】

①《段氏说文》：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又称《说文解字段注》。

②贾生：指贾谊，汉代文学家。

③甄(zhēn)采：选取。

④昭明：指梁太子萧统，字德施，未及位而卒，谥“昭明”。所编《文选》，又叫《昭明文选》。

⑤锦衣玉食：锦衣即华丽的衣服，玉食指珍贵的膳食，形容奢侈的生活。谓之：叫做。

⑥颐指气使：颐是脸巴子、腮帮子，颐指即嘴部的表情示意，气使是用表情支使人，形容傲慢地使唤别人。

⑦《书》：指《尚书》，又叫《书经》。世禄之家：世世做官、享受官府俸禄之家。鲜(xiǎn)：少。克：能够。

⑧《传》：指《春秋左氏传》，即《左传》。淫佚：嗜欲无度，放肆安乐。宠禄过也：这便是过于宠溺享受的错误。

【评析】

这封信用四分之三的篇幅指导读书方法，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告诫勿犯奢傲，试想，满纸教训之词，效果又会怎样？

怎样便叫做奢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曾国藩生长在农家，浸润于理学，在他看来，一切追求享受的言行皆可趋于奢，一切轻视他人的举止皆可导致傲，而纪泽少居京城，更易沾染京师子弟的坏习惯，因此他要防微杜渐，抓住苗头，切实教导。

附二

谕纪泽(将所开十一种书寻究一番)

字谕纪泽儿：

闻儿经书将次读毕^①，差用少慰^②。自《五经》外，《周礼》、《仪礼》、《尔雅》、《孝经》、《公羊》、《穀梁》六书，自古列之于经，所谓《十三经》也。此六经宜请塾师口授一遍^③。尔记性平常，不必求熟。《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恨未能一一诂释笺疏，穷力讨治^④。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輿纪要》^⑤、近人姚姬传所辑《古文辞类纂》、余所钞十八家诗，此七书者，亦余嗜好之次也，凡十一种，吾以配之《五经》《四书》之后。而《周礼》等六经者，或反不知笃好，盖未尝致力于其间，而人之性情各有所近焉尔。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纵不能讲习贯通，亦当思涉猎其大略，则见解日开矣。

涤生手谕

(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注释】

- ①经书：儒家先贤的经典著作。将次：即将依次。
- ②差：稍微。
- ③塾师：民间教书先生。“塾”是民间教书的场所。
- ④穷力讨治：努力研究。
- ⑤《孙武子》：即《孙子兵法》，又叫《孙子》。春秋时杰出军事家孙武著。

【评析】

曾国藩早年随父读书，经书之外，很少注意其他典籍，直到进京之后，才有茅塞顿开的感叹。轮到他自己教子的时候，他便很注重开拓子弟眼界，以求扩充他们的见解。

谕纪泽(不去苦心孤诣作八股文)

字谕纪泽儿：

二十日接二月二日来禀并祭文稿，文尚条畅^①，惟意义太少，叔祖之德，全未称道，亦非体制^②，词藻亦太寒俭。尔现看《文选》，宜略钞典故藻汇^③，分类钞记，以为馈贫之粮^④。《文选》前数本系汉人之赋，极难领会，后半则易看矣。余所见友朋中，无能知汉赋之意味者。尔不能记忆，亦由于不知其意味。此刻不必求记，将来若能识得意味，自可渐记一二。余向来记性极坏，近老年反略好些，由于识得意味也。时文亦不必苦心孤诣去作^⑤。但常常作文，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涤生手示

(咸丰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注释】

①条畅：通达晓畅。

②非体制：不合体裁。

③藻汇：词藻，词汇。

④馈贫之粮：语出《文心雕龙·神思》，是说读书人应广泛搜求知识，就像贫弱者需要粮食一样。后世文人便把平日积累的笔记径称为“馈贫粮”。

- ⑤苦心孤诣：费尽心血以达到别人未曾达到的境地。“孤诣”指独自达到的境界。

【评析】

曾国藩自认对古文较有造诣，因此不愿子弟死钻八股，反倒教之多作古文。平常多练，自有进境。

谕纪泽(安排邵宅丧事)

字谕纪泽儿：

接尔十二月禀，惊悉邵夫人于是日仙逝^①。家运之坏，乃至斯极^②，闻之酸鼻^③。现令其婿郑兴仪即日由临淮回金陵，与邵顺国共扶其母与兄之灵柩送至杭州安葬，并葬西衣冠之柩^④，合为一冢。余以二百金交郑世兄带回，内以六十金为邵太太殓殮之资^⑤，以百四十金为船钱、途费及葬埋之资，余为作一墓志及刻工石价在外。郑世兄不能带家眷，只好接邵小姐在余署宅小住二三月，待邵、郑回金陵后再移他处。尔先将各情告之李宫保，余随后再当函托也。位西先生夫妇生卒年月及他事实并子龄事实、生卒^⑥，就邵二世兄所知者，尔问明写一节略寄来。此嘱。

(同治四年七月十五日)

【注释】

①邵夫人：曾国藩亡友邵懿辰之妻。仙逝：旧时称人死亡的委婉说法。

②乃至斯极：竟至如此之极。

③闻之酸鼻：听到这个消息，为之感怆欲哭。

④衣冠之柩：人死，不得其尸，丧家以其旧时衣帽入棺而葬。邵懿辰死于乱

军之手,其子多方寻求,未得遗骸。

⑤殓殮(liàn):给尸体穿衣入棺而待葬。

⑥及他事实:及其他生平事迹。

【评析】

邵懿辰在咸丰十一年死于杭州之乱,本年元月十三日,其子顺年早逝,不及一月,邵夫人又亡,所以曾国藩称“家运之坏,乃至斯极,闻之鼻酸”。这封信对邵宅丧事作出如此周详之安排,充分显示了他对亡友的一片真情。此外,欧阳夫人还将邵女认作义女,予以特别关照。由此可见曾家仁厚之风。

谕纪泽纪鸿(治病宜戒克伐之剂,禁屡换之方)

字谕纪泽、纪鸿儿:

纪泽于看书等事,似有过人之聪明,而于医药等事,似又有过人之愚蠢。即如汗者心之精液,古人以与精血并重,养生家惟恐出汗,有伤元气。泽儿则伤风初至即求发汗^①,伤风将愈尚求大汗,屡汗元气焉得不伤^②? 腠理焉得不疏^③? 又如服药以达荣卫^④,有似送信以达军营:治标病者似送百里之信^⑤,隔日乃有回信;治本病者似送三五百里之信^⑥,经旬乃有回信。泽儿则日更数方,譬之辰刻送信百里,午刻未回又换一信,酉刻未回再换一令,号令数更,军营将安所适从? 方剂屡改,脏腑安所听命?

以后于己病、母病,宜切记此二事。即沅叔脚上湿毒,亦宜戒克伐之剂^⑦,禁屡换之方。余近年学祖父星冈公夜夜洗脚,不轻服药,日见康强,尔与沅叔及诸昆弟能学之否?

宋生香先生文笔圆熟,尽可从游。鸿儿之文笔太平直,全无注意,明年下场,深恐为同辈所笑。自六月以后,尔与纪瑞将各项工课渐停,专攻八股试帖,兼学经策^⑧,每月寄文六篇来营,断不可少。但求诗文略有可观,不使人

讥尔兄弟案首是送情的^⑨，则余心慰矣。

涤生手示

(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注释】

- ①发汗：伤风者服药以求出汗。
- ②屡汗：屡次发汗。
- ③腠理：中医术语，指人的皮肉与内脏的纹理，是气血汗水的通道。
- ④荣卫：中医术语，指人体内的营、卫二气。营气主血，卫气主气，二气贯通，对人体起滋养、保护作用。
- ⑤标病：不是很严重的病。
- ⑥本病：很厉害的大病。
- ⑦克伐之剂：药性猛烈、对身体有较大副作用的药剂。
- ⑧经策：经义与策文，科举考试的规定文体。
- ⑨案首：童试之后，张榜公布取中者，叫“发案”，案上第一名便叫“案首”。送情的：送情徇私得来的。

【评析】

曾国藩虽不是专门的医师，但他对防治疾病却常有独到见解，本篇“治病戒克伐之剂，禁屡用之方”即是一例，而且解说透彻，令人豁然开朗。

纪鸿、纪瑞群从兄弟，共有七人名列案首，但在接下来的科举中几乎都没有更大的进展，因此曾国藩生怕旁人讥笑曾家子弟的“案首”是特殊照顾的。

谕纪泽(修理旧屋花费太多,以后开支须寄营核定)

字谕纪泽儿:

富圯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①。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②,不料我家竟尔行之^③。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④,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⑤。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遽还。

尔于经营外事颇有才而精细,何不禀商尔母暨澄叔,将家中每年用度必不可少者逐条开出^⑥,计一岁除田谷所入外尚少若干,寄营,余核定后,以便按年付回。袁薇生入泮^⑦,此间拟以三百金贺之,以明余屏绝榆生,恶其人非疏其家也。

(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

【注释】

①许多:如此之多。

②起屋:做屋,盖新房。

③竟尔:竟然。

④体:体察,领会。

⑤造物：造物之主，即“天”。

⑥用度：费用，开支。

⑦袁薇生：曾国藩女婿袁秉桢之弟。人泮：中秀才，入学。旧时考中秀才者要到府、州、县的学宫拜谒孔子神像。学宫前都有一个半圆形的水池，故又称学宫为泮宫，称入学为“入泮”。

【评析】

曾国藩“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眼见兄弟、子女不遵家训，因而规定今后家中开支须开单寄营审核，亲自把关。看来，有时一百句说教还不如一个具体行动。

谕纪泽(纪鸿文理浅陋,拟访聘良师教之)

字谕纪泽儿:

科一作文数次^①,脉理全不明白,字句亦欠清顺。欲令其归应秋闱^②,则恐文理纰缪,为监临以下各官所笑^③;欲不令其下场,又恐阻其少年进取之志。拟带至金陵,于三月初八、四月初八,学乡场之例^④,令其于九日内各作三场十四艺^⑤,果能完卷无笑话,五月再遣归应秋试。科一生长富贵,但闻谀颂之言,不闻督责鄙笑之语,故文理浅陋而不自知。又处境太顺,无困横激发之时^⑥,本难期其长进。惟其眉宇大有清气,志趣亦不庸鄙,将来或终有成就。余二十岁在衡阳从汪师读书^⑦,二十一岁在家中教澄、温二弟,其时之文与科一目下之文相似,亦系脉不清而调不圆^⑧。厥后癸巳、甲午间^⑨,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以后^⑩,年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科一或禀父体,似余之聪明晚开亦未可知。拟访一良师,朝夕与之讲《四书》经书八股,不知果能聘请否?若能聘得,则科一与叶亭及今为之未迟也。

(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注释】

- ①科一：曾纪鸿的小名。
- ②秋闱：乡试，因在八月中举行，故名。
- ③监临：乡试总管，一般由巡抚或总督担任。
- ④乡场：乡试考场。
- ⑤三场十四艺：三场考试累计所作的经义策论试帖等十四篇文章。
- ⑥困横：受困，受阻。
- ⑦汪师：曾国藩的塾师汪觉庵。
- ⑧圆：圆润。
- ⑨癸巳、甲午间：道光十三(1833)、十四(1834)年间。
- ⑩留馆：清制，翰林院庶吉士须入庶常馆学习三年，至期考试，叫“散馆”，优者留馆，以便继续考迁，次者分到各部当主事或出京当知县。

【评析】

为纪鸿科举之事，曾国藩真是伤透了脑筋。即如此信，始则恨其文理浅陋，继而觉其亦非蠢庸，最后自我安慰，希望只是聪明晚开，于是重又张罗访师之事。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谕纪泽(纪鸿身体复元才可回乡应试)

字谕纪泽儿：

云仙以并未降调之巡抚^①，无故降三级而补运使^②，自难免于牢骚。精采既好^③，尚不至大损天和^④，即是好事。霞仙三月二十二日自汉口南归，计日内已到家矣。依永诗字俱佳^⑤，计八股亦必不恶，大慰，大慰！

鸿儿痘症已满二十八日，大致极为平顺。身上痂已落尽，头面尚有小半未落，体气虚弱，尚未下床，论者多谓须静养百日乃可出门。余察看情形，或令满两个月回湘，或满三个月再回，总以全数复元为度。其乡试入场与否，亦须视身体之耐劳与否，六月杪再行定局。

(同治六年四月十二日)

【注释】

- ①降调：清代的一种对失职官员给予处分的方式，有降一级至五级调用之分。郭嵩焘上年离开广东巡抚之职，是奉旨召京，故曰“并未降调”。
- ②运使：盐运使，产盐省分的盐务官员。郭嵩焘本以两淮盐运使越三级署理广东巡抚，四年后又降三级回任此职。
- ③精采：精神、神采。
- ④天和：天然的雍和之气。
- ⑤依永：郭嵩焘子，曾国藩的四女婿。

【评析】

曾国藩对纪鸿科举之事，未尝没有“恨铁不成钢”之叹，所以一直要求很严，但经过此番大病之后，他似乎再未从严督责，纪鸿回湘之后，曾国藩还担心纪鸿因病不能完卷终场，一度想劝其停考。老年父母待子，大都疼爱多于督责。

郭嵩焘曾以运使越三级而署巡抚，三年后又从巡抚降三级而任运使，也是一件趣事。

谕纪泽(上海铁厂仍请李相主持,马、丁二人会办)

字谕纪泽儿:

李中堂欲借后园地球^①,尽可允许,俟渠到湖北,即交便轮船带去,并求其将方子可请入楚督署内^②,刊刻此图^③,附刻《图说》^④。仍求将方元征调入鄂省^⑤,酌委署缺^⑥,必为良吏。

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甚伟。余思宏其绪而大其规,如添翻译馆,造地球,皆是一串之事。故余告冯、沈二君,以后上海铁厂仍请李相主持,马、丁两帅会办^⑦。尔可将此意先行函告李相,余以后再有函商之也。

(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三日)

【注释】

- ①李中堂:指李鸿章。“中堂”在宋代为宰相的别称,因为在中书省政事堂执政而得名。清代无宰相职,但习惯上将内阁大学士(包括协办大学士)称为“相”。地球:此处指地球仪。
- ②方子可:即方恺,字子可,方宗诚之子,年轻好学,大为曾国藩赏识。
- ③此图:即方恺所绘《地球图》。
- ④《图说》:即方恺所作《地球图说》。
- ⑤方元征:即方骏谟,曾国藩幕友。

⑥委：委用。署：署理，代理。缺：官位。

⑦马：马新贻，字穀山，山东菏泽人，时任两江总督。丁：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时任江苏巡抚。清代督抚皆有兵权，故可称“帅”。

【评析】

《地球图说》，机器局务，人事安排，曾国藩都有意让纪泽参与经办，为的是培养他对时务的兴趣，提高他的办事能力，可以说，这是帮助纪泽进入官场的前期准备。

谕纪泽(视儿女不可过于娇贵,当听其自然)

字谕纪泽儿:

初八日纪鸿接尔正月二十七日信,知三孙女乾秀殇亡,殊为感恼,知尔夫妇尤伤怀也。然吾观儿女多少、成否,丝豪皆有前定,绝非人力所可强求。故君子之道,以知命为第一要务,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尔之天分甚高,胸襟颇广,而于儿女一事,不免沾滞之象^①。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尔夫妇视儿女过于娇贵,柳子厚《郭橐驼传》所谓“旦视而暮抚”、“爪肤而摇本”者^②,爱之而反以害之。彼谓养树通于养民,吾谓养树通于养儿,尔与豕妇宜深晓此意。庄子每说委心任运、听其自然之道^③,令人读之首肯,思之发叹。东坡有目疾,不肯医治,引《庄子》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吾家自尔母以下皆好吃药,尔宜深明此理,而渐渐劝谏止之。

吾自初二接印,至今半月,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无要紧者,皆刑名案件^④,与六部例稿相似^⑤,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纪鸿近日习字颇有长进,温《左传》亦尚易熟,稍为慰意。此谕。

涤生手示(保定)

(同治八年二月十八日)

【注释】

- ①沾滞：此处指过于挂念。
- ②此处系节录，原文为“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以种树当顺其天性而喻治民须休养生息。
- ③委心任运：听其自然。“委”“任”皆有“听任”之义。
- ④刑名案件：牵涉司法、刑侦之类的案件。
- ⑤六部：吏、礼、刑、兵、户、工六部，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部门。

【评析】

曾纪泽原配贺夫人因难产而亡，继娶刘氏，又一再生子不育，难免烦恼。为此曾国藩举乡里贫家儿女与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为例，开导儿子儿媳要委心任运，听其自然，自有一定的道理。

谕纪泽(既已分部,须拜见长官)

字谕纪泽儿:

初七日接尔初三日禀,初八日有报喜者言尔签分户部^①。尔信言初六七出京,果已成行否?若尚未成行,则到衙门一次,见六堂一次^②,再行出京,亦不过多延两三日。其拜同司等事则暂不必管,待将来当差时再议可也。

余眩晕尚未全愈,每到枕之时、起床之际辄晕昏,久之始定,余尚不晕。至疲困贪睡,则余近年过夏之常态,不仅今年为然。周虎文与竹舫诊脉,心脉洪大,余尚平静。虎文即欲回京,余令其待尔归来再定。

姚春木(椿)所选《国朝文录》、张诗舫(祥河)所刻者^③,京城若易于购买,即带一部回。

久旱无雨,官民皇皇^④,实疆吏之咎也^⑤。余不多及。

(同治九年五月初八日)

【注释】

①报喜者:旧时专为科举上榜、仕宦升官者家中报喜之人。签分:清代官制,分部吏员,由吏部长官抽签分配(签上有部名)。

②六堂:清代中央六部,皆有满、汉尚书各一名,满、汉左右侍郎各一名,共六人。“堂”是“部堂官”的简称,即部中正副长官。

- ③姚春木：姚椿，字春木，江苏娄县人，清中期桐城派古文家。张诗龄：张祥河，字诗龄，与姚椿同乡，官至工部尚书。
- ④皇皇：同“惶惶”，心中不安。
- ⑤咎：罪责。

【评析】

曾纪泽此番考荫，不过是为今后出来做官作准备，并非真的要当部郎小官，大臣之子，皆有恩赏官职之时，何况纪泽还有侯爵可以世袭。所以曾国藩指示，拜见六堂以示尊重，同事则暂不必管。曾纪泽后来做到户部左侍郎。

谕纪泽(清心寡欲以养其内,散步习射以劳其外)

字谕纪泽儿:

余以初十日抵天津,途中尚能耐劳耐暑。惟左目益蒙,作字极难,焦灼之至!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①,其势汹汹。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亦断不能轻请回省,且看数日后机缘如何。

尔病小愈,为之一慰。然吃饭、出恭二事^②,生人之定理^③,尔二事与人迥殊,余每以为虑。目下亦无他法,惟清心寡欲以养其内,散步习射以劳其外^④,病见则服姜、附等药治之,病退则药即止,如是而已。

鸿儿等京城寓所,应在贡院附近看定^⑤,即日专人前去,不可再迟,或写信一托魏世兄亦可。尔母目有努肉^⑥,似可置之不治,余不多及。

涤生手示

(同治九年六月十一日)

【注释】

①两不相下:互不相让,不肯示弱。

②出恭:明清学生在读及在试时,若要外出方便,须经报告,表示“出恭入敬”,后来便将“出恭”引申为对大便的委婉叫法。

- ③生人：人生，活着的人。
- ④习射：射箭。
- ⑤贡院：清代举行乡试、会试的场所。
- ⑥努肉：肌体附生的肉块，现称息肉。

【评析】

曾国藩赴津办理教案，几乎每日与纪泽通信，或谈民情夷情，或谈儿病己病，在津三月，就在这种内忧外患中熬过去了。应该说，曾国藩的衰弱的身体、烦杂的心情，多少干扰了他全力以赴地处理此案。

谕纪泽(参革府县,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

字谕纪泽儿:

二十三日接尔二十二日禀。

罗淑亚十九日到津,初见尚属和平,二十一二日大变初态,以兵船要挟,须将府县及陈国瑞三人抵命^①。不得已从地山之计,竟将府县奏参革职,交部治罪^②。二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③,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④,外得罪于清议^⑤,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遭此大难^⑥。兹将渠来照会及余照复钞去(摺片另札行总局,嘱诸公密之),尔可交与作梅转寄卢、钱及存之一看^⑦,以明隐忍为此^⑧,非得已也。

日来服竹龄药,晕症已减。惟目蒙日甚,断难久支,以后亦不再治目矣。余自来津,诸事惟崇公之言是听,摯甫等皆咎余不应随人作计^⑨,名裂而无救于身之败。余才衰思枯,心力不劲,竟无善策。惟临难不敢苟免,此则虽毫不改耳^⑩。此谕。

涤生手示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未刻)

【注释】

- ①府县：知府、知县。陈国瑞：字庆云，湖北应城人，清军提督，后降为总兵。津民驱杀洋人时，他在城中见之，为之叫好。法人以为津民受其驱使，故欲其抵命。
- ②交部治罪：清代对失职官员的处理程序之一，即拿交刑部审讯以治其罪。
- ③洽(qià)：符合。
- ④神明：良心，内心的正义感。
- ⑤清议：主要指来自于士大夫的、刚正不阿的舆论。
- ⑥遽(jù)：遭遇。
- ⑦卢：指直隶布政使卢定勋。钱：指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存之：即方宗诚，字存之，安徽桐城人，古文家。
- ⑧隐忍：强制忍让，不发作。
- ⑨擎甫：即吴汝纶，字擎甫，时为曾国藩的心腹幕友。咎：责怪、怪罪。随人作计：自己无主见，别人怎么说便怎么做。
- ⑩耄(mào)：七十、八十、九十岁皆称“耄”，此处泛指老年。

【评析】

曾国藩反复不断地将“津案”处理过程、步骤在家书中通报给纪泽，纪泽也常在禀信中畅述己见，从而达到了历练的目的。

谕纪泽(琐事如麻,父子均不能不用心)

字谕纪泽儿:

初一日接尔二十九日禀并家信等件。满妹之千金既由蒋宅兑回九叔处^①,将来即须在湘成婚,不能招赘矣。大、二、三女各家皆苦,今冬拟每家寄三百金。四女虽较裕,而遭伊永之变^②,亦拟以此数寄之。趁余家景况好时济之,以后恐难继矣。

谢旭亭初一到此,为余诊脉,与五月略同。余自膝以下浮肿,膝以下酸软无力。人多谓由受湿,谢以为肾虚矣。

津案拟于十三四日将第二批奏结,请覲之疏亦于尔时拜发,恐十八九日即须进京。全眷过津时将错过,不得一见。若奉旨无庸进京,则与眷属同南下矣。余进京应用衣服,如棉袍褂、小毛中毛袍褂之类,可命王庆云清出^③,与王瑞征同于初六日起行来津^④,或将余之衣箱及随身书籍全交王庆云先行带来。余进京断不久住,总在十月十一以前出京^⑤。署中料理一切,如欠得力之人,余当令贺俊林回省一行。

余目光日蒙,丁中丞力劝全不写字看书^⑥,并不阅公

文,言之恳切深至,日内即当从之。旭亭言尔病由于思虑伤脾,亦当力戒也。但琐事如麻,父子均不能不用心。

二十八日密片抄寄尔看^⑦,或送作梅先生一阅,余亦行知省局矣^⑧。此嘱。

(同治九年九月初二日)

【注释】

- ①满妹:曾纪泽的小妹妹曾纪芬。千金:曾纪芬曾出继曾贞干,贞干歿,纪芬分得奁资银千两。九叔:曾国荃。
- ②伊永之变:郭依永,名刚基,郭嵩焘子,曾国藩的四女婿,同治八年病故。
- ③王庆云:曾国藩的亲兵。
- ④王瑞征:曾国藩的外甥,在幕中掌管书籍笔墨。
- ⑤十月十一:曾国藩生日。本年恰逢六十整寿,为避应酬,他便拟此前离京,后实未能。
- ⑥丁中丞:即江苏巡抚丁日昌。此时奉调来津,协办津案。
- ⑦二十八日密片:即二十八日核定(二十九日拜发)之《密保天津道员片》。
- ⑧行知:咨行,类似于现在的文件抄送。

【评析】

自从同治初年入两江督署之后,曾国藩一直有意让纪泽管理署中内务,此次赴津办案,直隶督署内之日常事务都是纪泽听父命处理。由此可见,父母教育子女,一要训导,二要培养。

谕纪泽纪鸿(养生得法,胜于吃药)

字谕纪泽、纪鸿儿:

余二十四宿露筋祠,二十五查堤工^①,泊宿马棚湾,脚肿似已全消。

养生无甚可恃之法,其确有益者,曰每夜洗脚^②,曰饭后千步^③,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④,曰射有常时^⑤,曰静坐有常时。纪泽脾不消化,此五事中能做得三四事,即胜于吃药。纪鸿及杏生等亦可酌做一二事^⑥。余仅办洗脚一事,已觉大有裨益。

(同治十年八月二十五夜)

【注释】

①堤工:堤防水利工程。

②此处实指每夜热水烫脚,乃曾国藩深信不疑者。湘中民谚:富人靠吃药,穷人靠烫脚。取其舒筋活络,祛寒却病。

③此处指饭后散步以助消化。谚曰: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④点菜:一点点菜。

⑤射:射箭。

⑥杏生:曾国藩二女婿陈松生之兄。

【评析】

曾国藩的养生之道，朴实简单，切实易行，正如他后期追求的生活境界。此时他以衰病之身出省巡视，但仍惦记着安居府中的儿辈，谆谆传授养生心法。父母之爱，岂有尽期？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曾国藩家训 [清] 曾国藩著 岳麓书社出版 1 9 9 9 年 8 月 第 1 版
3 3 9

作者=

页数= 3 3 9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	页
书名	页
版权	页
前言	
目录	
正文	